

# 冬天的生命

贺春峰

如果说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那么冬天就应该是黑夜，一切沉睡在梦里水乡。春天有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的生命，夏天有艳阳高照、蝉鸣蛙叫的生命，秋天有天高云淡、瓜果飘香的生命，那么冬天的生命藏匿在哪里呢？趁着正值深冬之时，我便出门寻找冬天的足迹，去聆听冬天的生命。

不远处阴暗背阳的角落里，还躺有零零星星的一簇簇雪花，黯然失色，那兴许是前不久两场雪留给人们的念想吧！你听，雪花“窸窸窣窣”地接踵而至，一串串，一排排，好似那下凡的织女和众仙女们你簇我拥，你追我赶，欢声笑语般纷至沓来。顿时，山川河流、沟沟壑壑白茫茫一片，脚踩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好似那铿锵的鼓点，强弱有致，节拍匀称，略似唤醒更多的同伴们降落下来，这里可以欣赏美好的人间。愣一想，那声音也许还是雪花姑娘的笑声，连绵不断，异常兴奋，从而迸发出冬天的活力。

下雪过后又是寒潮的如期而至，凛冽的北风“呼呼”怒吼，似威武的雄狮呼啸不停，偶尔夹杂几声麻雀“叽叽叽”的嘶叫声，半掩半开的窗户“吱吱吱”作响，风声鸟声窗声混杂在一起，好似奏响了一首命运交响曲，看谁能熬得过这个冬天。远处的滑冰场早已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冰面，孩子们又玩起了滑冰嬉闹的游戏，冰车忽而快速划行，忽而疾速转弯，不时地发出“吡吡吡”接触冰面的声响，并伴有如痴如醉的欢笑声，我不禁感叹原来冬天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

这几天，气温回升了不少，人们似乎感觉到了几分春天的味道，冬天又成了一个温情的季节。房檐那边传来“滴答滴答”的声响，原来是冰挂滴起了小水珠，恰好落在了青石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声音，溅起了一朵朵四散迸开的小水花，着实令人陶醉。我想，这会儿无定河畔的冰凌景象应该更加壮观，河面的冰块支离破碎，随势飘荡，似千军万马，似铁戈兵骑，浩浩荡荡，直拥而来，发出“咣当咣当”摩肩接踵的碰撞声响，蓄势待发，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冬天真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外表稳重，内存含蓄，只要用心聆听生命，冬天其实也有着生机盎然、迸发活力的一面，我为冬天出彩。生活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不用心去聆听，你不用心去感受，友情只会相背而行，亲情只会越走越远，因为“学会聆听，感悟生活”乃是生活交际之道。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刊名题字：温江城  
编辑出版：《路遥文苑》编辑部  
准印证号：（YL）2020-ST007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三号楼六楼  
电 话：0912-5261052  
印刷日期：2021年3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1 冬天的生命（卷首语） 贺春峰

## 小说走廊

004 围 猎 王闷闷  
026 母亲的哀求 惠 雁

## 散文空间

040 书房记 李光泽  
045 石嘴雄镇和路遥小镇 曹 洁  
051 旧事二题 吴姗姗  
058 木家山上学记 贺海波  
061 书 桌 贺应光  
064 追梦的模样  
——记一群老教师的“烟火气”  
白 琳

## 诗歌手冊

067 农历 农历（三首） 霍竹山  
069 那些鸟（外二首） 梦 野  
071 去寻找  
——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屈晓明  
072 喀纳斯（外二首） 林 子

- 074 对一场大雪的倾诉（外二首） 杨岸  
 075 写在惊蛰（外二首） 姬小玲  
 078 村子里的雪很干净（外二首） 杨明国  
 080 等待被认领的羽毛（外二首） 史诗  
 081 对一根木棍的叙述（外二首） 余庆  
 084 年将尽（外二首） 曹宏飞  
 086 壳（外二首） 王贵  
 087 玫瑰色的小说写作者（外二首） 周文婷  
 088 九杆旗（外二首）  
     ——写在被誉为“油松之王”  
         的九杆旗下 张柳青  
 090 郑光前诗歌三首 郑光前  
 092 壶里有酒（外二首） 贺志军

## 路遥研究

- 094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人生 韩青林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101 火红的枣林则沟 李若冰

## 清涧河文化圈

- 108 时空三里记 朱合作

## 《路遥文苑》编委会

总顾问：温江城 高明伟  
 顾问：白春田 白晓强 常彦林  
         高宏炜 惠清俊 殷树斌  
         韩波兰  
 编委会主任：高宏炜  
 编委：霍兵娃 郑小波 李伟  
         彭晓波 刘世平 韩尚文  
         高世雄 杨贺 李延胜  
         邓世荣 张平 贺永军  
         张世卫 韩昀泽 刘雪峰  
         惠东莲 师欲晓 高光生  
         黄建雄

主 编：曹波 陈旭晔  
 执行主编：贺志军  
 副 主 编：张文彦  
 编 辑：刘小涛 惠胜利  
         李嘉懿 李联  
         秦小平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苏佳君

## 围 猎

◇王闷闷

—

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在消散，靠近窗户坐的人觉光线刺眼碍于看电脑屏幕，细密网状的帘子半拉着。公司起初要安装密不透风的帘子，他给老板建议，遮光的帘子是好，但黑暗会萎靡人的精气神，工作起来会无精打采，不利于做出惹人瞩目的业绩。老板在此些方面最是精明，当即要他说替换哪种好。他说，你见过茶室里那种竹帘子吧。老板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那簇百折不挠经久不衰的胡子回忆，说，是不是那种？对于这种黏腻浑浊疑问式的回答，他只能以其人之道还于其人之身，说，你经常去茶室喝茶，肯定见过，一般的茶室都有。

老板说，对的，就是那种，那就安排人采购。其实安装什么窗帘皆无所谓，他明晓，不久的将来定要离开这里，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想争取。竹帘子能给这间逼仄少生机的房间增添新奇和意思，身在其中的人或多或少会舒适些。去采购的人从老板办公室出来，满脸迷惑地来到他身边，低声说，赵易辰，老板说的那种到底是哪种啊？他没有言语，从手机上搜索出图片发过去。

现在是四月，他桌子上的稀疏的光点就是这段时间下班的征兆，大家都在伸展懒腰整理各自的桌子，对面同事见他身体烂泥样瘫软在椅子上，眼睛怔怔地看着已然无用遮蔽阳光的帘子，说，易辰，你不收拾回家？他说，回家？同

事说，对啊，回家这两个字很陌生吗？他说，回家，家在哪里，回去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同事准备就绪，只等下班，怪异又理解地看眼他，说，又在文学哲学地思考了吧，家在房子里，房子里有家人，回去和家人吃饭闲聊，说些有意义的话，这世间哪里有那么多意义让你探究啊。他点点头，笑着自嘲地说，也是，思想得走火入魔了。时间不知不觉地消磨过去，同事起身提上包，探身子拍下他的肩膀说，赶紧收拾，别成天想那么多，生活就是生活。他微笑着挥挥手，意思马上就走。

房子里人走尽，太阳退去昏暗叠加，环看四周，得来的寂静在昏沉里怪异不已。他彻底放松下来，身体流水样装在衣服里，头耷拉在椅背上，凝视着没有光亮的灯管，悬在空中，黏稠的空气有了流动，但离清凌还很远，定是窗户开的不够多不够大。他想过去把窗户彻底推开，无奈力气被不知名的魔鬼抽吸，空有皮囊一副。胡乱盘算至一团乱麻，房子里黑完，他有气无力地起身，潦草整理桌面，提上包关上门，晕乎乎地坐上电梯出了巨无霸样的公司大楼。到公交站有段路，反正回去也做不成什么，

加之脚上似绑缚着千斤重的铁块，一步一步拖拉散漫地走着。快到公交站牌，裤子兜里的手机响起，掏出看是舅舅打来的电话。他犹豫要不要接，按往常经验，许久无联系突如其来的接触必然有事情，随即觉得正常的响铃变得急促起来。他长舒口气接起，说，舅舅。舅舅焦急地说，你能联系上苗苗不？他吃惊地说，苗苗怎么了？舅舅语气僵直如钢丝，说，苗苗贷着银行的款，我是担保人，现在到期了，银行打电话找苗苗和子华，他们都关机，然后人家就催促我，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逾期就会起诉。他强忍住心中的悲愤，说，舅舅，你先别急，我来找他们。舅舅语气强势，说，不管怎么电话要接啊，我当初也是好心，现在把我圈进去了。他劝慰着说，不会的，舅舅，你不管了，我马上联系苗苗子华。舅舅欲借着现有的情势继续话语，大概是想起对他放狠话也无益，话到嘴边收住。

他边走边翻找苗苗的电话，看手机太投入忘却路上行人，不小心撞到过来的人，许是被撞疼痛了，许是心情不快，对着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咆哮责备训斥，说，走路玩什么手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吗？来往这么多人，三岁小

孩吗？这样入迷的玩可以去大马路啊。他想回击，抬头看眼前的人，对方正有气没处发泄地等待着他哪怕是微小的愤恨。他不愿招惹是非，强迫自己低下头连连道歉，对方骂骂咧咧失望而去。找到拐角无人的地方，拨通苗苗的电话，好半天无人接听。他一遍遍地拨打，不知多少遍后苗苗接起，他说，赵苗苗，你在忙什么天大的事情？苗苗淡然无辜地说，这么火急火燎怎么了？他说，银行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关机，人家催促舅舅，舅舅把电话打到我这里了。苗苗说，你不用管，我们这几天就想办法还。他说，那你们给银行说清楚啊，他们打电话你们关机做什么？苗苗说，你不管了，我们在想办法。他张大嘴巴吸进污浊的空气，压迫上涌的怒火，说，你和王子华快点给还上，免得亲戚间麻烦。苗苗没等他把手话说完就挂断电话，他被人遗弃戏弄样愣在原地，地上匆忙密集花花碌碌的鞋像失去光泽的河流，借着风左右前后地晃动摆动。

老远就看到站牌前拥挤着的人群，不用多想，百分之九十的人在等待与他同行的那辆车，他从没指望过有座位坐，只求有个宽松些的立脚之地。车没到跟

前人群就躁动起来，个个身上散发着运动员准备起跑的气势，就等一声令下。车像是胆怯的巨人，缓缓靠近公交站，前排的人看距离合适抢跑几步，保持住所占据位置的优势，刷卡声滴滴答答，黑黢黢黏腻腻蚂蚁样的人群涌上车。他看剩不多人，过去刷卡挤别在紧贴车门的位置。开出几十米，司机通过车内后视镜看车里情况，说，都往里走，后面还空着。车里的人用低沉还往哪里挤的声音和纹丝不动抗议，司机呼喊几遍看出众人的不悦，在快到红绿灯时，故意制造几次急刹车，车里人就桶里水样，左右前后晃荡开。原有的倔强瞬间破碎崩塌，私藏的空隙被倾倒入，身体水乳交融地占据。他从紧贴车门挪移到车厢里。

一路难有轻松，被人四面包围挤压着。他手不扶扶杆都很稳固，身体绑缚样站一个多小时下车。人群迅疾分流，小区外面已经灯火璀璨，路两边停满档次不一的轿车，马路上湿淋淋，洒水车应该刚过去。他站定十几秒，环顾四周想着要不要去买些吃食。看眼时间，将到九点，要不顺着这条摆放满车辆的人行道走走，许久没有感受昏黄路灯下无

拘束的夜色，主要是想独自静静，逐渐步入深夜，放空一切，不去想不去问。决定后走出没几步，妈妈打来电话，他没有接，手机调成震动装在包里，不会手机发出收到信息的声响，没忍住拿出察看，担心家里真的有急事，看后冷笑，好也不好，没有急事，就是常有的吃饭没记得照顾好自己的每日问候。他知道这般思想爸妈很残忍，可由不得，整日的车马劳顿身心疲惫需要的不过是安静一隅。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本想走得更远些，想起手头还有个稿子没有修改完，便转身往回走。

## 二

站在书架前，翻看近来阅读的书，没看两页觉得心烦意乱。与其这般不如不看，浪费时间和文字，坐在电脑前想着写了几段的小说，胡乱翻看会网页，小说文档打开，悲伤四起，已有的文字陌生如他人之作。快速通读几遍准备找回想有的感觉，大脑里充斥着白茫茫云团，思维才华枯竭干涸出巨大的裂痕。理智在不住示意，要镇定，只有平静才可扭转局面，进入有才思可书写的状态。

这般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无知觉间便到了十一点多，他不甘心地从椅子上坐起，到洗手间洗漱然后睡觉。躺下不多会，枕头边有亮光，他伸手摸索过来，美珍发来的视频邀请。他按开落地灯接起，说，还没睡呢？美珍没好气地说，现在连个晚安都不说了，冷漠至极。他说，今天有些累，躺着就睡着了。美珍说，又是你家的事？前几天给你说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他说，不是，那事情可以啊，没问题的。美珍说，我也是倒霉，当初怎么就遇见了你。他想尽快结束这场无意义且只会不愉快的通话，说，不要抱怨了，后悔有什么用，要向前看。美珍说，你当然觉得好，说得轻松简单。他说，我实在累了，早点睡吧，咱有什么明天再说。美珍说，睡吧，成天忙活也没见你忙活出什么。他说，我睡了，你也早点睡。视频通话挂断后紧接着就是连串的滴答声，他没有看，手机扔一边，聚精会神地汇聚疲倦下的睡意。

醒来天已大亮，慌忙看时间，来不及了，猛地坐起拖拉着鞋到镜子前，快速整理下头发，打开水龙头掬起几杯水洗脸。公交车赶不上就要打车，打车过去的话车费都赶上日均工资了，一天算

是白忙活了。猴子样穿梭于不大的房子，所要带的东西装在包里，换上鞋出了门。电梯出来就跑，此时别无他想，只有赶上两分钟后的公交车的念头。三步并作两步地跑，终于在公交车将要启动时招手拦挡住，司机重新打开已经关掉的车门。显然没有了座位，刷过公交卡，找地方扶住扶杆舒缓呼吸。走了几站借着等绿灯的间隙拿出耳机，听几首歌提神享受。没听完一首歌，连续的消息进来打断歌声，担心是公司的事情，掏出手机看，是舅舅发来。他犹豫要不要点开，心知肚明是什么事情，比神仙都猜测得准确，逃不过，停顿几秒点开语音，只听见对面人气冲气冲地说，赵易辰，人家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姐苗苗电话关机你姐夫子华电话没人接。人家说再要是这样就起诉执行了，到时候担保人肯定是首要跑不掉的。他心惊胆战地点开第二条语音，听到，你赶紧给你姐他们打电话，叫尽快处理。我当初是好心，现在把我套进去，我家也几个娃娃，别将来影响我家娃娃上学。他回复说，舅舅，不要着急，事情肯定会处理，不会影响到孩子们，我来给他们说。舅舅发来三个字，快快的。从这三个字就能知

晓想象对方对他们的厌恶与愤恨。

旁边有人下车座位空出，他离得最近，由于发呆没有看到，旁边站的人也不好意思坐过去。几秒后边上的人见他无动静，用手轻推下，眼睛示意坐不坐？出神中的他被叫醒，连连摆手说自己不坐。找到姐姐的电话，拨通后响很久无人接听。一次一次的拨号引发出昨日到现今受过的屈辱，屈辱放大转化为浓重的冲动的怒火，自言语，怪不得银行和舅舅窝火。十几分钟后姐姐打来电话，说，刚才忙，没顾上看手机。他说，不说那么多，舅舅刚又给我发信息，你们什么情况啊，到底能不能把钱还上？姐姐说，我们在想办法，那么多钱一下也不可能凑齐啊，得有个过程。他说，那你们早时在做什么，不知道钱什么时候到期吗？姐姐不耐烦地说，我们在想办法了，再催也只能这个速度。舅舅现在就是不想做担保人了，觉得有风险。他说，人家肯定觉得有风险啊，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怨怪，先想办法凑钱。姐姐直接挂断电话。他能被气炸，每天经历的都是些什么事。

晚上下班刚到小区，舅舅又发来信息，说实话现在只要看到舅舅两个字心

就筛了糠，这才过去多久，会有什么变故？他打开信息听，赵易辰，你姐他们到底有没有再想办法，有没有行动啊。一天天地拖，赶紧给人家还进去，刚才银行又有人给我打电话，意思这两天还不上就起诉到法院，我这担保人的家产会照价赔偿抵扣。到时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长叹口气，仰头看着无星月的天空，要疯掉了，亲戚间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比撕破脸都难堪。找到长凳坐下，没有急着给舅舅回复，也算是种无言沉默虚弱的抗衡和报复，但马上就想转过来，毕竟是自己理亏在先，人家恐慌紧张正常，要怪就怪姐姐给银行顺利还不上钱，现在已经牵累了人家。与黑夜微风面面相觑，向往的悠然静妙在深知现实道理中漫溢，情绪的水面只有微微涟漪。他给姐姐拨通电话，说，舅舅刚又发消息说一通，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姐姐说，现在舅舅知道了我和你姐夫的情况，想这次把自己彻底脱离出去，但这次要平稳度过，还需要舅舅继续担保或作为直接的贷款人，我们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再贷出来，这样才能到圆满。他已无气可生发，说，那你们现在做到哪一步了？姐姐说，现在就是要把还进

去的二十五万凑齐，正在凑。还有就是要保证舅舅给做担保人或贷款人，不然我们把钱还进去再贷不出来也是巨大的麻烦。他说，知道了。姐姐说，舅舅现在就是想完全脱身，银行不可能这会了还给打电话，再说我们又没有说不还。他说，既然这样你们给银行说下，让不要给舅舅打电话了，不然银行催舅舅，反过来舅舅就会催我，说白了，我招谁惹谁了，你们贷出来的这些钱我一分没动用。姐姐说，知道了，你姐夫已经给银行说过了。这边刚说完，舅舅又发来信息，问怎么样？他好言好语地说，放心，我已经给他们说了，让他们给银行说不要催促你了，钱会还，在想办法。舅舅发来信息，赶紧吧，银行总催我不是个事，你舅妈她妈最近也在县城医院，大概撑不过几天。原来如此啊，舅妈家没有男娃，遇上这些事情自然要舅舅跑动忙活，事情麻絮地缠织。他惭愧地说，好的，舅舅，你忙你的事情，我姐的事情我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尽快处理。舅舅发来消息，好。他在楼下坐到深夜，小区里再少有人走动，偶有从外面进来像他这般的青年人，背着包匆匆忙忙经过。

三

夜深如枯井，想要湿润的睡意却久久不来，躺着睡不着就起身到客厅喝茶看书，不自主地想起姐姐的事情。银行所欠的二十五万不是小数目，如果是三五万他可以想办法先给还上，无论如何先让渡过难关。舅舅忙于脱身的原因他很是清楚，曾经思考过无数次，为何姐姐他们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没有挣得钱反倒债台高筑。想是想不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伟大都说世间没有比生活更具奇妙构思，况且他是渺小之人。看会书眼睛困乏，潮润的睡意从绵密的文字蹂躏中渗透出，拖着身体向卧室走去，千万不要错失艰难才酝酿出的安然。一觉睡到天亮，惯性式地起床洗漱出门。晌午吃过饭站在窗前喝茶，姐姐打来电话，说，舅舅不愿意做担保，没办法了。他说，你们去了？姐姐说，子华拿着东西坐出租车去，舅舅骑着摩托车，互相都看到了。子华让出租车停住想着和舅舅说话，舅舅没有停站直接骑过去。子华又坐上车，到舅舅家，舅舅说坚决不再担保了，爱让谁担保担保，还故作姿态地说你家赵易辰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担

保，或者直接想办法给还上。他哭笑不得，想不到舅舅会说出如此尖酸刻薄的话，他始终都是温和言语，丝毫没有冒犯抵触之意，现在顾不得组建这等情感，说，我到底能不能担保？姐姐说，你不行，没有结婚，单身不能。他说，你试着问问银行的人，我想我如果能担保或贷款的话，能抵押的资产也不过是爸妈大半辈子挣得的那几孔窑洞。姐姐说，那我问问。到此种地步本已凄凉恹惶，没想到姐姐还把他的话当真，想要顺着走下去，多了几分亲情间陌生人的那种残忍与冷酷。

不多会姐姐就回复过来，银行说单身就是不能担保。他说，贷款呢？姐姐说，贷款能，但贷不到二十五万的数额。他说，能贷多少？姐姐说，十万左右。他苦笑着，说，意思就是家里的窑洞和地盘只能值十万左右，对不？姐姐支支吾吾地说，嗯。姐姐沉默下来。他换上理智的情绪，说，除过这些办法，你们再有其他办法没？姐姐叹气，说，没有了，舅舅家里养着牛羊，现今对养殖户的优惠政策多，如果以舅舅来贷款，利息很低。他说，问题是舅舅不给你们贷啊，现在担保人都当不。姐姐说，那就

没办法了。他说，忘记问你了，子华去舅舅家你去没？姐姐说，我没有去。他说，那就对了，你们浪费了机会，子华去肯定不行。姐姐说，随便吧，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他余光扫到老板向他这里走来，挂断电话，装作若无其事。

老板没有径直走向他这里，中间停在同事跟前，对着电脑指点说什么，他以为就这样幸免过去，谁想仅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老板说，赵易辰也过来，这个事情得你们两个合作。他不情愿地过去，人常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时的三个人怕是连给诸葛亮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果不其然，还是两天前提交上去的视频文案，这是高端说法，其实就是给视频配的解说词。他虽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经常写作，但文案这类活计对他来说难于上青天，主要是心里觉得与所喜爱的文学有冲突，互相侵蚀，一边强盛一边就衰弱。他肯定不愿意文学艺术之感衰弱，就拿现在修改过无数遍的解说词来说，在第二三稿时已经就很好了，无奈客户不满意。老板肯定是以客户满意为主，哪怕修改得面目全非完全不讲究美感艺术性。老板有理霸道地说，实在修改不过来就重新写一

稿。同事抬头看眼老板，吃惊地说，重新写？老板说，对啊，这稿都改得七零八碎了。他说，重新再写十稿依然会被改得破破烂烂。老板说，挣人家的钱了，我们踏实干活就好。他说，钱，对，是钱，老板，我问你个与此文案无关的问题，可以不？老板说，你问。他说，你觉得我于咱们公司的意义是什么？写文案还是给你挣钱？老板狡黠地笑着，说，不是给我挣钱，是给你挣钱，有了钱就能生活，能生活就能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买些心仪的东西。他说，然后呢？老板说，就是生活啊，享受做喜欢的事情和购买心仪的东西啊。他说，我们从小一路读书到大学，然后步入社会工作，读书学到了什么？之前二十多年的积累在往后的工作中能用到多少？不，不是用到多少，是完全背离多少。同事见他说得入迷忘我，插话说，易辰，生活么，就是维持好腹内草莽的臭皮囊。他继续说，自小就听到要做有用的人，现在看来真的要做很有用的人，有用到具体到头发丝样。不，要是真有用到头发丝样还好了，我们是要有用到石头样。老板说，赵易辰，你这是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觉得有些悲哀，继续解说词

的事情吧。是啊，有钱才能温饱才能活着啊，活着啊，多么轻巧又沉重的字眼词汇。老板力挽狂澜地拉回话题，说，文案能改就改，不能改你们两个在下班前重新写一稿。走出几步的老板又回头补充说，今天写不完最迟明天早上。

解说词再难也要写，和同事商量好，每人写一部分，他负责后半部分。视频在电脑上一遍一遍播放，他看七八遍后脑子里充斥着窝囊的痛苦愤懑，硬着头皮几秒几秒挨着看，然后结合着相应的场景和客户无理任性的要求写着。三四个小时后，初稿完成，他端起已经冷却的茶水到洗手间倒掉，重新泡上杯舒缓紧绷的心弦。等待饮水机上的水烧开，手机在办公桌上震动不止，同事说，你妈妈打来的。他说，先不管，我接完水就过来。震动声如绵延的山川，一山接一山，中间几秒的停歇完全可忽略不计。同事舒展胳膊腿脚，也过来接水，说，你先过去接电话，水我帮你接。他过去拿起手机走到房子外的过道，接起电话。妈妈直截了当地说，易辰，你不要给你姐保那贷款，你舅舅给我打电话说你给应承下了，你说有你了。我就没好气地说，让不要经常去麻烦你，苗苗他们贷

款是苗苗他们，当时做保人时也没问我们，现在经常给我们说。爱怎么样怎么样，起诉就起诉。你舅舅说，那咱这姊妹亲戚弄成什么了？我说，该怎么就怎么，二十多万呢，谁能揽承起。他想大声呼喊咆哮，在楼道又不得，只好尽可能压低嗓子说，你这么说不解决问题。我的妈妈啊，你遇事就是冲动抱怨，能解决问题吗？我舅舅也不知怎么了，话里话外嚷我，让他去想吧。如果现在不帮我姐他们担保或往出贷贷款，事情只会走向毁灭。妈妈说，反正你不要管，苗苗子华他们能弄成怎么个弄成怎么个，就算他们去坐牢也让他们去坐。他没气力再争论，说，我知道，我不过就是说句凑紧话，实质性的也帮不了什么。妈妈说，千万记住不要胡乱揽承。他说，知道了。随即舅舅电话进来，他挂断妈妈的电话接起。舅舅说，你姐他们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还？说实话，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我的日子不过了。他说，我已经给他们说了，他们在想办法。舅舅说，我话撂这里，银行再催促我我也不管了，要烂包就烂包，谁也别想好过。他圆成着说，不至于，舅舅，现在就是十分难为。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姐他们再

担保或把钱贷出来，不然真的立即就崩塌了。舅舅吊着声音说，赵易辰啊，不可能了，现在担保的都后悔了，更不要说以我的名义贷出来。他不知再说什么，舅舅撂了电话，算是给了他们虽说尴尬却也柔顺合理的台阶。

#### 四

回到电脑前，和同事商量探讨衔接好两部分稿子，趁着没有下班拿给老板，如果差不离晚上回去就不用再烦恼。同事去给老板送稿子，他坐着等待结果，想起那会和妈妈的谈话，懊悔不已。最后还视频了几分钟，他说的话太重，可当时的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言说妈妈遇事不冷静，那么反过来看自己呢？不是愈加地火热冲动。作为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苦衷，家里本来呆得很好，开春却悄无声息地去离家有三四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去打工，等他知晓，他们已经培训了两三天。他能说什么？嘴上说着各种空大无用关心的话语，内心深知现实已无法改变。生活中人们遭受的撕裂和留下的伤痕，每个人皆是凶手皆是受害者。妈妈穿着亮黄色粗糙布料的工装，

戴着黄色的安全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抹眼泪，说，不要管你姐他们的事情，他们情愿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不要总是哭泣，你们都会哭泣，都对着我哭泣，我该怎么办？妈妈努力擦干眼泪，面色红透，厂房里太闷热，口罩半牵拉着，说，唉，说不操心怎么能不操心？你们都是我养的，看见你们过得不好，我和你爸心上滴血了。他说，不要说这些话了，二十几年我听得够够。妈妈乖巧羞惭地闭上嘴巴，说，那好了，我去工作了，还有几排机器没有清洁打扫。此时的他脑海里乱糟糟地闪现着担心的情状，别再因为他语气不好，还有姐姐的事情，她做事情分了心，那些张牙舞爪庞大的钢铁机器可没有手下留情和温柔一说。看眼时间，这会他们也应该下班了，大概在吃饭，发段语音过去，说，你们不要胡乱担心，都说过很多遍，你和我爸只要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起码我在外面不用太牵心你们，可以安心踏实闯荡做事情，我都好着了，放心吧。过了阵子，妈妈回复过来，说，我和你爸也都好着，这里工作活计不多，都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你姐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你不要管。他

想着语音简短回复两句，同事从老板办公室出来，他换做打字回复，好的。问同事新的稿子怎么样？同事用手比划出OK，他自笑，就不应该问，稿子开始都很好，三改五改就成了没有眉眼的废弃文字。

将要下班，姐姐发来信息，你能不能搞到几万块钱，我先倒下。他火气不打一处来，别人高估冒看他就罢了，她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一年他的开支有多大，在偌大的省城孤身打拼，有多艰难，不说不代表没有啊。他干脆地回复过去，我没有，你从其他地方想办法。姐姐回复，没有办法了，舅舅这里不行就等着起诉到法院然后公家强制执行。到时候就和你姐夫说的，我们没有任何资产，舅舅的牛羊定是保不住。道理虽然如此，但他看到文字呈现出，眼睛被针扎尖刺难受得厉害，回复，怎么？你意思你们还有理了？舅舅帮你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对不？姐姐回复，我也不想弄到这个地步啊，现在舅舅非要这样谁能有办法。姐姐回复，我们没办法了。话语无法再继续下去，他给姐夫发信息，姐夫，你们现在的贷款到底准备怎么办？姐夫回复，你姐肯定给你说了，没有办法。

你也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舅舅继续给担保，最好是换做贷款人。他发消息，那谁来担保？姐夫回复，我和你姐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都不好，我想办法找朋友担保吧。

站在人群绵密燥热的公交车里，他想自己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能不能做到不管？想来想去无法作壁上观，家人亲戚以及千年建立的关系伦理道德死死地抓取着他逃跑的意念，根本就不要多想，铜墙铁壁铸就的围墙，往哪里逃。既然这般那该如何干预，如何能完满地解决好此事，不管其他的，只要现在不塌陷，能维持一年是一年，两年三年更好。他要怎么做？美珍打来电话，他没有接听，发消息，在车上，等会回去给你打。美珍发来生气的表情。忙活烦乱的忘记了美珍这里的事情，他真应该有三头六臂，或者有三五颗心脏，这样就能条理清晰地顾全所有，做得身边的亲人家人顺气如意。人就是这样，明知思想这些无济于事还非要想不停。前面路段应该是有车辆发生了剐蹭或碰撞，拥堵住许多车，车里的闷热变成躁动，能开的玻璃窗全部打开。人像货物一样塞挤着。旁边车上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好在车上人多，不然他会由脸颊灼烫的火焰燃烧全身。转念想，如果车上只是仅有几个人也不至于被这般看。随着车吞吞吐吐晃晃悠悠摇摆到小区外，又是一天。每日的光景几乎无任何变化，一样的街道一样的人群一样的吃食推车一样的灯光一样的吵杂，重复的生活让人虚无缥缈浮浮沉沉。他在小区找到长凳坐下，拨通美珍的电话。美珍久久不接，将要自行挂断时接起，说，回去了？他说，刚到小区，那么急打电话怎么了？美珍说，没什么就不能问候下？我们还是恋人吗？给你说下，我爸妈在下周三来省城，要不要见你自己定夺。他说，肯定要见啊，多么好的机会。美珍说，你自己看吧，我去备课了。他说几句软沓沓关心的话语，重新陷入纷繁复杂的思绪里。

忽然生出个念头，要不回老家一趟？整日被多人这样催逼着也不解决问题，如果任凭事态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掏出手机翻看有哪些可坐回去的火车。快速浏览过去，就最近时间的，深夜一点十五分有列，再就是到明天白天，白天坐车太浪费时间，最好晚上。若是明晚坐车，今天周末……对，这周

还没有休息，明天后天两天调休这半个多月以来连轴转积攒下来的假期，就买深夜的车票。说走就走，收拾需要带走的東西，要不要拿两本书空闲时间看，转念想，回去是处理繁絮不已的事情，不是去度假观光，哪里有时间看书。临出门前决定还是带上，不管事情怎么样，最终是要活着，活着就要努力拼搏，读书是最不能少的一件事。到火车站离发车还有时间，想起没有问候美珍，拿出手机发个晚安给美珍，美珍说，还没睡啊，这么晚了？他说，等会坐火车回去趟。美珍说，你这风风火火，这么晚又是为你家里的事？还是你姐他们的事情？他说，我姐他们的事情吧，你不管，你早点睡，把门关好。美珍心疼地说，你这一天天操不完的心，累不死也能累个半死。他笑着安慰说，不打紧，放心吧。美珍说，那周三还能不能见我爸妈？他说，肯定能，时间我计算好了，最迟周二晚上坐火车，周三一大早就到，要不就周二白天坐晚上就到，放心吧。美珍说，反正你自己斟酌掂量，我怎么都行。广播上通知检票，他背着包，手里拿着火车票身份证，排在长队伍后跟着往前移动。幸运的是在网上随即发售铺位中

他买到了下铺，可以随心地躺着，能为接下来愁绪万千的事情养足体力。本想看看会书，车厢里照明灯关着，黑咕隆咚中只有他揭起窗帘后从窗户照进来的一闪而过的碎片光芒。看窗外远近处的亮光，他不敢说黑夜再浓厚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气息。车趁着夜深人静狂奔在茫茫苍苍的天地间。

### 五

到站时间将近天明，他坐出租车直接到姐姐工作的地方。事先说好让姐夫也过来，商量就贷款本身及牵涉出的其他事情。姐姐要他到工作的地方吃早饭，他谎称吃过了。下车找地方买两个包子边走边吃，要谈事情就得找个僻静安然的地方。他寻摸选定广场一角。姐夫先过来，姐姐要上班后安顿了工作才能走开。在等待姐姐过来之间，他和姐夫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看着对面已经绿意片片的山。家乡这边是植树造林成果不显著，其他地方已经有了彻底改变黄土高原风貌的意味，尤为春夏秋三季。姐夫掏出烟递过来，他接住，说，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姐夫说，你也知

道，去年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不是我不想过下去，着实过不下去了。他说，你去舅舅家，舅舅很不客气，对吗？姐夫说，也谈不上很不客气，是冷漠陌生，说再是不会帮了，帮了都后悔。他抽几口烟，说，虽然这样也不要情绪，毕竟我们现在做得不好，加上你们离婚，舅舅没有了安全感，觉得好像被你们戏弄忽悠了。姐夫抽着烟，盯着对面山看，说，随意吧，谁让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姐姐提着包子油条稀饭过来，分别递给他和姐夫，说，你们先吃点，这是我们酒店的员工餐。姐夫冷不防地说，能吃上你们酒店的员工餐也是荣幸啊，你现在是领班吧。姐姐白眼姐夫，跳过争执的芽苗，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倒借二十五万先还进去，然后再以舅舅养殖户的名义贷出，把我们倒借的钱还上，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不至于当场烂包。姐夫说，倒借二十五万，你说得简单，我这边是没地方再倒借了，朋友亲戚都厌恶了。姐姐呵斥道，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不要这么垂头丧气冷嘲热讽。姐夫说，我确实不像个男人，我怨怪我自己，如果我早点下决心和你离婚就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姐姐说，都是

我的错好吧。他嘴里咀嚼的包子难以下咽，吐出不好，不吐出又无法说话，左右为难无奈地看着眼前的人。

姐夫不知什么时候将接过的包子放在边上的水泥台子上，哼哼地说，都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是什么？结婚八九年，你好好过过几天日子，照顾过几天孩子。如果不是你胡乱折腾胡跑乱逛生活会是现在这样吗？我也不至于为照顾孩子四五年没有出去工作。姐姐说，我们能不能解决好当下的问题，钱还不进去倒不出来舅舅就麻烦了，到时候真弄得被公家执行乱糟糟怎么办？姐夫说，那我管不了，真是没办法，谁不想把事情弄圆满。他旁观不下去，说，我回来是帮你们化解难题的，不是听你们互相推诿责任地吵架，你们都无辜都无错。他们不再说话，他说，舅舅这里我来做工作，帮你们贷款，剩下的事情你们想办法。酒店打电话要姐姐回去，县上有单位要入住大批人，姐姐匆忙走开。他当即拨通舅舅的电话，舅舅接起，所处环境很是安静，脚步移动到稍微有些声响的楼道，说，赵易辰，怎么了？他说，我现在就在县城，想见见你，看你在家里还是医院？舅舅说，咱就不见面

了，我这边也忙，有什么电话里说就很好。他刚想说话，听到对面有女人声说，是谁，又是苗苗子华？他们到底有完没完，人家这边家里老人病危，他们那里为那么些事情纠缠骚扰不停，想怎么样，你就不会一口回绝，他们爱怎么死怎么死，管咱什么事。舅舅说，不是的，是有人问做不做工。女人说，你就撒谎包庇，什么时候咱的日子也撒包就迟了。舅舅说，不是的，别胡说八道，你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转向他说，赵易辰，你县上认识那么多人，想办法找个人给银行说说，不要给我打电话了。还有就是你认识那么多大老板，想办法倒点钱一解决就好了。他无言以对，瞬间明白为什么会被牵扯进来，血缘关系除外，最主要的是他给了所有人不该有的希望和想象，都觉得他这些年混得风生水起。现在苗苗子华的事情根本算不上事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殊不知他与所有的预期相差甚远，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他不知自己脸上扭结出了什么样的表情，要是当时有镜子，恐怕连自己都会吓了一跳。他说，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要是有那么大的本事早就想办法解决了，何必连累你们？我也觉得很

好意思。舅舅说，这些话咱就不说了，先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吧。他看话语再次进入到可预见的逼仄和死角里，极力挽回到正题，说，现在就是还需要你帮忙，舅舅，最好是能以你的名义贷出来。我知道你的顾虑，但现在没有办法，只有先把这步迈过去才能说未来怎么样。直白地说，我也想让你从这个事情里脱出来，但需要时间缓冲过度。舅舅不屑地笑下，说，赵易辰啊，不可能了，都给你说了，原先担保的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他无法再延伸话语，说，舅舅，打扰你很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吧。舅舅挂断电话，他能理解，作为个当初承担风险掏了好心的人，现在看到帮扶的人破败不堪，能当即截止就截止。

站在广场这边已然没了意义，他给姐夫说，我们去路上走走，边走边说。姐夫看着水泥台上的包子犹豫，他说，拿着吧，怎么说都是粮食，不要浪费。姐夫拿上，他们出了广场，太阳撒照遍大地，高楼遮掩的地方形成荫凉。这些路他们都要走，现在舅舅这边死活不同意也是无法，出路被堵死。走过十字路口，来到阳光普照的路上，姐夫说，你

现在还是没有工作？他说，在一家不大的公司上班，做和文案相关的工作。姐夫说，哦，那也不稳定，在省城还是要想办法有个稳定工作。他说，在准备，也在寻找合适机会。姐夫说，唉，我日子好的话还能帮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说，能理解，不用多想。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仿佛前面有解决事情的方法，说白了，终究是钱，只要有钱一切都能安然无恙。不知走了多远，姐夫说，我们回去吧，只能这样。他说，再走走，回去回哪里？姐夫说，也是，回哪里，哪里可以回？他说，欢娃最近怎么样？姐夫说，我妈照顾着上学。孩子现在也长大了，昨晚说背上哪里痒，我说伸手进去给挠，孩子死活不要，在我面前也害羞了。他说，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身心会有变化，要多注意理解。姐夫说，是这样，我们现在这样的情状真是对不起孩子。他说，不要过于自责，现实如此，尽可能去做好就行。姐夫长舒口气，伸展下胳膊，说，嗯。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是红火热闹的消费区，折转身子往回走，舅舅打来电话，转变了语气，说，你们现在想办法去倒钱还进去，然后我

以我的名义贷出来。我原先以为你们不还进去，让我继续再贷。他说，不是那样，是我们这边还进去然后你帮着贷下。舅舅说，这样可以，你们去想办法筹措钱和银行商谈，弄好了给我说，我帮你们去贷。他这趟算是没有白跑，舅舅这边说通，剩下的就是姐夫他们的事情了。他和姐夫去银行与经理沟通。

## 六

接近晌午，他和姐夫吃过饭，等到银行上班，见到经理说了现在的情况。经理笑着说，能还就尽快还啊，现在已经逾期了，最好不要拖到这月月底，到月底就麻烦了。姐夫说，这个自然，钱已经在准备了。其实从银行出来，他极力回想到银行见经理的意义，思前想后，坐车回到县城仍旧无果，干脆不去想。他能做的就这些，查询晚上有没有去省城的火车，有的话今晚就走。姐姐在上班的间隙悄悄出来问怎么样，他说，剩下就是你们筹措钱然后还进去舅舅再贷出来。姐姐脸上露出欣喜，说，后晌些咱一起吃饭。他说，我晚上想走。姐姐说，

住一晚，坐明天晌午那趟，正好你也能回家看看。他说，家里我就不回去了，到时候直接去车站坐车。姐姐说，如果想回去说话，我这里有钥匙。家里无人他回去也没意思，冷冷清清，难免会触景生情，不去为好。

吃罢饭，姐夫因为要给孩子到村上学学校要的证明回去，明天再过来。他在姐姐安排的房子里住下，得知姐姐是花费了等样房费。他生气地说，花这钱做什么？有这一百多二百你买的吃了或攒下多好。姐姐坐在椅子上说，不要计较这个，无所谓了。他说，能不能退掉？姐姐说，钱都交过了，你安心住。他从来没想到回到家乡回不到家里而住在县城的酒店里，这样就有了异乡人的感觉。姐姐坐着看手机，忽然说，你明天怎么安排？他说，没什么安排，打算买点东西去趟舅舅家。姐姐说，哦。他说，怎么了？你有什么事情还是？姐姐说，没什么，就是想去给奶奶烧些纸钱。他明白姐姐的心思，人在困难无助时就会想念那个最理解最温柔的人。奶奶在世时对姐姐好，姐姐也对奶奶特别爱护，可惜没等姐姐怎么挣钱奶奶就因长年累月

的病症离去。他说，明早时间够就去。姐姐沉重地点点头。

房间里的空气将要停止流动时妈妈打来电话，他接起，说，怎么了？妈妈。妈妈说，你回来了？他说，谁给你说的。妈妈说，不用管谁说的，你现在是大人了，能说大事了小事，你姐他们的事情你也能管得，厉害了。他说，我管不了，就是在能力范围说几句凑紧话。妈妈说，你本事大的，从省城说回来就回来，你有多少钱，能替他们还上钱还是？他说，我哪里有钱，我姐他们现在运气不好，走入低谷，亲戚朋友众人皆等着看好戏，我作为家里人能帮衬就帮衬。妈妈说，他们两个那么大的大，自己弄下的烂摊场，你能给圆成得了？你还没结婚，和美珍能定就定了，人家要什么我们来想办法。他说，结婚到了时候就结呀，你们安心做你们的工作。妈妈说，你姐他们不会和你舅舅说吗？非要你回来，他们的情况太大了，咱无力帮扶啊，别再把咱牵扯进去，现在已经把很多亲戚庄里人拉扯进去了。他说，遇到事情你只会愤怒抱怨，有什么用？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其所能地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

那就顺其自然。妈妈急躁地说，唉，把你折腾的，你晚上怎么不回咱家里住，钥匙你姐那里就有。我们也不在，我们是心疼你，除了给你帮不上忙还被这些事情加负担。我们不是什么好父母，不像人家的父母，最少也能给娃娃挣个结婚的钱，让娃娃轻松。他不愿听这些说过成千上万遍的话，故意避开话题，说，我舅舅这边说好了，剩下就是我姐他们筹钱然后还进去，我舅舅再贷出来。妈妈说，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过两天回来趟。他说，我明天上午就走。妈妈说，能住的话多住两天，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做的吃些，平时外面也吃不好，没钱的话就给我们说，我们给你些……他及时截住话语，说，我公司请不开假，明天必须得走，以后回来再说。钱我有了，能维持住我自己。姐姐在边上见他们说不停，低声示意她先走了。他点点头，姐姐拖着疲惫的身体出了门。

第二天睡起来已经八点多，洗漱收拾完给舅舅发信息问在哪里，舅舅回复怎么了，他发我想过来见见你。舅舅回复没必要，你忙你的。他没有争，简短有力的话语里充满了厌烦，仿佛他和姐

姐他们样，成了丧门星，谁要是沾惹了就会坏了好运气。他迷惘羞耻地站在酒店门前，看着手机屏幕上信息内容。可悲啊，如今的乡村哪里有什么淳朴，亲戚之间都难以融洽，一个见不得一个好。原先和现在是天壤之别，粗野豪迈的生存环境生长出的睚眦必报更是深刻锐利。姐姐在里面看到呆愣着的他，出来说，舅舅家没人？他说，不去了，我们给奶奶烧纸走。姐姐看眼时间，说，我时间不够，你等下次回来去，我这几天挑选个早上去。他不知该去哪里，哪里都不需要他，所以到哪里都是多余，尽管现在去火车站太早，但不去又能去哪里，起码那里是个理所当然的去处。姐姐说，我带你去吃点东西。他说，这会吃不下。姐姐说，就当是陪我去吃。他说，那行。姐姐回去安顿下工作，带着他到沿街有名的数家小吃店前转悠，让他挑选。他着实没胃口，勉强依着姐姐的意思找到家。进去坐下把吃的点好，姐姐手机来电话，酒店那边让她过去，给老板说她的饭先不做，等会过来再做。老板就先给他做，饭菜很快上来，眼前的食物熟悉又陌生，全是当时在县城读初

中高中吃过的。筷子夹起放嘴里，味道照然，只是物是人非，如今的处境和当时的处境。本想着出人头地过上好生活，世事弄人，成了现在的烂包样子。想起之间已经过去十年，十年痕迹不过尔尔，满目悲凉。他很快吃完，想再点些吃没好意思，担心老板说清早就吃如此多。当然，正常的人是不会这么说，何况老板为做生意，想你吃越多越好，如有这种感慨或惊诧也会留在心里。纵然这样，他也收住，等待姐姐来。

半个多小时后姐姐慌里慌张过来，见他吃完，说，等很久了吧，酒店有些事情耽搁了。他说，不打紧，时间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流逝。姐姐心不在焉地吃着，说，等会你就走呀？他说，去火车站。姐姐说，你真不回家里看看？时间宽裕着。他说，不了，下次回来再说，贷款及剩下的事情你和我姐夫最近想办法弄好，再有什么我能做的你给我说。姐姐喝着稀饭，说，嗯嗯。小吃店出来姐姐回酒店，他背着包走在县城的街道，在车站坐去火车站的公交车。等好久没见车，问人才知晓去火车站的公交车这几天停运，可以坐路过的村村通。时

间还早，等等村村通，专门打车过去得三四十，不着急，车站门前站着等车人和司机，司机们有说有笑。他想起刚到县城上学时的情景，胆小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是突破自己，比如在车站坐车，第一次独自坐公交车回家，眼看快要到了，嘴里就是说不出就这里停下的话语，觉得这样说会被车里的人笑话，可别人都是这么说的，犹豫来去坐过头在别人下车的地方跟着下车，然后往回走了好大段路。没多久被叫作村村通的面包车过来，他选定靠窗的位置，从县城出来到连接不断的村庄，路边可见的建筑多为很现代的平房或二层小楼，远处靠山下的窑洞院落多已荒废，路上稀有行人，偶有中年人老年人无精打采地走着。后来他把头转回，闭上眼睛等待火车站的到达。

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出车票，这会进站去只能坐着，不如站在外面晒太阳，初夏的阳光是久违的，尤为乡村里清澈的光线。找到有台阶栏杆处坐下，不去想任何东西，就这样纯粹地坐着，作为人享受纯净的阳光。刚进入状态，妈妈打来电话，说，听你姐说你早就去火

车站了，到了没？想回家里看你大婶婶家我也给放着钥匙。他说，不回去看了，有什么看的，到火车站了。妈妈说，那你买点吃的，买两瓶水，路上吃喝，你姐他们的事情别管了，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和你爸所有希望都在你身上，我们每天这么拼死拼活受苦就是为你，你好好在省城做你的事情。我们都好着了，不要担心，家里都好着了。他听着这些就难受，说，不要说了，不要每天说我是你们的希望，我哪里有什么希望，我只想做个普通的人，我担心家里又有什么用，我能怎么办？我没有希望，不要对我抱有那么多的希望。我哪有那么厉害，你们过好你们的，我过好我的。妈妈说，是不是你姐的事情上出什么问题了？我们给你帮不上，家里还连累你，唉，你确是负担太重了。不过没事的，你现在做什么需要钱，包括美珍这里，只要需要我们给你在村里想办法翻闹十几万还是可以的。这钱你不管，后面我和你爸慢慢还。他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们照顾好你们自己，各自安好。妈妈失落地说，好，那你路上注意。他急速调整刚才的不悦，平静地说，生活中有

好些事情咱确实管不了，在能力范围的咱管。还有就是我每天都挺好的，吃的好喝的好，从念书到现在在省城八年了，如果连些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常识都没有那岂不是白活了。放心吧，我姐他们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剩下的他们这几天想办法办理好。你们也不用担心了，安心上班。妈妈说，好，我们是心疼你，那好了，路上慢点。他挂断后心中五味陈杂，愁绪万千，不知如何是好，天地旋转起来。身子依靠在栏杆上仰头望着天空，蓝瓦瓦的天上有旋涡样的黑洞，想往进去看，本以为转速过快就能静止，眼睛能找到落点，实情却不然。

## 七

到省城已是晚上，下火车坐上出租车就接到美珍的电话。美珍说，我爸妈提前检查完了身体，准备明天中午回。他说，我刚下火车，那我明天早上过来，就在你租住的房子说话，到时叫个饭过来。美珍说，来不及，我爸妈买了早上九点半的车票。他说，那我等会就过来，先回家一趟，把前两天我买好的茶叶和

烟拿上。美珍说，你随便，我能做的就这些，你成天处理家里的事情，你太累不过来也行，完了见也可以。他说，就等会见，我先回家取东西。美珍像是在楼道，听到开门声和说话声，说，不想见就不见了，反正我们可能性也不大，你要什么没什么，唉。他说，你没必要为这个生气，我说了要见面的，回家取趟东西。美珍说，你觉得我爸妈就为你那个茶叶和烟？他说，不要不讲道理好不好，我见你爸妈拿东西是应有的礼节，还有我跑来跑去，紧急忙慌地赶回来就是为见你爸妈。美珍说，你随便吧，我爸妈也说可见可不见。他说，先不说了，我有些晕车。回到家里放下包，洗漱罢，提上茶叶和烟出了门，在路边拦挡了出租车向着美珍住的地方去。司机走的路线不对，走一半多路堵住，硬是等了二十多分钟路才通畅，赶到已经将近十点。

聊天中，美珍负责调和气氛，妈妈话语很少，表露着对他家条件的不满意。爸爸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尽量打起精神，组织好语言，表露上进努力的决心。与美珍恋爱五年有余，从大三到毕

业这些年，他们经历不少，每每遇到困难两人携手与共度过。将近十二点，他看美珍爸妈睡眼迷离，起身告辞。美珍把他送到小区外面，说，你一刻不停歇地跑来跑去辛苦的。他说，不打紧。车快来了，他让美珍先回去。美珍恋恋不舍地进了小区，说，路上注意安全，回去了说一声。他说，没事的，你们赶紧休息。坐在车上整个人晕晕乎乎，车在空寂的马路上飞驰，车窗边的风呼呼嘶嘶地响，迷糊叠加成睡意，头倚在后座靠背上睡着。到了小区，司机把他叫醒。

回到两天没在的房子，温馨安静，像到了世外桃源，倏地有了精神。热上水，坐在沙发上给美珍发了到了的消息，放下手机，身体回归纯然的状态。水热后泡上茶叶，想喝却有些烫，等待温热的时间里身体顺势躺在沙发上睡着。睡梦中听到手机有消息进来，伸手摸找到手机打开看，姐姐发来的语音，说，现在又有了问题，你姐夫这边的担保人死活不给担保了。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保人，就算舅舅想帮忙贷都贷不出，反正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用咱家里那几孔窑洞到时候来顶帐。他想回复一时

又找不到回复的话语，浓雾样的睡意立刻漫溢过来。

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一些执法人员来到他家院子里，对着窑洞指指划划。爸妈在窑洞前满脸焦急地争辩阻拦，他自己在省城，路途遥远，怎么办啊？现在就是坐飞机也赶不上。不，得有孙悟空样七十二般变化，眨眼就能到老家，拯救将被逼迫在角落瑟瑟发抖脸色惨白的爸妈。臆想中，场景闪电般地转变了，他不知所以地站在熟悉的坡底，听到院落里有撕心裂肺的哭泣喊叫声，心中怒火中烧愤慨不已，体内的侠义之气当即被唤醒。理智之下长久积压的冲动火苗跃跃扑高，跑到家里院子外面，轻手轻脚到大门边沿，窥看家里的情况。

密匝匝的人围困着可怜兮今年迈的父母，姐姐姐夫不知去了哪里，他看手机有未接和短信，现在顾不上他们，先要拯救面临刻不容缓危险的父母。要解围得有策略，紧急时刻难有缜密策略，但至少得有顺手的利器在，就地取材，环视圈发现厕所旁边立着铁锨和木棍。他过去分别使用，铁锨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怀疑，再者与他的身份也不符，所

以拿起木棍，用起来行云流水还便于隐藏。木棍藏在身后，慢慢靠近大门，再从大门悄无声息地进去，混淆在围聚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人群里，观察情势走向变化。

在人群里穿梭，他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身影，比如公司老板同事，他们来做什么，现今的事情与他们有何相干？他顾不及思考，不远处好像还有舅舅和其他保人的身影，还有家里远远近近关系的亲戚，他们来是为何？人群束口袋样不断勒紧，父母的身体在本能地蜷缩，他在人群将要触碰到父母时，嗖地跳出拦挡在前面，手中棍子唰刷地挥动……他与父母面面相觑，父亲说，谁让你来的，你赶紧走啊，所有事情都有我们担着！他呵斥着说，不要说这些了，你们是想要我背负不孝的骂名，对吗？父母唉声叹气，头低垂下去。

他说，不要欺人太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都有低谷，不要一眼把人看死。有声音说，赵易辰，凭你的一己之力就算能抵挡得住众人但能抵挡得住时代的巨轮？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说，你以为你们能赢得了我？错了，这里的

所有你们谁都别想侵占，窑洞是我爸妈的根芽和大半辈子的心血……

睁开眼睛，头顶的灯已经没了光亮。窗外是熊熊燃烧的新阳。他强挣扎着坐起身，看下手机，几十个未接和短信。没有打开看，穿上鞋拖着软沓沓的身体到洗手间洗漱。想起那个解说词肯定没有通过，同事一人修改不过来，算了，不想了，到公司了再说。

美珍这会应该已经去上班了。

水龙头里的水哗哗流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泪从眼里流出，顺着脸颊下巴掉在地上。那是悲欢交集的眼泪。被亲情围猎，亦悲亦喜。



# 母亲的哀求

◇ 惠 雁

## 1

清晨，天光醒来了，人未醒。小镇的生意人、农人大都还留恋在睡梦中。这时，柳翠林已经提着半筐苦菜回来了。

狗也醒来了，摇摇摆摆地走在街上。柳翠林看那小狗的腰身，怕是又怀上了，不禁心里“格登”了一下，这遭罪的牲灵！这只毛色微黄的京巴狗就在小街几家门面前来来往往，卖肉的店前，卖菜的摊前。谁家的大人也不固定管它的食宿，可谁家的孩子都可以将它当作自家的宝贝一样玩耍，小狗因此有了一个名字，豆豆。

前街上惠大夫正从大门里走出来，似乎老是朝她看的样子。虽说是隔门邻居，虽说惠大夫是一向是好名声的稳重

男人，但大清早的没个人影，他这么朝她这里看，总叫人觉得不大合适。柳翠林心里疑惑着，便低了头，加快了脚步。

一瞥间，见惠大夫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分明是向她走来了，接着听到一声：“明明她妈，你等一等！”

柳翠林生得高大，惠大夫走近了，那一张红润、细腻的脸上细小的皱纹就全在她眼底。惠大夫说话慢条斯礼，通常是一边弹着烟灰一边说，仿佛是他要与女病人们展开一场情深意长、细致周到的交谈。有那不知遮掩的女人说，听惠大夫说一席话，没吃药呢，病就好了大半。这可真是误会，事实上惠大夫对男人说话也是一样的慢条斯礼，细致周到。

“明明她妈，这几天了，我心里一

直思思磨磨的，有个事想给你说呢，又不知能不能说，说了好，还是不说好？”惠大夫每一句停顿里都足够叫听者回答的间断。柳翠林不接话，是因为她还愣在惠大夫一大清早就和她来说话的疑惑中。

其实不答话也不要紧，惠大夫每句话之间的停顿又都勉强连得上，仿佛是一曲戏的慢板。

“前几天，我诊所里来了个病人，是个可怜人，烧伤都三年了还未治好，伤主要在腿上，脸上不碍事。她男人是个实格在在的窝囊鬼，就因为没钱治伤，今年春上才离婚了。现在就是想治病，治好了，逃一命，作一门亲事。我一直在思谋，该不该给你和明明他爸说这个事？这可怜人也有个五六岁的娃娃，是个儿子，判给婆家了。唉，你别着恼，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这话就当我说！”

“那伤要紧不，治好得多少钱呢？”柳翠林未来得及细想，一句话已经出口。

“人家来找我，也就是叫我打问个情况，我侄子不是在省城医院的烧伤科，电话里详细说了伤情，侄子说有十万大概差不多了。”

“十万！”

柳翠林说了一声，怕人听见似的，

瞅了瞅街面上，果然有三婶提着尿盆走出大门来，柳翠林于是借故和三婶对答，就离开了惠大夫。

柳翠林放下苦菜筐，先打开门市部的木板门，然后清扫门市前的一段街面，再将方便面、食用油、牛奶箱、饼干等等拿出来一些摆在门前。手里做着这天天如此的活儿，翠林的心却乱了，明知道丈夫和儿子还都在睡梦中，她还是去后院走了一回。她又来到门市前，一边捡苦菜，一边心急眼跳地思量起惠大夫的话来。

前年，丈夫查出了糖尿病，柳翠林于是见缝插针地抽空寻野菜给丈夫吃。丈夫是个凡事不上心的主，可是总能给她进货，懒洋洋地躺在炕上，也是一家之主，再说，病还能由人么，病是不由人的！

病，人好好的为什么要生病呢！

那一年，柳翠林的独生儿子十三岁，突然患上了羊羔疯，这突来的病，把一个母亲的心撕裂了。到省城，上北京，几年里做贼似的瞒着乡邻奔波在各大医院里。几年过去了，儿子个子长高了，发病的次数少了，只是人呆呆的，况且，早已经错过了读书的年龄。

是给娶过了一房媳妇的，娶的是极

偏僻乡下的女子，柳翠林好不容易盼来孙女的出生，可就在孙女出生半年后，儿子突然再次发病，儿媳妇深更半夜大哭大叫夺门而出。柳翠林把受惊吓的儿媳妇抱在怀里，热泪纵横，坦白了一切。

柳翠林给儿媳妇买了金镯子、金链子，伺候儿媳妇吃喝，说要将一间门面房给儿媳，但随着儿子的一再发病，儿媳还是走了。

儿媳是说明白了要走人的，那一天，孙女刚刚过罢周岁生日。柳翠林好言好语挽留，就差给儿媳跪下了，可当儿媳挣脱她的手，即将走出大门时，柳翠林顿然大骂起来，连骂带咒，哭倒在院子里。

“你给老娘把那金的银的都抹下来！你把你养下的女子带走！你这个贱人！”

项链和镯子扔在了院子里，两个金戒指还是给那个贱人带走了。

一晃，孙女珍珍都七岁了，那是她亲手带大的，那可是儿子明明的骨血呀。

柳翠林一大早起来，就托蔬菜店的小张从城里捎十斤黄米糕回来，这样，就可以省下三元钱。

油锅滋滋响了，又无声息了。翠林将两三片米糕陆续放进锅里，看着米糕

转眼变得金黄，变得香脆，满心里是祈祷，是盼望涅槃一样的庄严心情。从此后，他的儿子可就有媳妇了，过上一年半载，最好再生养下一个儿子，这女人的心该也就稳了吧。

女人叫小莲，和翠林的儿子同岁，也是二十八，除了腿上有烧伤，一看就是个比她的明明精明很多的女人。明明的病，翠林也是托自家姐姐同小莲说明了的，只不过说得轻些。

女人的伤呢，倒着实不轻，两腿都还在发炎，并且有一条腿是弯的，那只脚也弯曲着无法踏在地下。这天，小莲是被娘家堂弟背进了院子，同来的还有小莲的娘家妈和一个妹妹、一个叔父。女人那边通共也就这些亲人。翠林这边，只叫了明明的奶奶、姨姨，十几口人一起吃顿饭，这就算订婚了。小莲和明明并没有说上几句话，两位未来的亲家母也是一样难有多少言语，倒是相对着抹了一场泪。

订了婚，翠林就得取出存款来，带着这未来的儿媳妇去省城里治病。

柳翠林牵着孙女的手，一大早就来到了隔壁三婶家，托三婶这些天对珍珍多些照看。她担心珍珍贪耍，做爷爷的和做父亲的照顾不周。

“三婶，我今儿就起身呀！我不晓得我这是做什么哩！”翠林说着哭得出声了。

“你看你，这本来是个好事么，你不要哭，你这是行善哩！”

## 2

小莲的儿子小宝六岁了，他的家就在离小镇二十里路的陈家坪。这一天，他又和奶奶说：“妈妈快回来了没有？我妈妈从城里回来给我买枪呢，妈妈快快回来！”

奶奶说：“再不要提你妈妈，你妈妈拿回来的东西都脏哩！”

宝宝大哭起来：“我就要我妈妈，我妈妈不脏！我妈妈腿疼哩才长蛆哩！”

“好，你妈妈好！你妈妈不脏！”

“奶奶，快带我去找妈妈，妈妈肯定早把枪买好了！”

陈奶奶一心要骂儿媳妇，却把自己骂哭了。儿媳妇烧伤是为什么，是为了这一个穷家。房子失火，儿媳妇抱出了孙子，本来是平安无恙的，可儿媳妇舍不得房子里的几捆粉条，又冲进去抢粉条，结果正燃烧的房梁断了，砸倒了儿

媳妇。

整整三年，看着儿媳妇的伤好不了，全家人没办法拿出治伤的钱，只有眼睁睁地任那伤继续溃烂。亲家母哭上门来，要女婿或者立刻借贷给女儿治病，或者离婚，放女儿一条生路。

她的儿子还是先前那一种态度：离婚是不可能的！小宝离了他妈妈就谁也没办法，小宝一天就在他妈妈跟前守着哩，小小的个人，尿盆都是小宝给他妈妈倒哩。借贷，不说没人给借没人给贷，就是有人给借有人给贷，他就这一孔窑，一年就种些洋芋加工一点粉条，刚能糊住三个人的口，他拿什么给人家还哩。现在小莲的伤是好不利索，但也要不了命，他又不嫌，就是小莲将来瘫了，他一家三口就这样将就着过呀，不关别人的事。

亲家母急了，一口唾沫吐在女婿脸上：“把你们陈家两代人捣烂也捏弄不成一个人！要瘫你瘫去，你要我的女子跟上你这种男人活活去死吗？你想得美！小莲，你还想在这个家烂死嘛！你要不想就这样流脓烂死，你就咬断心肠跟我走！”

“妈，我有小宝，我走了小宝怎么办？”

“小宝，你心疼小宝，你就不知道妈心疼你嘛！你这个样子，能照料小宝几年？等你把伤治好了，站起来，有手有脚的，想怎么照顾小宝不能！”

一家人都哭，满以为亲家母这回也不过是哭一场，闹一场就罢了，谁知道，才半月后，陈家就收到了县法院的传票。亲家母寡妇失业的，竟是投人求亲的将女婿告了。打官弄司的又是半年，法院判了离婚，小宝归陈家抚养，媳妇小莲由亲家母带走了。

不久，就听说了儿媳妇小莲与镇上一户人家订婚的事，那家愿出十万块给小莲看病。十万块，他老伴和儿子在地里刨挖一年还挣不来一万块。

十万块。一家人不吃不喝，那得刨挖几年呢！

### 3

省城的医院，柳翠林是想彻底忘却了的，可是那个医院还是一模一样，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那些年带着儿子跑医院的伤情岁月仿佛又回来了。如今，她又带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别人来治病，出钱出力，还打算亲自去伺候。她图的是什么呢？

手术很快就安排上了。第一次手术结束，一下就花去了四万多块。柳翠林端屎端尿地伺候，直到几天后，小莲一切体征稳定，而且惊喜地发现，那一条腿能伸直了。小莲流下了泪水。

翠林买了饭回来，见状，一双眼睛惊喜地望着小莲，看看小莲的腿，再看看小莲的脸，连连说：“多好，你看这多好！哭什么呢，别哭！”将饭打开，递到小莲手边：“快吃饭，吃好了，病才能好得快！”

不想，听见小莲轻且短地一声：“你也吃！妈。”柳翠林吃惊地愣着，缓缓坐下。

“我可把你害坏了！妈。”

这一声“妈”，翠林是听得清清楚楚了。

“哎，别哭，别糊说！你是我的菩萨呢，我伺候我的儿媳妇，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咱娘俩都是苦命人！”翠林也是双眼泪下。

这几天里，柳翠林同小莲说了许多话，热热络络的言语里，旁敲侧击了这冷铁一样的事实。家里虽说在小镇上做个小生意，但那钱一块一毛都来得不容易，好在儿子明明实诚，守在门市上，腾出她一双手来，里里外外照应着这一

家子，以后的日子是不用担心了。她一辈子就这一个儿子，拼死拼活地过光景难道是要交给那两个女儿嘛！珍珍呢，最是个懂事的乖娃娃，谁对她好，她就恋谁，对她亲妈，连个样子也不记得了。她这当奶奶的还年轻呢，总要活到珍珍出嫁。

明明的病，有病不得治么，她相信啥样的病总会有看好的那一天。那病呀伤疼呀，就让咱这样的可怜人摊上了！

小莲的第二次手术下来，脚也放得平了，腿也伸得直了，已经花了接近十万，但是还必须进行第三次手术，深处的伤口依旧无法愈合。

小莲的手背和下巴上各有一处烧伤，不痛，也不影响活动，只是不好看罢了。医生说还有办法去掉这纠结的疤痕，但小莲望了一眼柳翠林，果断地说：“不用了，这不碍事。”翠林悬着的一颗心，也就放下了。

第二次手术后，翠林叫了小莲的娘家妹妹来伺候。柳翠林知道了第三次手术的费用还需要两万多元，不免心疼起钱来，但强忍着，装作是面无难色地答应了。现在，就算借一些钱，也不能把这事放下。

柳翠林回到小镇，一刻不停地忙开了家中大大小小上十件的事务。她先打发男人到市里进一些棉花回来，一来给儿子准备结婚的被褥，顺带也卖些钱。翠林的小百货店里，自此又多了一样物品。

#### 4

小莲勉强可以下地行走了，小莲确信医生的话是真的：只要伤口浅表的疼痛消失了，就可以像从前一样正常行走。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这一切的变化叫小莲不敢相信：钱，这东西就这么厉害，钱，真的让她站起来了！

小莲退了烧，身体是几年来从未有的舒服，却是百感交集，天天哭。儿子小宝那毛茸茸的脸，那童稚的亲音排山倒海地向她扑来。小莲的心就在这思念的海浪里一次次扑上去，扑上去抱紧了儿子搂在怀里。

“宝宝，妈妈不走！妈妈哪里也不去，不丢下我的宝宝！”

小莲的妹妹正上大学四年级，是请了假来伺候姐姐。小外甥的电话一次次打来，她看着姐姐满面含笑的接电话，

看着姐姐放下电话就只有哭。

“妈妈真的会走路了吗？”

“真的会了！”

“妈妈可以自己去厕所尿尿了？”

“可以了！”

“那妈妈腿上真的没有白蛆了？”

“真的没有了。妈妈全好了，妈妈还能背宝宝！”

“那我有一个不脏的妈妈了！妈妈你是不是香喷喷的？快回来让我闻一闻！”

“这傻儿子！”

“妈妈，你快回来背我呀！”

“妈妈回来背，妈妈回来天天背你！”

“妈妈，我再过几个天黑你就回来了？”

“再过10个！”

“妈妈，10个天黑太长了，3个，3个天黑你就回来！”

妹妹小芳也跟着难过，如今姐姐的伤好了，姐妹俩好像才明白是从一处伤痛跌进了另一处更大的伤痛。

“姐姐，你别哭了，要不，我们求求这家人，不就是十万块多一点嘛！”

“我们哪里来的十万块？”

“将来我还！算咱们借他家的！”

“且不说你还不起，那一天，当着妈、二爸的面，两家是白纸黑字写了约的。”

“姐姐，那怎么办？他们这不是买人嘛！”

“闭嘴！”

“姐姐，这社会怎就这么不公！我去告他们！”

“你消停些！还嫌上法院少嘛！当初咱腿烂的时候人家强逼咱了吗！”

“姐姐，他们就不能做点好事救救你，救救小宝！”

“要救，也得你姐夫先救！你姐夫，铁锥子扎不出一滴黑血来！”

小莲望着远处，远处的天幕就要合上了。

“姐姐！咱们逃吧，你跟我到学校里，你先藏在我学校里！”

秋已经凉了，柳翠林早就从惠大夫侄儿的电话里知道小莲快要出院了，出院的帐也约略结起了，大约是123500元。柳翠林算计着这来来往往的车费，伙食费，13万是上去了。这几天，翠林单等着小莲打电话来，等得心急火燎，心惊眼跳，好象小莲会插上翅膀从医院里飞

走了，飞到某个她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本来，要是儿子明明能到省城去接回小莲有多好，可是哪里敢打发儿子出门，儿子呆呆的，出了门只怕是找不回来了。这倒是其次，万一儿子要是在路上犯了病，那可怎么得了。儿子的病，成为当妈的心里一个空洞，翠林不知道那个黑洞什么就会敞开口子来，把她的儿子，把她全部的身家性命都给塌陷进去。

翠林所做的一切，所积的好，行的善，都是为了儿子祈祷。虚虚垒墙，稀稀抹泥，但愿能将儿子的这一生平平安安地遮挡过去。

每天一早起来就忙得陀螺似的，到夜晚忙停当了，柳翠林又想着这天一定要给小莲打个电话，订下回来的日子。实在不行她就去省城里接她回来，可是那只小狗又叫起来了。

不知何时，那只流浪狗在翠林家大门外青石板下的排水渠里生下了四个小狗娃。放了学，孩子们守在洞口，要将小狗扒拉出来玩，豆豆护子，守在洞口转着圈儿没命的叫。天一黑更是疯了似的，只要远远有人走过，不管生人熟人，它都追着咬，以为谁都在惦记着它的几

个崽子。翠林家的门市部里，断不了来买东西的人，这可怜的狗，一天到晚叫得累死了，也叫得柳翠林烦透了。

仿佛单单是因为狗叫声侵扰，柳翠林给小莲的电话迟迟没有打出去。

柳翠林终于想起来了，让儿子去打这电话，十几万花出去了，儿子还没和这个女人说上几句话呢。

小莲已经可以走路了，没有妹妹扶着只是走得费力一些，这可以独自己走路的感觉真叫小莲欣喜。住院的最后几天里，输半天液之外，小莲特地去了一回妹妹的学校。小莲可以晚上住在妹妹宿舍里，可以白天出去找个活儿干，或者去超市里干活，或者去饭馆里洗碗。所有的“可以”，都是妹妹说的。

小莲又让妹妹带着去了大众市场，给儿子买了两身衣裳，一个书包，还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

“突突突，坏蛋们都给我趴下，统统趴下！”儿子太爱枪了，为了想玩一玩邻居小伙伴们手里的枪，儿子哭得把脸抹成了小花猫。

熙熙攘攘的市场里，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小莲接起电话问：“你找谁呀？”

“我找刘小莲，我是吴明明。”

“我就是！”

“怎么听见乱糟糟的，你不在医院里了？”

小莲回到医院里还没一会儿，就接到了柳翠林打来的电话，话很委婉，意思很明确。说：“后天就是出院的日子，我让你爸和明明上省城来接你，总还有一些东东西西要买，顺道你就和明明两个一块儿买几件新衣服吧。”

小莲也想有几件新衣服开始新的生活，可心里只想的是儿子的新衣服，只想和儿子在一块儿呆几天。便说自己已经花了不少钱，不必再买什么新衣服，再者，眼下她的伤还没大好，出院后想先到娘家去养几天。

柳翠林当即说：“你若要这样说，那我就再下来接你！这里是你的家，伤不利索就更应该在咱家里养着，再说在镇上换个药，跟省里的医生问个话都方便。你是咱家里的人，我哪里再能让你回娘家养着呢，这不叫人家笑话咱们！”

小莲长叹了一口气说：“那就不要来回费事了，我自己回来吧，大后天吧，我坐火车回来。”

“那也好，那就好，大后天我让明明到火车站来接你！你可得记准了

啊，我把你们二姨、舅舅，还有惠大夫他们一家都请了，你回来了咱好好炒两个菜！”

“啊，不要这样！”

“就这样！就应该这样！等你回来身体好了，等咱的光景过好了，我还想给你们大办哩！”小莲应着，没有否决的份儿。有了那十几天的相处，虽是隔着电话，隔着千里，她仍然能感受到那电话那头热热络络，又硬硬正正的话语。那话语里有着十几万块的力量，更有着一种叫小莲难以开口说不，叫小莲听了只想哭的声气。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母亲的哀求。柳翠林一双眼睛盯着她的脸，扫着她的表情，这眼光里既有审视，又有哀求。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那眼睛因为专注，总是水汪汪的，或者泪汪汪的。小莲最受不了这泪汪汪的眼睛，也受不了那热热络络的话语。小莲当初就是在那泪汪汪的，即是审视又是哀求的眼光扫视下，打败了似的叫了一声“妈”。

隔着电话，小莲仿佛又看到了那目光。

“妈，你放心吧，我会回来的！”这一声“妈”叫得生硬些，但小莲知道，

凭良心，这一声“妈”，她迟早得叫。

已经坐上回乡的火车了，小莲心里只想着能和儿子好好在一起呆段时间，只想象儿子会扑进怀里，会在妈妈怀里撒欢。儿子总是伏在她胸前，说：

“我不碰上妈妈的腿腿，妈妈用手手抱抱我！”

儿子！离婚判决书与吴家的治病协议里，都没有她的儿子陈宝宝！

## 5

温润的阴郁天气，到夜半间陡然变了脸。

柳翠林打了一个盹，突然听得窗外石桌上铁水桶作响，风在前院里那棵老榆树上打着呼哨，树叶贴着地皮在飞快的扫行。老天爷反了悔，它要将一个春夏里施舍出的一切都收回，藏一个冬天后，再重新作安排。柳翠林闭眼疑惑着，忽听风在半空中甩了一个炸响，丈夫的呼噜声一下停了，小孙女珍珍打了一个惊颤，喃喃地叫了一声：“妈妈！”

翠林睁开眼睛想看看天色迟早，却见并无月色。窗外灰蒙蒙的，风声忽松忽紧，那树叶怕要一夜间就落尽了。柳

翠林心里忽上忽下，百十件家事都堆上心来，却也不及珍珍梦里的一声“妈妈”叫她惊心。珍珍白天里是从来不叫妈妈的，在孩子的心里好像就没有妈妈，可是在睡梦里，孩子叫的还是妈妈。她当奶奶的这么些年里都白费功夫了。

珍珍的妈妈，走了。因为柳翠林的强硬态度，因为那位当妈的绝情，这五六年里，不但没来看过一次珍珍，而且是连一根线也没捎来。

珍珍的新妈妈，说好了明天就来的，翠林已经告诉过孙女了，新来的阿姨她要叫“妈妈”，这个妈妈会给她生小弟弟，会对她好！

天亮了，只见天气晴朗，风住了，也并不是多冷，显得昨夜的风声大作倒像是闹鬼似的。

今天小莲就要回来了，火车下午三点就到。柳翠林前一天已经做好了准备，菜、肉、糕都备好了，还请了姐姐和一个厨师来家里，备了三桌酒菜。柳翠林本来想到镇上的饭馆里办的，只是不愿太张扬。翠林急急忙忙要在小莲回来当天办这几桌丰盛的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件事靠踏实了。

翠林看见珍珍又从自家门市部里偷

牛奶，和一个小男孩趴在洞口用牛奶哄小狗出来。柳翠林几次看见珍珍拿牛奶喂小狗，不过可怜孙女儿一个没娘的孩子，装作不知罢了。

毛茸茸的四只小狗全出来了，小男孩乐得跳起来。这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满脸的稚气看着就叫人喜欢。柳翠林这时发现从没见过这个小男孩，想问问是谁家的孩子，又想起今天是集日，必定是哪个赶集的带来的孩子。镇上的孩子不大愿意和珍珍一起玩，珍珍有那样一个生病的爸爸，珍珍不像人家有妈的孩子一样穿花戴朵，头上扎着各式各样的小辫儿。别人不知这里头的轻重，柳翠林心里却总是隐隐作痛。可是柳翠林太忙了，尽心尽力还是无法让孙女如花似玉。

天气晴好，才吃过了早饭，小门市里的顾客今天也是你来我往，生意不断头。四只小狗露头露脑，一会儿钻在石板下，一会儿又爬出来，羞羞怯怯，跌跌撞撞，好不喜人。豆豆守护着崽子，时时向想靠近的人狂吠。柳翠林心情好，也忘记了再骂狗。就让它叫吧，她也是当妈的，这四个狗崽子在它心里金贵着呢。

翠林未还回过神来，不幸突然发生了。一个半大孩子无聊地顺手拾起一只小狗闪身而去，豆豆一个纵身窜上去追，不巧就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男人撞倒了。珍珍惊叫着跑去护豆豆。豆豆已经躺在了公路上，嘴角流血，眼看着是不行了。珍珍跺脚动地嚎啕大哭，非要那个骑摩托车的赔她的狗。

“这狗是你的嘛？谁不知道这就是一条野狗嘛！”

珍珍哭得就像死了亲人一般，非要那人救活小狗的妈妈。小男孩也跟着哭起来，并且扯住了那人的衣襟：“赔，你赔小狗的妈妈！小狗就要他妈妈哩！就要一个新新的妈妈！”公路边很快围过来一圈人。

中年人尴尬地说：“这是谁家的两个孩子嘛！狗是自己扑过来的！”柳翠林一直在看着孙女儿，只是一时还忙着照管摊子，丈夫和儿子都去火车站接小莲了，摊子前偏又来了几个人买东西。

柳翠林撂下摊子走进人群拉起珍珍时，发现那个小男孩也已经由一个黑衣女人拉在手里。那个女人无端地锐利地盯了她一眼。

柳翠林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乡下人，

你以为我会跟你争这两个赔偿钱么！

柳翠林说：“这狗确实是一条没主的狗，不过，自下了这狗娃，我家孙子连牛奶也不知给它喝了多少。你一个老大人，不会骑慢点，这过村过镇，人来人往的，你骑那么快干什么哩！”

柳翠林正要说你看在小狗娃的面上，看在孩子的面上，安抚一下孩子。突然听得一个清脆的、狂喜的童音：

“妈妈！我妈妈——”

小男孩挣脱女人的手，一下横冲过骑车人，扑进一个年轻女人的怀里。

年轻女人被撞得差点跌倒，她俯身紧紧地抱住小男孩，就像是有人在暗处扎了她一刀，无边疼痛地哭了，满面泪滚，抽泣不已，疯狂地摸着自己的孩子。

人群中惊诧不已。柳翠林惊讶地看到，那个女人正是小莲！是她害怕插翅从车厢里，从火车站飞了的女人。

“妈妈，我的新妈妈！”小男孩满脸欢喜地搂住女人的脖子。

那个女人，那个原本牵着小男孩的黑衣女人，恶狠狠里又露出一丝得意的笑，瞟了翠林一眼。柳翠林这时想起，这个黑衣女人好像今天一上午就站在门市对面的马路上盯着她。

仿佛一刹那间，就围上来了更多的人，公路挤得只勉强能通过一辆车。

柳翠林惶恐不已，一心想着将小莲顺顺当当迎进门，恨不得一把将她藏进院子里，没想到门口了，却有这样的差错。

翠林叫了一声：“小莲，小莲！咋回！”

小莲哪里听得见，抱住儿子头也未抬。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人群中不时有新挤进来的人低声问，倒显得比他们自家的事还着急似的。翠林听着那问与答，句句像是在高音喇叭里嚷着，句句扎得耳根子疼。

明明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无声地走去照看门市了。

翠林的男人大概也受不了这窘迫。在小莲肩膀上猛推了一把：“给老子往回走，真的倒没一点样子了！”

这一推，小莲一声悲哭，叫了一声“宝宝”！母子跌跌撞撞抱得更紧了。那个小男孩抬头望着推她妈妈的人，惊恐地直着声哭叫，生离死别一般，惹得无人不唏嘘，有那心软女人当场就抹开了眼泪。

翠林在朦胧泪眼里，一把扯开男人的手：“你死开！你急躁什么哩！”翠林仿佛突然感觉天色暗了一下，半空中“咚”地响了一声，翠林是不是该为自己的儿子积德行善，放了这个小男孩的妈！

那个小男孩直声哭叫，就像是刀子扎着了祂一样！

泪眼里，翠林见那个黑衣女人走近了，拉住小莲的衣袖：“你跟妈回！咱不能活活拆了这个家，不能让你的宝宝生生的没有妈啊！”

柳翠林按着男人的手臂，深怕男人再冲动上前，做出更可怕的事来。

男人一下甩脱，气哼哼地双臂抱胸站在人群里。骂道：“真他妈的就没有天理了，大家评评这还有没有个理！”

全场静然。只有孩子的哭叫。

孩子抱住妈妈的腿，哭得声嘶力竭，扯心扯肺：“我要妈妈，我要我妈妈！妈妈不去别人家，妈妈回家——”

翠林听得远远的一声叫；“妈，妈啊，两袋面是多少钱么？人家要给150元，能不？”

翠林回头望了儿子一眼，一句话也没说。

翠林上去拉住小莲的衣袖，哭道：

“小莲，你答应过我的，咱娘俩说得好好的呀！你不可怜可怜我嘛！”

小莲深深地跪了下去，双膝着地，抱住儿子，只是断声咽气似的哭。翠林看着那个紧紧抓住母亲的小男孩，脑子里晕晕乎乎的，仿佛是他的明明儿时耍赖坠在她怀里要抱，掰都掰不开；是她的明明病了之后，她这样死死抱着昏昏沉沉的儿子，也这样断声咽气地哭。

柳翠林是不是该把这小男孩也接回家，和他的儿子一起过？离婚时不是判给男方的吗，她怎么能替别人养着孩子呢？柳翠林该把这小男孩的妈还给他！可是那十三万呢，为儿子安家的那一腔希望呢。

人群外围，尽是一些来赶集的人在低声议论，近处的人只是瞪着眼看，气也不出似的。柳翠林在孩子的哭声间隙，看见一个陌生女人打了个哆嗦，并且说：太阳红艳艳的，不知怎么人身上冷得打颤哩！

柳翠林也觉得突然浑身打起冷颤来，抬眼一望，发现平素的街坊邻居一个也不在这里，只有姐姐系着围裙远远地站着，愁苦地望着这里。翠林便想起

那三桌饭菜来了，姐姐已经忙了一个上午。姐姐一向节俭惯了，也许，姐姐愁苦的只是那三桌饭菜要可惜了。

柳翠林听见了珍珍还在不远处，在人群外围有一声没一声地哭：“我要小狗的妈妈，赔我的狗妈妈！”

这么一群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的孙女，那个骑摩托的中年人早没影子了。她的孙女总是这样可怜地被人遗忘，没有一个人来搂着她的珍珍。翠林心中的泪涛似乎就要在这一刻崩发了。

十三万，翠林从身上割肉似的将这磨破嘴、跑断腿挣来的十三万送到医院里，救人一命，翠林有什么错嘛！翠林满以为自己的儿子终于能有个媳妇了。翠林晕晕乎乎，身旁的声音，眼前的人影似乎都模糊了，旁枝杂叶的事情却全到脑子里来了，赶集似的，走了个过场或闪了一下身影，又都消失不见了。

翠林只觉得所有熟悉的近邻都躲在院子里，躲在大门洞里偷看她的难堪。惠大夫呢，怎么一直没见惠大夫。一清早，翠林就打发男人专程请他下午早早过来坐席吃饭的。

翠林此时一心要寻惠大夫去。迈开步子走出人群，小孙女可怜巴巴地叫了

一声“奶奶”，翠林也没有听见一般，继续往前走去。进了门诊部，只有那个打杂的小后生在看门，问惠大夫在哪里，说早就出去了。问去了哪里，说不知道。翠林梦也似的再走，又去街背后惠大夫的家里。

惠大夫的老婆正一个人对镜细梳头。

“惠大夫哪里去了？”

那老婆放下梳子，又整了整衣衫，满脸嬉笑道：“没在门诊上吗？早饭也没回来吃，全世界就数他忙，又不知让哪里叫去了！”说着热情地要翠林坐。

翠林连忙辞了就走，他老婆问：“寻我家掌柜的有事哩？”

“没事，我再去寻寻他。”翠林含糊地应着，此时一心只想找到惠大夫，听惠大夫细言慢语地对她解释清楚：我这到底做的是一档子什么事？我那十三万到底出得错在了哪里？我救人一命是作孽吗？我给我的明明儿拉扯成个家有什么错？

惠大夫，你怎么能躲着不见我！

栏目责编 曹洁

# 书房记

◇ 李光泽

准备装修房子的时候，我跟老婆开了个小会，却形成一项决议：把向阳的次卧腾出来，作书房！在腾阳房子还是背房子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纠结，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形成一致意见，要腾就腾向阳的房子，收拾一间洒满阳光的书房！既然是书房，就得有书柜，我按照一面侧墙尺寸订做了五组柚木色的顶天书柜。书柜安装好以后，我忽然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用一张茶桌取代本来应有的书桌。如此一来，这间计划好的书房就又变成了书房兼茶室，但我仍然把它叫做书房，毕竟最初就是想装一间书房，况且，房子里实实在在有一排书柜在那里摆着。

我把30多年来积攒的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书籍和杂志集中起来，分类排列在书柜里，房子里就有了一些书香气。

我的书不算多，大部分与文学有关，我最看重的是全国各地著名作家和本土作家朋友的签名本，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刊登自己作品的杂志样刊。我把它们分别排成方阵，放在不高不低的位置，方便随时抽出来，翻一翻。事实上，由于眼睛出了点毛病，我后来很少认认真真地读完一本常规字号的书，那些书基本成了摆设。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离书近一些，能够闻到书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对此，一位著名作家在微信上给我分享过他的体会：“我的书架上的书也不大看，只是觉得应该码些书，好比过去的大地主，明知吃不了多少粮食，但还是尽量多占一些土地！”

自从有了这间书房，有三朋四友来访，我就会把他们直接带到这里，泡一壶茶，然后一起吹牛，一起骂娘，一起

开怀大笑，有时候会笑得眼泪鼻涕一把抓。平时大家在单位神经绷得太紧，一旦放松了，就忘乎所以，还原了最真实的自己。这样一来，这间书房又有了客厅的功能，倒显得那个大客厅是多余的，派不上什么用场，我甚至想，要是把客厅作为书房，是不是会更好？

没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我就自己抬举自己，为自己泡一壶茶，独自享受一段惬意的时光。我当初之所以用茶桌取代书桌，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书桌用处不大，反正又不写毛笔字，偶尔写一首诗、写一篇散文，手机上就可以敲打出来；二是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拥有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茶桌，却一直没能如愿。有人爱酒，我却偏偏喜茶。在我看来，一杯酒里泡着滚滚红尘，一杯茶里泡着清风明月，一杯茶好像高于一杯酒！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我喜欢喝新茶，喜欢那种鲜爽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喜欢上了老茶，喜欢那种绵长、醇厚的感觉。我在茶盘上摆了两个陶瓷小茶宠，一个小老鼠，一个小和尚。小老鼠是在外地看病间隙，在一家茶店买的，花椒籽做的两只小眼睛乌黑发亮，跟我女儿的眼睛一样黑、一样亮！女儿属鼠，一直在外地求学，经常不在身边，看见小老鼠，就权当看见了女儿。

小和尚是在网上淘的，名叫“不说”，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不听”，一个叫“不看”。我尤其喜欢“不说”，喜欢这个大头矮胖子，双手揣在黑色道袍的长袖里，嘴巴紧闭着，眼合得光溜溜的，光头上有九个戒疤，拙朴雅致，妙趣横生。除了喜欢他呆萌傻楞的样子，我更喜欢他蕴含着禅意的名字。为啥不说？我猜想，也许是不能说，说了会给别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善良的小和尚；也许是不敢说，说了会给自己带来祸端，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小和尚；也许是不想说，说了也白说，这是一个活得无比通透的小和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在小老鼠的见证下，双手合十，给小和尚鞠了三躬，算是拜了“师傅”。以后每次泡茶，我都会来个“提壶灌顶”，用头道茶浇一下“不说”师傅和小老鼠，行家谓之养茶宠，我却只为好玩。

以前在街上的茶馆喝茶的时候，茶馆里播放的音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茶和音乐是不能分开的，茶乐相伴，其乐无穷。于是，我把一对用了多年的酒红色牛角形蓝牙音响隐藏在茶水柜下面，它们像一对秘密武器，随时会传出悠远的古琴声或者古筝曲，有时候也会传出一阵风声或者雨声来。喝一口茶，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一位衣

袂飘飘的古人在下雪天，坐在自家庭院弹琴的样子，房子里就好像有了一点古意。女儿小时候用过的一架电钢琴，不舍送人，我就把它搬到书房里，想着以后退休了，好活动活动手指，以预防老年痴呆症。一次，朋友来喝茶，看着那架电钢琴，怂恿我露一手。凭着30年前在师范学校练习脚踏风琴打下的那点基础，我愣是弄出一些声音来。朋友哈哈一笑，调侃我，能用电钢琴模仿驴嚎狗叫，果然是个高手。我就痛批他缺乏感受美的能力，问他，在烟火味十足的住宅楼里，能听到琴声，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朋友听了又哈哈一笑，“夸”我是个奢侈品！其实，跟音响和电钢琴相比，我更喜欢茶桌上的一个流水摆件。这个摆件名叫“呆石”，是个灰黑色的陶制品，呆头呆脑的，长得跟我差不多。但是，“呆石”肚子里装满了水，还有个小水泵，一通电，就灵醒了，就会有流水，是山涧里的那种流水，不急不缓，流进石潭里，击起的声音清脆而不轻佻，饱满而不沉闷。我每次走进书房，第一件事就是叫醒“呆石”，让流水声响起，感觉书房就坐落在一个山脚下，一片树林里，一条小溪边。

我老婆爱养花儿，在我书房里也养了不少，有观叶的，有赏花的，也有

几盆小肉肉，大部分摆在茶桌上或者阳台上，位置又好，采光又好，给书房平添了几分生气。但我最欣赏墙角的一盆绿萝！这盆绿萝自从买回来，就被搁置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它安静地生长着，默默地为那个角落奉献了一抹难得的绿。说实话，我真想喊它一声好兄弟！看着盆盆罐罐里长势正好的花花草草，我夸老婆花儿养得好，并模仿领导讲话的口气，背了一段红头文件里的官话：“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但凡受过表扬的人，都会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书房里的花儿越来越多了，开得越来越好了，好像真的有天人感应一样！

一天下午，老婆说，墙上缺两幅字画。我觉得也是，两面墙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确是一种缺憾。我通过一个朋友帮忙，请雷老师写了一副六尺横幅“岁月静好”，挂在书柜对面的墙上，刚好应景。另一个朋友手里有高老师的三幅字画，正要送我一幅，我选了一副禅意画，画上题着两句话：“花开花落两皆好，退步原比进步高”，说真的，我不懂画，我是因为喜欢这两句话，才喜欢这幅画的。之后，我又厚着脸皮拿

到了方老师写的一副字“茶闲庐静”，挂在通往书房的走廊上，既装饰了走廊，又兼有门牌的功能。本来，我想让方老师写“遇见茶”三个字，这是我一首诗的标题，方老师把我的意思升华了，意境马上就不一样了，方家还真是方家，不服不行。我去方老师家取字的时候，方老师说，高老师曾对人讲，“家有高字步步高”，他也送我一句话：“家有方字是成方家”。谢过方老师，我心想，这两位老师广告做得这么好，他们要是联手开个广告公司，一定挣得盆满钵满，数钱数到手软。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生无可恋。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是有所恋的，我深深地恋上了这间书房。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坐在茶桌前的圈椅里，哪里也懒得去，我觉得那把圈椅是世界上最适合我的一把椅子！茶桌原来摆在书房中央，不偏不倚，中规中矩，但是离窗户较远，视野不够开阔。后来，我把茶桌移到靠窗户的位置，眼前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朋友曾经问我，老是窝在那把圈椅里，不寂寞吗？我告诉朋友：“如果我是一名裁判，就让一群人的狂欢输给一个人的寂寞！”我不怕寂寞，倒是有点害怕闹腾，我宁可守着一个人的寂

寞，也不想去凑那些所谓的热闹。我知道，热闹过后就是空虚，像黑洞一样的空虚！空虚过后，就是迷茫，像在十字路口迷失方向一样迷茫。与其那样，还不如笃定就窝在那把圈椅里！况且，在那把圈椅里，我更多的感觉是无比自在，而不是寂寞；在那把圈椅里，我是简单的，安静的，也是真实的、丰富的！随便打开一本大字版的书，无事乱翻书，翻到哪页算哪页。兴致来了，就在一只铜香炉里点一盘沉香，看着一缕青烟扶摇直上，瞬息万变，像极了无常的人生。有一次，我的目光随着那缕青烟摇曳的方向慢慢移向窗外，无意间发现天上的几朵白云，正骑在对面那座住宅楼的脖子上，居高临下，打量着脚下的这个世界。我想，它们一定看清了单元楼里的世俗生活，也看清了被无边的欲望撑得又肥又大又虚妄的人间。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书房里感觉最好的时候是在冬日的午后。窗前，两座住宅楼并排而立，像一对不离不弃铁哥们，一个用左肩，一个用右肩，合力扶起太阳，把它挂在两座楼中间的天幕上，像一枚金灿灿的勋章。温暖、祥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如水一样洒在我的书柜上、茶桌上、花盆上，洒在我身上，也洒在我心里。先是感觉到眼前亮堂堂的，接着就感觉

到暖洋洋的，也懒洋洋的，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丽江狮子山上那个名叫“虚度一生”的茶馆，想起跟一群驴友在这个茶馆虚度的那个慵懒的下午。这样想着，就庆幸当初腾出阳房子做书房，是一个多么正确而伟大的决定。喝茶间隙，我会习惯性地歪着头，享受午后的阳光，无意间，我发现阳光经过眼镜片的折射，会变成一道五彩斑斓的炫目的光，像暗夜里小孩子手里的一根荧光棒，更像一杯悬在空中的蕴含着丰富人生况味的鸡尾酒！

我书房里挂着两层窗帘，一层纱帘，一层遮光帘。我曾试着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起来，那感觉很差劲，相当于大白天悄悄蒙上自己的眼睛，假装看不见世界，其实，世界就在那里。我也曾试着拉上薄薄的纱帘，打量外面的世界，却总是雾里看花，看不见世界的真相。试来试去，还是觉得把窗帘完全拉开好，可以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我看清了马路上喘着粗气的汽车和匆匆忙忙的行人，看清了马路对面的医院和写字楼，也看清了街道拐角藏污纳垢的垃圾箱和任劳任怨的清洁工，但我始终跟外面的世界保持一层窗玻璃的距离，我以为，这是我跟世界和睦相处的最好的方式。窗外众声喧哗，

我拥有一间安静的房子，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窗外尘土飞扬，我拥有一间干净的房子，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

一个人在世上行走，如果能拥有一个精神后花园，该是多么富有，哪怕这个后花园很小，很小！我的书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置身其中，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天高地远，安顿我的一颗心，足够了。在我看来，其中的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个可以随时对话的朋友，每一首曲子里都藏着万水千山，每一株花里都藏着一年四季，每一壶茶里都藏着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我又一个人瞎想，假如这间房子里没有书，没有茶，没有音乐，没有花草，没有字画，没有“呆石”，没有“不说”师傅，没有小老鼠，没有铜香炉，我还会这么留恋它吗？答案是否定的。再设想一下，这间房子虽然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如果四壁贴满金皮，我会如此留恋它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可是，这些东西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从功利的角度看，除了茶可以解渴，其它东西根本没什么实际用处。然而，无用之用，乃是大用。在我心里，这些没用的东西都是十分美好的，尽管它们非常细碎，甚至细碎得不值一提，但我留恋的，恰恰就是这一房子细碎的美好！

## 石嘴雄镇和路遥小镇

◇ 曹 洁

这个黎明必将被远去的将士、邮差、走夫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惊醒。

数百年前，也是这样平平常常的黎明，一个藏在黄土高原深处的古驿站，悄悄亮起灯火，仿佛漆黑的大山睁开了眼。驿卒张缩起温热的身子，闪出门来，紧裹着一身冷风，走到马棚前，开始张罗马匹；马吃足了草料，打着响鼻，踢腾着四蹄，似乎等不及踏入又一段征程，扬蹄飞奔。驿卒薛努力睁开微醺的眼睛，打开门栓，浓稠的夜色黑墨一样泼进来，倾洒入驿站的每一个角落。驿丞李走在院中，来回逡巡，他掌管着驿站车马迎送之事，不敢有丝毫懈怠。看似不主动参与任何一个环节，一双眼睛却不歇着，他绝对不敢忽略一个小小细节。驿丞和驿卒，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闹腾了好

一阵子，人、马、车，鱼贯而出，涌入黑夜，转瞬就被吞没了，不见一丝踪影。

驿站门口外悬挂的那一盏长明灯，渐渐暗淡下去了。

黑暗是装不满的府库，大山、河水、车马、行人和货物，永远也不会使黑夜拥挤。车马的杂沓之声尚未远去，无边的黑转瞬就变得空荡荡了。这小小的驿站也是一个神秘的大容器，一拨北上，一拨南来，驿站没有增益，也没有减损。人、马、车，虽然有时也是急急匆匆的，日子却井然有序，一天一天走过去。多少年来，山内的世界没有被连绵起伏的大山隔绝，大概就得益于这一条驿道，漫漫长路，穿山、钻沟、过河，连着山内的村庄，也通向外面的世界。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石嘴驿

镇，因数百年前设置驿站而得名。石嘴驿，这是一个被人们常常念叨在嘴边的名字，但就地貌特征而言，这个含“嘴”字的地名，似乎无法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信息，唯一能够承接其历史人文气脉的是“驿”，抑或“驿站”。

石嘴驿，原名“石嘴岔驿”，始设于明·洪武初年。明清时期，石嘴岔驿，北及榆塞，东通晋豫，南连汉沔，缘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明清驿道上的重要一站，由安定（子长）、延长、延川、安塞、清涧五县共同管理使用，各备驿夫走递。从延安府至榆林镇这条驿道，从肤施县金明驿开始，依次走过延长甘谷驿、延川文安驿、清涧奢延驿、清涧石嘴驿、绥德青阳驿、米脂银川驿、榆林鱼河驿，向北直达榆林镇，共计8站305公里，各个驿站之间相隔30公里、35公里、40公里、45公里不等。8个驿站，宛若漫漫旅程中点亮了一盏盏灯火。对长途远行者而言，凛冽的寒春、灼热的盛夏、萧瑟的深秋、暗沉的冬夜，驿站是一个温暖光明的所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萌发于夏商，成形于秦汉，繁盛于唐宋。驿站，是古代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补给、换马的场所，在我国

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完成着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

古老苍凉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中，石嘴岔驿，以自一山川的温润，交递着南来北往的官方信息，也滋养着朴素繁盛的民间日常。想当初，一季又一季，一批又一批驿卒，奔走在古老的驿道上，何等辛苦艰难，所幸漫长的旅途中有一座座驿馆如灯火，串联起一条光明的通道，带他们往，也带他们回。

多年以后，驿站走向式微，石嘴驿却并没有被深锁山中。作为一条南北大道的重要连接点，她依然承载着南来北往的人、车、马。后来，邮政事业慢慢兴起，邮驿功能逐步有所扩展，最后被新生事物取代，但“驿站”这个古老的词汇被保留下来，民间口语乃至书面表达中，“岔”字音节从唇边滑过，悄无声息地落地，化入尘土，“石嘴岔驿”被呼作“石嘴驿”，依然伴随着百姓日常与时代发展。

之后多少岁月，一个又一个黎明，一支驼队刚刚远去，一串赶牲灵的铃铛

又洒下一路。一个个清脆的音节，坠地有声，呼应着，回响着，似乎要荡开黑暗的夜色。沉睡的大山还没有完全醒来，彼此牵挽，就像一条从未断开过的链子，护佑着世世代代安居山窝的子民。山脚下便是那条不知名的河水，流淌不息。山怎么走，水就跟着怎么走，山环水绕，形成一道蜿蜒纵深的天然峡谷，像一条盘曲的长龙。九里山，是这条蛟龙昂起的头颅，九里山上五龙岭，五龙岭上五龙氏，成为当地百姓口头传说中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先祖。

九里山海拔 1200 米以上，它不只是那个久远传说的诞生地，也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制高点，更是清涧河流域和无定河流域的分界，以九里山为原点，南坡与北坡，双向延伸，南向乐堂堡乡，北往石嘴驿镇。不同流域居住的百姓，其方言、饮食、风俗等也大有不同，滋养出多种风情文化。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造化总是如此奇妙而富有永恒的现实意义，一条河有阴阳，一座山有阴阳，一条道上也走着阴阳相合的传说和故事。那些远去的日子，驼队、马车载着茶叶、丝绸和瓷器，载着皮草、牛羊和盐巴，也装满赶脚人的辛苦、疲惫和热望，陪伴他们的不只是天赋灵性的牲灵，也有怀里揣着的女人。

日夜奔走的旅途中，他们走活了路，走活了商，也走活了心。

多年后，这个深秋的黎明，青色的天幕下，起伏的山脊线渐渐凸出清晰的轮廓。山野中，灯火如星，亮着眼睛，鸡鸣狗吠，车马奔腾，石嘴驿镇，还是如初景象。浓雾迷漫的清晨，我们走上九里山之巅，对着一座高高的烽燧，谈论当年它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军事作用。一大片割了穗子的红高粱，茎秆空荡荡的，依然齐齐整整地站在土地上，似乎是默默陪伴这烽燧的百万士卒。我靠近它，从它风雨侵蚀的身体中，小心翼翼地拔出一根铁钉子，足有三寸长，铁锈苍黑。无人知晓，这铁的质地究竟在这站立的黄土中生长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清风拂过，细雨迷蒙，我们从九里山下来，从河的这头渡桥，走向河的对岸。我弹跳着走过一片湿漉漉的菜园子，站在一畦西红柿菜地旁，仰头看着一块嵌入高墙的石匾。那层老旧的黄土墙皮已经剥落殆尽，一块温黄的大石匾，被众多的石头簇拥着，像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累得睡着了。匾上镌刻着“石嘴英雄镇”四个大字，刻痕清晰，笔力遒劲，虽然被岁月风雨严重侵蚀，依然雄立于高墙之上。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身着绿色的邮递服，站上高墙头，向我招手。他俯下身，用手指着那块石匾给我们看，热心地讲述着。我眯起眼睛仔细看，他高大的身躯风尘仆仆，似乎略显疲惫，仿佛正打马归来，刚刚将一封插着鸡毛的邮件送入一双温暖的大手。

这样陌生而熟悉的场景，多少给人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古往今来，多少岁月如风而逝，石嘴驿镇，依然是这条水龙饱满的腹部，片片鳞羽，蓄了满满一泓传说和故事。

我退出菜园子，疾步走上一面石砌斜坡，来到一座老院子。三孔石窑，门窗上的绿色油漆已经褪淡了；几间平房，也是旧绿色，挂一块黄色牌子——石嘴驿邮政代办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6:00。本地区邮政编码：718302。门前，一辆老旧的摩托车上挂着一只旧邮包，似乎多年未取下来。他憨厚地笑着，一边和我们打招呼，一边拍打着邮包上的泥土。

原来，这就是石嘴驿老邮政所。他叫李东龙，今年 39 岁，1997 年入邮政系统工作。当年，他第一次走进清涧县高杰村乡邮电所的时候，刚刚 17 岁。那时派送电报、信件、包裹，主要靠步递，工资只有几十元。后来才有了辆自行车，

稍微轻便一些。1998 年深秋的一次邮递，他至今未忘。那天，电报送到乡间时已经是下午，这个电报很重要，必须当晚送给刘家山村的收件人，以便他第二天一早赶着班车入城。下午六点多，他骑着自行车出发了，翻山越岭，赶着去送电报。返回的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一个人在山上走，他很害怕，又不敢放开声，就低声哭，眼泪淌了满脸。山路蜿蜒，他很晚才走到外婆家，怕得出了好几身冷汗。

1999 年，他调入石嘴驿镇邮电所。当时有三个员工，后来老邮递员都退休了，就剩了他一个人，守着一个人的邮政所。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经少有信件和电报，但还有不少包裹，每一天，他都分类、分批次送到各村村委会，再由村委会通知取件人领取。

“你现在每月领多少工资？”

这个问题，我问得很不好意思，欲言又止，声音很低。

“3000 元。”他听得清楚，答得明白，憨厚地笑着，笑出了声。

我站在他面前，听他不慌不忙地讲述，没有怨言，没有不平。驿站不在了，邮驿还在，从 17 岁到 39 岁，二十多年的邮驿生活，把一个胆小青涩的少年磨练成稳重成熟的汉子。多少年来，一个

人的邮政所，他守着一个院子，守着一辆老旧的摩托车，守着一批批新旧更替的邮件，带着它们抵达，或远送它们从此地出发。

邮，古时繁体写为“郵”。“郵”，即边陲城邑。这个字，一旦担负了往来传递的事务，便不只是边陲城邑的小角色。它以点串线，交错牵连，形成一个细密的大网络，网络地域，传递信息，传承文化，擎举着文明之火，在历史舞台上，灼灼而亮，再未熄灭，再未退出。

李东龙说，他的姨父、姐夫都是乡村邮递员。当然，乡村邮递员不只是他们，多少年来，有多少邮递员背负着沉甸甸的邮件包，在黄土高原上孤独前行。不论烈日、寒风、大雨、冰雪，他们奔走在乡村土道上，穿梭于深山峡谷，风餐露宿，遭遇着劳顿、艰辛、甚至灾难。那些忙碌奔走的身影，履行着邮递员的本职使命，也诠释着公民的责任担当；传递着亲情和希望，也记录着乡村的变迁。我们相信，他将一直守护下去，陪伴他的还有那块嵌入墙体的石匾。

这是时光赋予他最丰厚的礼物。

一骑绝尘烟，已是数百年。石嘴驿，这个古老的驿站，马蹄奔过，驼队走过，牛车碾过，走夫的赤脚踏过，一群蚂蚁多次搬家。很多故事走完了，很多故事

又在续写。如今，石嘴驿镇，依然端坐原点，辐射出枣林子沟、盆子沟、柳沟、西沟、牛家沟、惠家沟、贾家沟、李家西沟、桥渠、冯家渠、张家渠、王家堡、康家湾、拓家湾、王家砭、师家川、吴家河、徐家河、慕家河、糜山河、盘石岔、二郎岔、神嘴、榆湾子、宋家坪、呼家塌……这些以沟、渠、堡、湾、砭、川、河、岔、嘴、坪、塌等地理名词命名的村庄，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王家堡，这是一个平凡世界里的平凡村庄。70年前，一个男孩诞生在黄土坡上一孔老窑洞里，忍受着饥饿和贫寒，长大成人，给世界留了一个平凡的世界；70年后，他依然站在村庄老院，手指间，一支青烟袅袅，抽不尽人间慈悲。村前那条河水流淌不息，河水两岸，石头砌成一道长墙，嵌入院落、门洞、石窑、石碾和石磨。这些独具特色的陕北民间文化元素，和着潺潺水流，柔软着岁月沧桑。

深秋傍晚，那个被村民们称作“包工头”的石嘴驿镇镇长杨贺，一双运动鞋沾满泥巴，走过一处处施工现场，细细查看，耐心叮嘱，角角落落，不肯放过。他用包扎过的有点变形的手指，指着一块大理石上的四个大字——路遥小镇，一脸兴奋地与我们畅谈那个古典而现代

的“驿站”梦想。

这个黄土地上的诗人，他忍着指骨的疼痛，却忍不住对石嘴驿的深爱。作为一名工作踏实、业绩出色的乡镇镇长，他是把石嘴驿当作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大驿站，更把石嘴驿当作乡村振兴的一个大作品，踏踏实实走过每一步。扎根石嘴驿整整五年了，他心里始终装着那个并不遥远的梦——他是要把石嘴驿这个古老的“驿站”之门重新打开，热诚守候每一个行走在生命驿道的人，为他们点亮指明方向的灯塔，为他们前行的漫漫长路补足水分和养料。

很多年过去了，石嘴驿镇，虽然早已失却了当初的驿站功能，但历史不曾遗落这个山河秀美的地方，她依然是那个传递文明星火的边陲小镇。不管是“石嘴雄镇”，还是“路遥小镇”，一个古老驿站的前世今生，延续着一个又一个民生传奇，马蹄和脚步声，猎猎生风。我们宁愿相信，一个黎明和一个夜晚之间的距离，不过是一弯木轮柔韧滑行的弧度。不管岁月长风多少次碾过古道车辙，粗糙而细腻的历史纹理深处，尘土与水汽，必将生出斑斓琉璃，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浓深的夜色中，坐在石嘴驿“路遥

小镇”隔世的光阴里，不知今夕何夕。那一盏盏红灯笼，那染着风霜的马车和木铎声，把那些遥远的故人和故事带到面前，不自觉就成为其中的一个。仿佛耳闻车辚辚、马萧萧，一队又一队征人，自远而近，自近而远；一批批官员、商人、脚夫，在此打尖歇脚后，整装再行，北上，或者南下，走向通途。

我欣喜地发现，当时间的水流过滤了岁月的泥沙，我们终究渴望回到的地方，依然是站在清冽的泉水旁，说一些朴素的话，获得一些朴素的暖意。有人说：苍龙以海为驿，蛟蟒以池为驿，鹰隼以天地为驿，人类则以红尘逆旅为驿。其实，生命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抵达，途中所遇风景、风物、人事都是人生旅途中温暖光明驿站。人类的故乡不只在出生地，也在成长中的每一处故地，更在丛林、草原、山河。

走过活着的石嘴驿镇，我补足了水分，悄悄走向下一个人生驿站，前面山河，尽是坦途。我相信，一个人，一定会在山河岁月中走得自在，走得干净，走得饱满，走得没有风尘气，走出刚劲、韧性和弹力，走出山一样的姿态，走出水一样的曲线。

## 旧事二题

◇ 吴婷婷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旧事重提更知今日来之不易，陕北建设突飞猛进，饮水思源，应不忘当初之艰辛。

### 回 家

现在的交通好方便，无论是到哪里，又有高铁又有高速公路，又有飞机又有轮船，可以说，海陆空全方位，立体交通。交通的发达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就是到地球那一边万里之遥的国家，飞机也就十几个小时。我要说的不是现在的交通，而是上世纪，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时的交通，更加觉得现在生活的美好。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我大学毕业，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清涧工作，我父母的家则

在西安，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从陕北回到西安探亲的路上，发生的真实事情。或许现在的年轻人听到我说的事情，认为是天方夜谭，是讲故事，但这的确确是我的亲身经历。

要说那个年代想从清涧到西安，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天一趟的长途汽车，从石嘴驿经岔口到延安客运站，再从延安到铜川，再买从铜川去西安的火车，每个换乘地如果买不到车票或中途耽搁，就得再等一天，交通非常不方便。我当时在石咀驿工作，单位对面隔一条小河就是国道，南来北往的运货载客汽车、马车，连接了上下交通，只要想法能搭上一辆车，就能出陕北到全国。我是幸运的，单位就在国道旁，比起那些

要翻山越岭才能拦到车的人们要强许多。那是一个寒假，我照例准备回家和父母家人一起过春节，那时还没有春运的概念，大概返家的人多，一连几天都拦不到车，那真是归心似箭却走不了，春节日益临近，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恰好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绥德公路管理站工作，这个同事看我这着急的样子，就伸出援手。用自行车先把我带到绥德，再让他亲戚帮我找辆车搭我，可能是车确实难找，次日一早，他亲戚说，找到一辆货车，驾驶室没位置了，可以让我坐后面车斗里，只要能回家，车斗就车斗，我毫不犹豫的爬上去，车斗里有几块用来盖货的帆布，我扯上一块，垫着就坐在车斗地上，心里挺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

车开了没多久，天公不作美，飘起来小雪，我饥寒交迫，人冻得嗖嗖抖，咋办？还好，车斗里有一块蓬布，我把整个人钻进这块帆布下，半躺着，就这样，底下铺的帆布，上面盖的也是帆布，心里念叨着坚持坚持，千万别感冒了，就这样颠簸着到了延安。进延安时，天已经黑了。师傅把车停在一家货运站的停车场里，我钻出帆

布，问，到了？师傅说到延安了，你自己去客运站吧，我只能拉你到这了。我千恩万谢，背上包包，向不远的客运站走去。客运站里当天的车已经没有了，我赶紧买了第二天的车票，接下来就是找过夜的地方，车站附近的旅店已经都客满了，根本没有床位。晚上，在哪里度过呢？外面还飘着雪花。我只好又回到候车室，转来转去，正好碰到一个石咀驿的老乡。他的父亲好像是在吐鲁番地区当个什么书记。她是要去探亲过春节的，我们就在候车室聊着天。延安的冬天还是很冷的，候车室大厅里有几个火炉，大家围着火炉坐在那儿，等着天明。已经快到了晚上11点多，这时有个旅客从外面进来说，对面山上的一个招待所好像还有床位，我过去看一看，果然有一个床位，只不过是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睡个大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个地方睡觉，总比坐着等天明强。那时候的旅店条件是非常差的，我随便洗了洗脸就到房间里去睡了。大炕上已经躺了不少人，头朝外脚朝里对号入座，我旁边是一个老人家。看样子总有六七十岁了。大通铺，人挨人，

也没有什么边界，老太太就睡在我旁边，脸对脸相互吹口气都能感觉到。我早就疲惫不堪，钻进被窝里就准备睡了，那位老人家还坐着，我想她也快该睡了，没想到她把棉袄一脱，里面完全是光身子。光咚咚穿着一件大棉袄。接下来的举动更让我吃惊，只见她光着身子专心致志地坐在炕上抓棉袄里的虱子。抓到一个，放在嘴里嘎嘣一声，天呐，我虽然躺着，一夜无眠。次日一早我就收拾好东西，赶紧去客运站等着坐车。一路无语，总算到了铜川。

到铜川已不早了，客车到达时间和火车的发车时间间隔很短，我也顾不上细想，赶快就去火车站，买了票就等着上车，铜川车站，上车的人很多，非常挤。好在那时的我身强力壮，东西也不多，很快就挤上了车，找到了一个座位坐下，刚坐下就听见有人惊叫和撕心裂肺的哭声。原来是有个女青年在挤火车的时背包带被人割断了，整个包被偷走了。人多，挤车时她完全没有感觉，火车开动后才发现包没了。这个女的是北京到延安地区插队的知青，大家问她包里有什么，她说那是她一年劳动辛苦攒下的一点钱，还有证明文件等等。嘴里念念叨

叨，人都有点傻了。大家除了同情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到西安，都听见她在哭泣，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几十年过去，当时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终于到西安了，已是晚上10点多，因为当时的交通很不便利，晚上公交车已没有了，只能靠两条腿走回家。冬天的夜晚，饥寒交迫，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我家在兴庆公园附近，要出城，心里直发怵，是走回去，还是在火车站等到天亮，走吧心里害怕，不走吧，好不容易到西安了，不赶紧回家，在火车站过夜，实在心有不甘。

正在犹豫纠结的时候，有一个女的走到我跟前说，你怎么不走啊？我说你干嘛？她说我想回去，有点害怕，咱们是不是结个伴？我说你家在哪？她说在韩森寨。我一听和我是同路的，心里非常高兴，原来她也是在发愁，于是我们两个陌生人结伴而行。北方冬天的夜晚，风高夜黑。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也少。那时哪有私家车呀。公交车早就收车了。单位的司机也都下班了。偶尔有几辆货车轰鸣着擦肩而过，我和那个结伴而行的她，快步沿着解放路从北城墙的车站向南城墙的和平门走去。路灯暗

淡，闪着幽暗的光，两边的商铺房屋像魑魅魍魉，虎视眈眈的瞅着过客。枯树枝在风中张牙舞爪，我俩低头匆匆赶路，心里都盼着早点到家。穿过和平门，就算出了城，向东拐离家越来越近，心情也越来越放松。就在这时，“救命啊救命啊”一个女人凄厉的惨叫声犹如晴天霹雳，把我俩刚刚舒缓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你叫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和同伴对视了一眼，心里都在想，遇到强奸犯作案了？声音是从兴庆公园围墙下的树林里发出。我俩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接着又听见扭打搏斗的声音。就在我俩准备见义勇为往声音方向过去时，突然又传来唧唧我我的嬉笑怒骂声，是一对小情侣在黑暗中打情骂俏？天呐，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早已惊出一身冷汗。我俩喘口气，莞尔一笑。继续我们回家的脚步，宿舍区门口，我和路伴分手，我问她要不要先到我家来，天亮了再走，她和我一样回家心切，拒绝了我的好意，她继续往韩森寨走去。望着她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我转身进了我家所在的宿舍区，当咚咚的敲门声把家人惊醒，窗户亮出了灯光，我才真正松了口气，我到家了！

## 调 动

异地恋这个词，是当今一个经常用到和听到的词。可是在70年代，谈朋友就是谈朋友，不管是在一个城市还是在两个城市，都叫做谈朋友，搞对象。没有异地恋之说。即使结为夫妻了，如果在两个地方工作，生活，也不叫异地恋，而叫做两地生活。两地生活的夫妻不能互相照顾，像单身生活一样。双方的联系全靠书信来往，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手机。尤其是生了孩子以后，生活上困难很多。这时，如果想要调到一个城市工作，那就要申请调动，俗称调爱，大概意思是夫妻爱人要调在一起，以便互相照顾。

这事如果放到现在，那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是夫妻之间的私事，只要双方商量好，一方辞职到另一方的城市找个工作就行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有困难也是双方自己没有考虑好，不想为对方做让步。但是在70年代，可就不同了，由于到哪里工作都要把人事档案带到哪里，没有组织上的同意，夫妻两个想调到一起，那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如果不管不顾投奔到对方工作的地

方，那就会丢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丢掉不可能再找到的所谓铁饭碗拿工资的工作，甚至可能成为黑人黑户，这样的结果会很严重。所以一般情况下，调动都是要经过组织批准，而不能轻易随意而为。

我爱人大学毕业后分到山西太原，而我分到陕北清涧，恋爱阶段用现代话说，就是标准的异地恋。那时候社会诱惑少。什么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婚外情，第三者之类的事情很少听说。我有寒暑假，一般就是利用假期回西安看父母。我爱人在厂里，没有寒暑假，通常一年只有十来天探亲假，还要去上海探他的父母。所以我们谈恋爱基本上是不见面的，全靠书信来往。记得，那时候几天一封信如同写日记，如果保留到现在，可以出两地书的了。结婚后，我们这就属于两地生活了。他要看父母又要和我相聚，怎么办呢？于是他在厂里有机会就加班，积攒工休假，或在我暑假时，分别去上海看他父母，在那里我们才得以团聚，或来西安看我和我的父母，小住上几天。不是婆家就是娘家。唯有到石嘴驿来看我，算是真正的两人世界，这种牛郎织女般你来我往，显然不是长

久之计，解决办法就只能是申请调动。那么我们两个是谁往谁那边调呢？因为我爱人来石嘴驿探亲，感觉这里也很不错，青山绿水，小河潺潺，同事，学生对他都很热情，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因此他对清涧的印象，非常好。他是交大电机系毕业，觉得清涧那时还没有电，正在筹建东风水电站，他能有有用武之地，经商议，决定先由他打报告，要求调到清涧来。

可惜计划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太原这边根本不放人，公司说我们为了要一个学高电压专业的人才，打了很多报告，好不容易要到你这个专业对口，大学期间各科成绩都是5分的人才，哪能轻易放走？

可是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73年暑假，我和老公在上海相聚后，途经西安，顺便看看父母，便准备回石嘴驿上班。一天下午，我突觉腹痛难忍，母亲陪我去医院。给我看病的医生是个很有经验的大夫，稍一检查，就让我办住院手续。当时我们没觉着有多么严重的事情，我妈妈回家去拿脸盆呀什么的住院用品，我自己就先进病房了。因为我母亲岁数也大了，晚上，也不可能陪我，

当天我就一个人在病房里，护士看见我说，你怎么没有家属陪护？我说，要什么人呀？我自己就可以的。护士说，你这个病非常严重，有可能会大出血的，随时有生命危险，身边一定要有家属陪护。叫他这么一说，吓得我六神无主头晕目眩。立刻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我妈妈来医院，医生说我这是宫外孕，非常危险，有可能大出血，必须要做大手术。于是，我妈妈只好发电报，给也是刚刚回到厂里的女婿。让他马上到西安来。无奈他也是探亲，刚刚从上海回厂里，只好又立即请假来到西安，在医院陪护，就这样为了照顾我，在病房打地铺睡了整整40多天。

病愈出院后，我们切实地感到，这样分开两地的生活实在不能长久下去，必须设法尽快调到一起。既然太原那边没有放人的可能，那只能是我动了。于是，等病养好，重返石咀驿后，我就开始了申请调去山西的历程。

一旦确定了方向，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接下来就是行动了。我没有采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泼妇做法，而是很理性的设法解决问题，现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招数。第一是提出申请，书信轰炸。

就是隔三差五给县里有关领导，政工处，教育局写信，陈情我的困难和现实状况。再三提出我要求调动的申请。以博得领导同情，说来可笑，我把我的所有文学功底和书法基础都用在了写申请上，可以说发挥的淋漓尽致。工整的小楷，谦卑的口吻，咬文嚼字，生动感人。比如，“冒昧唐突，修此书信”，“困难确实，唯望特许”，“尚希明鉴，费神相助”，“所恳之事，若蒙慨允不甚感激之至”。“泪眼婆娑，感激涕零。”“唏嘘不已，但求准许”，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是登门拜访，“三顾茅庐”。偶尔遇到节假日，我在同事和老师的帮助下，在国道上拦个顺风车就去县城了。通常长途汽车较难碰上，爬上拉货的卡车还算方便。现在想想，也够冒险的，幸好没遇见过坏人，一般把我拉到岔口，我自己走到城里。记得有一次还是学生用自行车把我带进城的呢！进城后，就找管人事的教育局政工科。胆大时我还找过县委书记，县长，主任。这里还有段花边新闻八卦故事。一次，我又在县里晃荡，想打听书记家在哪，晃荡中感觉有个人一直在跟踪我。我快走，他快

走，我慢走他慢走，吓得我直流冷汗。最后我在一个商店门口停下来，心想，在这人多的地方，你能把我怎的！不料这人马上走了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哪里的？张口就要和我做朋友。我说你这样，我要告你到书记那了，没料到他一听到书记那，他反而高兴地说好呀，那咱们就去，说完便熟门熟路的就往书记家走去，我正好要找书记家，见他并没往人少的地方去，就跟着他去了，结果真的找到了书记家。他门都不拍，就进去了，书记果然认识他。把我让进去，耐心的听我说明来意，聊天中，书记还告诉我带我进去的这个人是个花痴，他的父亲是在新疆那边做领导工作的，似乎还是个不小的官。因为这个孩子脑子有病，就把他送回到清涧老家，县城他的叔叔还是伯伯家。听书记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清涧县城也不大，估计那时候县城里的老人，还能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这在，我也算是遇到了一件奇葩的事。清涧县城的领导，上至书记、主任，下至科长局长，态度都非常好。平易近人，体恤民情，我跟他们提出要调动的申请，他们也都很能理解。没有一口回绝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第三是依靠组织。商量调动。既然太原方面不肯放我爱人调离，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和清涧的领导沟通，他们主动发出了商调函。并和清涧的人事机构做了沟通。学校方面，也帮我反映了情况。还有一个事，也不知道是不是起了作用，也算是个奇遇吧。有一次我到绥德出差，遇到了榆林专区的一个头头，此人是新四军红小鬼出身的老革命。他的侄子，正好在我爱人的总公司里当军代表。听到我的情况，主动答应帮我在清涧和太原两地沟通。

总之经过了不懈的努力，我于七五年底终于得到双方的正式公函，清涧同意放人，太原同意接收。真正离开清涧的时候，心里还真有些不舍，同事和当时在校的学生送我到路口。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念道，别了！我的清涧！别了！我的石嘴驿中学！

31年弹指一挥间，2006年，我重回故地，才知道石嘴驿的其他老师先后也都离开了清涧，李维宁夫妇回到了西安。李锡强老师回了福建。我的不少学生也到了领导岗位。事过境迁，抚今追昔，让我感慨万千！

## 木家山上学记

◇ 贺海波

“小爱同学，播放米小圈上学记”。每天晚上和中午睡觉前，儿子总是会雷打不动地让机器人讲这个故事。他非常喜欢听米小圈上学故事，有时候听的哈哈大笑，在地板上东倒西歪，有时候听的屏住呼吸，趴在床上纹丝不动。一年下来，从米小圈上学的一年级开始，已经播到四年级了。我也每天跟着听，大概了解到里面讲的是米小圈和同桌、同学之间的一些日常学习、玩耍、打闹的事情，也有小朋友和老师、家长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说实话我对里面故事内容不太感兴趣，但只要这个故事的名字和音乐放出来，我潜意识地就出现了自己上学时的场景，虽然耳朵在听米小圈上学记，但思绪早就飘进了当年上学时的情形中。

七八十年代那会，每个村都有一个

公办小学，孩子们都在那里上学，我们木家山村也不例外，村里办有一个公办学校，学校大概有七八十个学生，规模还算不小。1989年，正在我兴高采烈地期待准备踏入小学念书的时候，父亲却说：“我不打算让你们去公办学校上学，那里学生太多，教的不好，我准备让你上咱自己家办的学校，还说让我们兄妹几个都在自家办的学校念书”。他说，他自己要请老师，办学校。

消息传开后，村里另外有3户人家也表示愿意一块办学，最后来了2家，就这样，规模大小为3个小朋友的学校就准备启动了。由于父亲是主要组织者，并且是“校长”，所以准备教室、请教师、购置桌椅、课本等事情都是由他来统筹考虑。一开始，他就遇到个大麻烦，村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窑洞当教室。功夫

不负有心人，他竟然找到了一个已箍好但没有挖开的窑洞，他和人家商量，自己一个人给他挖开，收拾好，条件是让他免费使用一年当我们的教室。窑洞挖好了，新问题又来了，村里人说有讲究，新窑一般不能给学校教学用。眼看开学时间到了，再不确定教室，意味着我就上不了学。幸好，他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办法，和另外一家人商量：他家在村里出路最不好的一个地方，有一眼旧窑洞，里面放些没用的柴草，把东西腾出来，当做我们的教室，而他答应只要用了这个窑洞，以后他会再帮这家人挖一个窑洞，幸亏这个窑洞是他家的远方亲戚，人也早不在了，也就再没有说合不合适当教室这会事情。就这样，挖两个新窑洞才换到了我们一个破旧教室，用了他近一年的时间。

有了教室，还得准备泥窑、糊窗、做黑板和准备桌凳等具体工作，才能开学。其实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在当时来说每一项都非常艰巨，就说泥窑洞和做黑板这事，自己先要去几十里外河滩挑沙子，再去沟里挑水、山里挑土、赶集买墨，前前后后也用了一个月才弄好。教室的事情算是彻底搞定了，但没有老师，这才是让人头疼的事情。父亲赶集打听了邻村好多的民请教师，但他都没看上，搁现在应该是高薪公开招聘，但

最终没合适人选。他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同村的白老师身上，白老师高中毕业，当过几年民请教师，还写的一手好字，人品好、能力强，但白老师家里太忙，怕顾不上教书，有些推辞。父亲多次拜访，并决定给他当时民请教师行业最高的50元工资，这才说动了白老师。父亲还说，只要白老师家里忙的时候，他愿意去帮助白老师去锄地、收拾庄稼等。就这样，白老师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兼班主任、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书法老师和音乐老师等。

虽然比公办学校迟开学20天，但我们也还是“顺利”地开学了。我们的窑洞教室很小，是个浅窑洞，不足15平米，脚底下刚好摆一个老师办公桌和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还有个小炕，铺着旧席子，炕口放着一个没底的烂锅，常用一个木锅盖盖着。我们一年级三个人，一人拿来一个小箱箱，成三角形摆在小炕上，一般跪着或者腿盘起来坐在炕上听老师上课，当时黑板没晾干不能用，所以一开始在院子里上了两周课。另外两个同学是在教室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才最后决定加入我们学校的，这样也好，至少教师工资他们也能帮忙负担一些。后来听父亲说，即便当时是我一个学生，他也要请一个老师了。

困难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三年级

时候，我们开始有了中期考试，才发现没有考试试卷，等公办学校考完试后，父亲在山里劳动回来后，顾不上吃晚饭，去了一家在公办学校学习上学，但平时成绩不好的学生家里，要到中期考试试卷，借着煤油灯，避开我，怕我提前知道试卷内容，偷偷的、一份一份的手抄下来，第二天给我们考试使用。他还要检验自己的的办学质量，因此每次考试，父亲就决定不去上山劳动了，要自己亲自监考，和老师一起批改试卷，一直看到我的成绩后，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从学校直接去了山里劳动。

后来因为他的坚持和执着，我们私立学校教学质量提高很快，学校人数越来越多。教室也由一个窑洞变成两个窑洞，再变成5个窑洞，最多时候容纳了五个年级的学生，后来经过更换三次校舍，又给人白打了几孔窑洞，请了三四个好老师，几乎把邻村有名气的老师都给挖来了，截止1999年，学生数量达到最大规模时的70个左右。其实从学校设立一直到学校解散，也没有挂一个牌子，也没有过一个正式的学校名字，我们后来都称它为木家山小学，需要交代的是我们的教室一直是破旧窑洞的废弃利用。

木家山小学在我们兄妹几个小学毕

业后，就解散了，村里的孩子又都去了公办的小学读书。但受这种私立教育的影响，村里人都认识到了让孩子读书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要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他们都尽量不再让孩子辍学，力争都考上大学。木家山2009年被陕西日报、华商报、新浪、网易等媒体进行了报道，《陕北沟梁崾上最倔强的教育强音》《清涧一小山村考出36名大学生 供读书主要靠借钱》等新闻报道，还引起了一阵“轰动”，当然新闻报道的主角是他。

有一天，米小圈上学记讲了一个狐假虎威的成语故事，让我也想起了“震耳欲聋”的成语，在每年三月初八的疙瘩庙会后，老师都会布置了一篇作文，在煤油灯下，在父亲的辅导下，我学会了这个形容庙会声音的成语，至今记忆犹新。每天米小圈上学记的背景音乐响起，20年前上学的情形便历历在目，当年的读书和生活气息就会扑面而来。昨天和儿子开玩笑，问他：“为什么天天和你听米小圈上学记故事，但爸爸脑子里想起的都是自己小时候在木家山上学记的故事呢！”他哈哈大笑，毫不犹豫地回答：“等我长大了，我脑子里也会记得贺子瑜上学的故事”。

## 书桌

◇ 贺应光

我家里一直闲置着一个小书桌：桌面和回面是红色的，背面和侧面是原木色的；长尺五许，宽约尺二三，高略过尺；上面是一个小抽屉，底下有一个小仓。放在炕上，低低的，小小的。它，就是我上学时用过的书桌。

我家一直生活在农村，以耕织为业。听长辈们说，祖父曾想让父亲成为读书人，但生活拮据，未能如愿。父亲只读过几天冬学，未上过长班。父亲十二岁时，祖父溘然长逝，就连读冬学也不可能了。

父亲没读什么书，但希望家里能有读书人。隐约记得，我到七八岁的时候，该上学了，可家中不但文房四宝全无，

就连个书桌也没有。父亲于是约定了同村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孩子家长，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定做了四个书桌。开学了，是父亲把做好的书桌从几十里外担回来的。我只记得父亲汗水淋漓地从场坡上担下来四个书桌，小心地放在硷畔上。这些情景，后来回想起来，我才醒悟到，父亲那时担的哪里是书桌呀，他担的是对我们兄妹的希望，担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一个几岁蒙童，那时怎能憬领到这些呢！

到了开学时间，父亲就抱着书桌，领着我去上学。书桌抽屉里常常放着母亲做饭时给我煮的鸡蛋，还放着课本、铅笔和作业本等学习用品，这是必须要

带的。就在这小书桌前，我正式步入读书生活，开始断文识字；就在这小书桌前，我第一次听老师讲孙悟空的故事。书桌前学过的课文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也有少许仍记忆犹新，现在也还能背得出来：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上坐，  
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小学低年级语文课本上学过的一首写月亮的小诗。

锣鼓响，过新年，  
一个爆竹飞上天。  
飞上天，天上空，  
看看祖国怎么样。  
怎么样，好景象，  
到处都有新工厂。  
新工厂，机器响，  
支援农业生产忙。

这是当年小学低年级课本上的一首

歌颂祖国的诗歌。就在这书桌前，第一次跟老师学唱歌，那时候唱的最多的就是王二小放牛的故事：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学校里学歌识字，放学回家后，大人也不指望我们干什么活，于是就和小伙伴们趴在不能上山劳动的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跟前，听他们用嘶哑的细音吟唱他们年轻时候流行的情歌：

大把把辫子红根根，  
辫稍上又绾着两缨缨。  
弯弯眉，杏仁眼，  
樱桃口，红嘴唇……

有时候听老奶奶们讲老古人持斗毛野人的故事，还跟她们学唱开始闹革命时传唱的宣传歌曲；

女孩不缠足，  
又不扎耳朵眼。  
辫子剪成短帽盖，

好像交通员。  
人人来宣传，  
妇女们听一番。  
宣传的话好好听，  
放脚闹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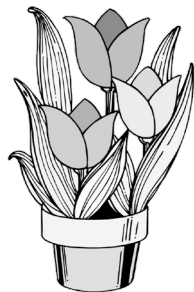
家里学的歌，到学校里和小伙伴们坐在书桌前一起唱，老师听了异样地问：“谁教的，我还不会唱呢！”那时候听得专心，又经常吟唱，所以至现在还没有忘记。从家里到学校，从书桌旁的学习到乡村里的见识，这就是我儿时生活的全部。

渐渐地我长大了，上了初高中，这张书桌再也不适合我上学用了，但很多

家庭作业还是在这桌上完成的。有时，村里人让我写个家信或便条什么的，我常常趴在这桌上为乡亲们代笔。村邻们逢年过节和婚丧嫁娶时，让我写的对联、请柬、祭文等生活应用文字，也离不开这小书桌。

每当我看到书桌上铅笔刀划下的痕迹，看到当年写仿时留下的墨迹，我仿佛又回到了稚嫩的童年生活中：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朋友。  
敬敬礼，握握手，  
团结起来前进，  
前进，前进，进！



# 追梦的模样

——记一群老教师的“烟火气”

◇ 白琳

今宵有乐今朝醉，尝遍百味终不悔。  
人生喜愁几春秋？犹如一锅烩杂碎。

——题记

时间过得真快，一不留神，春节接近尾声。糊里糊涂又回到上班的日子，茫然中，满满的感慨……

大年初一起，亲朋好友聚一块吃喝玩乐不消说。而我，故朋新友互约，废寝忘食疯垒了几天“长城”，搞得身心疲惫。接下来换频道，宅家追剧，几天闭门不出，情绪随着剧情起伏，每天十几集。不只眼睛受累难受，思想也出了问题，患得患失。

晚饭后，楼下溜达，偶遇同事刘峰老师，斜背二胡，爱人红萍笑眯眯跟在

身边，说去请教白根升老师。新春佳节，好多人在疯狂吃喝玩乐，这俩口子可谓别具一格，我为之一振，随他们一道去了白老师那里……

曾几时，羡慕人家弹钢琴，一片激情，投师学习，几节课下来，不了了之；又来兴趣学四弦，家人泼冷水：“背个四弦，像个卖唱的。弹不好，像弹棉花，弹得好，也是冷门儿，不潮流。”刹那间掐灭了学习念头。跟风练瑜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压根儿没真正喜欢过。有灵感时喜欢玩玩文字，刊物和网络平台偶尔露个面孔，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成不了气候。反正真梦假梦做了不少，最终留下一座座海市蜃楼……

梦想学二胡，其实也是早有的念想，

底气不足，一直犹豫中。遇见刘峰夫妇后，冲动变成行动，不用出学费，也没拜师礼，几句话的事，便成刘峰老师的“新徒弟”，他爱人成了我的师姐。

给爱人和同事当老师，师傅没办法严肃，指导在说笑中进行，师姐爱开玩笑，拉一会空弦就歪着脑袋问：“刘师傅，我还行吧？”一副等待表扬的娇样儿，师傅总是笑着回复：“好好，进步很大！”善意的谎言有时更暖心，回眸相视，老夫老妻十足的秀恩爱。熟人都知道，师姐近两年身体不好，做过两次大手术，为了师姐早日康复，师傅变着花样给找乐子，女汉子师姐一如既往豁达开朗，加之被师傅娇惯，变得多了不少女人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牌友催你打牌，酒友催你干杯，跟师傅俩口子在一起，我天天练习基本功。在她们家，除了练习，就是欢声笑语。和爱笑的人在一起，发现生活本来很简单，发现自己其实也特爱笑。笑中追梦，就是反复平淡的拉空弦，奏出的似乎也是美妙的谐音。且不说二胡水平进步多大，感觉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心情愉悦，想法也积极向上，这是年后最踏实的时光，在一

起练习基本功，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最乐呵干的重要事儿。

师傅除了自己教，还带我们请教名师白根升和徐进老师。白根升是中国道情文化传承人之一，编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清涧道情》一书，正在出版发行中。多年来，徐进老师曾是我的老领导，善于思考钻研，退休前后，几度外出拜专业老师为师，苦心学习二胡笛子萨克斯演奏，是“国家级道情传承人”、“陕西十大民歌手”白明理的专职伴奏演员，多次参加国家省市级各种调演活动，身边有不少学员，圈内小有名气。俩位前辈不甘平凡，不愿无聊度日，一直快乐地行走在学习、研究的路上，用奋斗、坚持、努力、担当书写了不一样的退休生活，可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前辈们的故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我的信心更足了。

师姐爱开玩笑，在师傅更面前“任性”：“刘师傅给咱教个123，咱就拉到567”。我们在徐进老师那蹭过几节课后，发现徐老师教学员因材施教，使用难易不同的教材。徐老师一再提醒我们，要想学好，必须把心沉下来，零基础学习，坚持练习基本功，循序渐

进。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规范训练——用徐老师推荐的教材，由浅入深，一步一个脚印地细雕慢琢。

清涧人爱唱爱跳，名声在外，萨克斯协会，道情协会……各种协会如雨后春笋，我虽然没加入，但也进入了有模有样的小圈子，良师益友真不少。其中王世宁和王菊琴这对同学伴侣，众人熟知的清涧高中数学科的中流砥柱，桃李满天下，离岗后，王校长转变角色，以普通教师的身份继续耕耘在教学第一线，闲暇之余，俩口子不忘初心，共追青春时代的艺术梦。即将离岗的惠卫东老师，坚持网上线下同步学习，苦心钻研二胡伴奏，逗趣给自己离岗后准备件心仪的事儿干。师傅刘峰两口子不被疾病所困扰，笑对人生。这一伙人，自由组合，聚在年事已高、热情好客的白根升老师家，笑称一锅羊杂烩。大家伙建了个晋剧曲牌爱好群，利用空闲时间，推敲探讨，练习合奏，表演小节目。我没他们的真功夫，随便拿起白老师家个小家伙，滥竽充数凑一手。每一次活动都乐此不疲，还常常把家属带上一块来

凑红火。

生活是盆羊杂烩，看选择啥滋味，选择对了，身子虽累，心可以飞。依旧是我们，师傅依然对自己抠门，对师姐却百般的照顾；师姐还边任性，边跟着师傅练习基本功；而其他的人，边为了生活继续奔波，边选择自己曾经喜欢的事情默默使劲儿；而我成年后少有的学习激情，这回看来还真有能耐坚持，但愿迎来一场破茧的美丽。随之渐渐明白，人生苦短，普通人一辈子干不来几件大事，抛开年龄，顺其自然，有所乐，有所学，成功也好，失败也罢，经历了就是资本，不需要后悔，人生百味才是真，也许收获连自己都会感到震惊。

万事当自勉，前进需坚持，不问结果，享受过程，选择给自己带来正能量的人相处，找有益身心的事去做，给梦想绽放的机会，让每天的轨迹画成自己踏实喜欢的模样。我暗自鼓励自己，加油！

栏目责编 朱合作

## 农历 农历（三首）

◇ 霍竹山

### 老谷的糜子

在一块原本卧羊的荒地上  
那年，老谷一下种了五十亩糜子  
在犁起一层层黑色的波浪时  
老谷似看到了糜子的丰收景象

谁知糜子出苗实在太稀了  
稀的仿佛云朵遮住的昨夜星辰  
让老谷怀疑起了一个冬天的筹谋  
怀疑他企盼中糜穗的浪花

一场春雨糜苗子开始分蘖  
一丛丛的糜苗子，蛙鸣似的  
只那么一声就处处蛙声了  
一片糜子就绿油油的展开

一个夏天都充气了一样

糜苗子跟着老谷的心思疯长  
长成风了，长成云了  
长成天边的一个绿色海子

干旱歇在去年的天气里了  
雨水却如汗水说来就来了  
锄头自带三分水啊  
可人已走不进蛛网的糜地了

老谷在扎草人儿挥霍时间  
老谷在磨亮一把把的镰刃  
真不敢相信眼前的喜悦  
老谷的梦在一个夏天风起浪涌

乡亲们说老谷的糜穗才叫糜穗  
乡亲们说老谷的秋天才叫秋天  
一个果皮里竟然是两粒饱满的黄金  
一亩糜子竟然五百斤的收获啊

金灿灿的糜子堆成一座小山  
老谷至今还说着那年喜庆的雷声  
说着乡亲们讨要糜穗种子的感慨  
说着那一年大地的丰收

## 还是包头菜

狗日的包头菜  
死下又出了一口悠悠气的包头菜  
老万在院子里骂着  
像过山车似的  
去年沤在地里的包头菜  
今年一下红火了  
一斤包头菜市场上竟然三元五角  
这不成种钱了吗  
一颗包头菜在地里就二三十元  
一亩是多少的喜悦啊

看着乡亲们砍包头菜的心情  
看着乡亲们地畔一袋一袋的包头菜  
看着乡亲们一张一张数钱的笑脸  
老万心里似打翻了五味瓶  
想着去年他一点点汗水的那些包头菜  
那些雪地里灰头土脑的包头菜  
那些他用老镢砸着喂羊的包头菜  
那些让他半夜睡不着觉的包头菜  
要是能长在今年的节气里  
那该多好

妻子又开始唠叨，抱怨  
老万不该不听乡亲们说的大年小年  
硬是跟包头菜结下深仇大恨一样  
说什么包头菜看着就慌里慌张  
说什么这辈子都不再种包头菜了  
说什么包头菜就是他的受气包  
比犟牛还犟的硬是误了春天  
误了包头菜攥紧拳头的这个夏天  
误了女儿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的愿望  
误了儿子考上大学的一部华为手机  
可谁能想得到啊  
包头菜也有扬眉吐气的秋天

## 葱啊葱

想着穷光景一下翻过来  
老徐今年栽了二十亩的葱

老徐葱地的四月  
乡亲们疑惑怎就栽葱而不种蒜  
老徐笑了一声  
花白的胡须像几十年的旧时光  
在阳光里亮了一下  
其实老徐说不上来没种蒜的原因  
一门心思都在致富上了  
再不能让帮扶的女大学生村官  
为他着急上火

老徐葱地的五月

一行行的葱青青又青青  
一行行的葱从低到高的整齐  
比孙子作业本上的字还规整  
写满了一个平缓的山坡  
女大学生村官开始给他算账  
一斤葱最低一元的价格  
一亩最低六千斤的产量  
去掉成本还剩多大的喜悦啊

老徐葱地的七月  
一行行葱长得像老徐的心事  
山坡铺满了嫩绿的翡翠  
女大学生村官带来菜贩子

介绍无污染的山坡  
介绍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绿色  
介绍老徐一个夏天没歇晌的锄头  
乡亲们也替老徐高兴  
总算撒住了好日子的尾巴

老徐葱地的九月  
却被四面的唉叹声包围了  
在八月连着十六天的阴雨中  
满山坡的翡翠生霉了  
满山坡的绿色沤烂了  
女大学生村官葱啊葱地哭着  
老徐说都是命

## 那些鸟（外二首）

◇ 梦 野

摘下城市的眼镜  
放回慢下来的盒子 小米街的黑夜  
就提前来到了

提前来到了  
比黑夜提前的是风 背着沙尘  
咳嗽的城市  
长出耳朵 而且在春天

发育得更大  
  
比风提前来到的是鸟  
一只只扇落乡音  
一只只不愿说出乳名  
不愿说出乳名  
那些鸟

高高的 交换着它们的巢

## 店庆

打开欧莱雅

感冒未愈的推销员 开始有了嗅觉

鼻炎的他们有了嗅觉

街道有了嗅觉

整个城市有了嗅觉

时尚

在热锅里 装满甜腻的风

让一个乡下女孩的眼

一眨一眨

人群中

她接住了 Za 韩束 兰蔻 百雀羚 自

然堂 香奈儿

接住了轮廓刷 修眉刀 眼线笔

接住了 BB 霜 眉粉 眼影 唇彩 假

睫毛……

接住了颤巍巍的年龄 十六

接住了指缝间

差点滑落的三个月

“店庆送的 不要钱 不要钱……”

很多手探在空中

很多人叫她装进包子

把辈分挤扁

一个转身 转出一个品牌

她想把化妆品

装进娘胎

## 回声

不是抢沙尘

他们是撞在一起 在风里取出速度

取出重量

撞在一起

眼睛撞出了黄昏

额头撞出了夕阳

臂膀撞出了乌云 一朵一朵

面容铁饼似的

都爬满了受伤的乡音

更多的乡音 像绘图

画了个圆圈

越来越大 画进了站牌 画进了红灯

画进了汽油

画进了公车

更紧要的

画进了警车

画进了警察 一个个警察

他们不再飞奔

他们要登上街东的石崖

寻找回声

## 去寻找

——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 屈晓明

去寻找

沿着嘉兴南湖的红船去寻找  
去寻找那些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行者  
寻找他们依稀可辨的革命足迹  
寻找他们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无畏精神  
寻找他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  
誓言犹在耳畔  
誓言铿锵有力

去寻找

顺着南昌划过夜空的枪声去寻找  
去寻找秋收起义的那一声霹雳  
寻找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坚定的脚步  
寻找镰刀和铁锤凝聚的力量  
寻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念  
看吧，井冈的红旗在飘  
听吧，长征的号角在响

去寻找

在枣园窑洞的灯光里去寻找  
去寻找响彻天宇的东方红的歌声  
寻找黄河之滨集合起来的民族脊梁  
寻找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  
寻找抗日救亡的中心和最前方的时间  
宝塔山的火炬啊  
还在延安精神的光芒中燃烧

去寻找

在运筹帷幄的西柏坡去寻找  
去寻找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的伟大  
篇章  
寻找永不消逝的电波  
寻找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惕  
寻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

作风

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上  
麦穗饱满，机声轰鸣

去寻找

红色旗帜引领下的党员、医生、军队和  
志愿者们

疫情肆虐的时刻，故人正在返回黄鹤楼  
去拥抱她，融化凝聚在身上的冰霜和

雾霾

不用学花木兰，不用女扮男装，安顿好  
老人、丈夫和孩子

在党的号召下，宛若长江之水，勇往直

前寻找逆行者的故事和勇气

寻找他们无悔的青春所绽放的绚烂

去寻找啊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去寻找

在党的十八大指引的航向里去寻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乐章中去

寻找

寻找中国梦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寻找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诗篇

寻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荣

我们坚信“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我们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喀纳斯（外二首）

◇ 林 子

喀纳斯 这个躺在

原始森林边的睡美人

眯着眼睛 一睡千年

传说和故事

如波光粼粼中的游鱼

一样多

眨一下眼睛 就是一个季节

如此惊艳 令人神魂颠倒

卧龙湾 月亮湾 神仙湾

一湾又一湾

莫说水色多变幻

没有人能够读懂你

静水深流

美人心 湖底针

## 额尔齐斯河怀想

宏阔壮美的五彩滩

将碧波荡漾的额尔齐斯河

揽在胸前 组成天地间

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这对相依相偎的恋人

夕阳下 含情默默凝望

触动我的心弦

就这样缠绵一世

朝朝暮暮 演绎一段

地久天长的故事

相看两不厌

直至 地老天荒

## 走近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这个名字

我是从歌里知道的

一个遥远的

连梦中都不会出现的地方

大地宛若一块

巨大的调色版

赤黄绿白黑 渐次过渡

如同一幅印象派油画

魔鬼城 胡杨林 毛戈壁

大自然的杰作摄人心魄

荒原上 无数抽油机

没日没夜 鸡啄米般

兢兢业业 从地球腹腔里

朝外泵着大地之血

使无数车轮飞奔的克拉玛依

令人心潮澎湃的克拉玛依

牛羊在广阔的草原上

自在地咀嚼青草

豪放的牧人王者般

悠闲地漫步于诺大的领地

每一次落日 仿佛一场盛典

每一次日出 都是走向辉煌

## 对一场大雪的倾诉（外二首）

◇ 杨 岸

如果大雪能铺天盖地  
我愿以身相许  
一生，与世无争

那样我会彻底漂白  
以至冰雪聪明  
我可以放弃天空优越的条件  
为自己的一生  
给大地有个完美交待

我突然感觉如此幸运  
能纷纷倾诉  
面对万物可以诚相待  
甚至不会计较  
我飘落的位置

有可能朝着一座雪雕  
约你去朝拜

零度以下  
最适合在原地  
做个一尘不染的人……

面对一场大雪  
我们会重生  
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方向  
在大雪来的路上  
找回我们最初的  
脚印……

### 雨水

靠近水的地方  
才知你心存的那份感恩  
有意在枝叶上倾诉  
仿佛日后代表你的  
还有花朵

有可能还要回顾一场  
纷纷扬扬的大雪  
向着憨厚的大地  
一再表白

突然感觉  
雨水这个名字  
最适合我在春天里  
有一次  
牵肠挂肚的  
亲近

### 三月

能让一场风突然停止

对着阳光选择  
自己要出去的方向  
已是中午  
我整理零乱的风绪  
给枝叶一个干净的春天

去一个有亲情的地方  
把内心的伤抚摸  
然后播下珍藏的那颗种子  
亲眼目睹她成长地过程

最后，在一树桃花下  
亲近土地的肤色  
才感觉自己  
曾得到过太多的牵挂……

## 写在惊蛰（外二首）

◇ 姬小玲

春野已久不扬沙  
残草和新绿的围堤沦陷  
黄沙遮天蔽日  
草木惶惶，不可终日

沉眸慵卧  
以末梢过敏为由换取半日仰躺  
听雷惊蛰

任沙里乾坤百媚千娇

恰如多年前，兀自开启桃花驿

从此双卧双栖

亦在枕畔垂泪思亲长眠

和泪吟诗

彼时电闪雷鸣，万物大悲大喜

自绑封闭

起伏的往昔如蒙鼓驱虫

以眠封耳，以耳封寒，以寒封寂

从记事起，便被灯塔流放

至今泗游迷溺

在波浪上长吁短叹

在海底缠绵缅怀

永不言粼粼港湾

每年春天，似曾相识的百虫总在提醒

流光溢彩，已过二十余春秋

记忆正节节衰退

濒临彼岸，虽哭犹笑

“人间最苦，正好遍尝悲欢”

## 访桃源

寓居闹市一隅

将房间里每一个陈设赋予原始气息

延伸至缸里的游鱼

开放的吊兰以及各色茶壶

如此便可形移山野而神奇乡愁

这是一处可供伏案、漫步、洗手羹汤或

把酒言欢的地方

是锦鲤、古筝、笔墨劫后余欢或悲喜重

逢的源地

也是久沐红尘洗身涤心的天然之居

就说清晨

于日式茶室

一面早点

一面研究花草或者远眺、遐思

继而与盆碗交错

看他人煮茶闲话

或者捣鼓海盐，喂食游鱼

或者轻抚不知名乐器

惊叹古人智慧

旋一旋灯罩

不要炫了疲惫已久的眼睛

再饮一杯清茶

濯一濯满身铅华

如今鬓发染霜

越发喜欢追忆乡愁，纵情山野

喜欢在淅淅沥沥的雨天

弹琴、吟诵、漫谈海阔天空

如今金色年轮均已指向暮年  
跨过三条梯田，翻过九垄田地  
依然遍寻不着童年、少年甚至中年的  
足迹

无论将老宅如何修旧如旧  
如何放野心事  
都不能挽回怀旧浪漫之渐行渐远  
恰如水边的浣洗石  
田野被遗落的花生  
以及看戏、掏鸟窝、挤暖暖、躲猫猫  
均抵不过沧海桑田回眸一笑

恍若眼前是唐朝，身后是桃源  
恍若被一串串音符飘忽之后心思不定  
那么一定需在濒临崩溃之前，溃不成军  
之后  
在静谧小院与世外桃源深情邂逅

红尘多雨

夜已酥  
人需醉  
时光请且住

## 夜宿香格里拉

种过多少善因，才收获这样一个夜晚  
在香格里拉，推窗就可以把东方明珠、

黄浦江、外滩收回囊中  
喝一杯清茶，伴一弯新月  
看一枚星子划过天际  
我无需出门寻找它坠落的轨迹  
满城星河灿烂  
何处不宜它安家  
安心在窗前暴食发达之果  
在满江璀璨里尽享文明之风  
在 28 层高的窗前  
与环球中心深情对视  
仿佛转眼便是一群白鸽划过天际  
送来缕缕哨音

将台阶在夜色中一一拾起  
捧一束名城之夜为星空献媚  
有清风徐来  
夜半尘世已完全伏贴

我亦需高贵转身  
对着一江夜色及柔媚的海港说  
晚安  
回见



## 村子里的雪很干净（外二首）

◇ 杨明国

村子里的雪很干净  
每一片雪花覆盖的不是某种颜色，是  
一块  
干净的布裹住了一个诱人的躯体  
爷爷说过村子里很干净，一切都是预  
设的  
覆盖了我爱慕的  
虚荣

雪花和落叶，枯枝上瑟瑟的麻雀  
都是微小之物，都很干净  
在我快乐之前，打壶酒  
让滚烫对着滚烫，就像酒杯杯和菜  
碟碟

高高低低想着你的相思，在火炉旁与  
思想  
对饮  
雪花和村里的姑娘一直对视  
眼睛里一片白

### 项羽之死

一颗头断了，同样  
断了一份牵挂  
江心立着的长剑  
仍然透出拔山的气势  
岸上的乌骓马低头吃草

尾巴一甩一甩

覆压几百里的宫廷就用了一把火  
烧焦了一个朝代，也烧死了

一个朝代

一把火之间

那烧焦的味道也给了自己

到处是楚歌

到处是楚国的鼓声

头颅掉了的那一刻，成了

败者给胜利者做了旗帜，也给

曾经的自负和率真做了

旗帜

## 一间屋子

一

一间有梦的屋子，一间真正的精神  
之屋，香烟的气味略微染上了淡黄与粉  
色。

灵魂懒散地徜徉在文字与墨香的黑  
色之间，将欲望与遗憾蒙上了一层淡淡  
的香气——抑或充斥了某种快感。

二

上帝是存在的。以音乐的形式存在，  
统治了一间屋子的存在。缠绕着一个肉  
体之外的物质。

屋子里没有紫色，紫色是爱情的颜  
色。

三

天堂般的屋子。你不能粗鲁地敲门，  
会惊动植物和一些矿物、笔墨纸砚。这  
些静物一动不动地诉说黄昏里的孤独，  
诗歌和大地的某种苦痛的孤独。

四

墙上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艺术装  
饰，都是纯洁的梦和劣质的字，但阴阳  
的轮回足够证明明与暗的美妙。没有壁  
炉，一台不停旋转的电暖器将冰冷和丑  
陋吹在玻璃上然后逼出去。

五

时间是王。回忆、害怕、愤怒、噩  
梦在庄严的钟声中渐渐消失。

我看见一只彩色的蝴蝶飞进来，轻  
轻地落在一页宣纸上。

## 等待被认领的羽毛（外二首）

◇ 史 诗

春天时捡到几根羽毛

冬至时仍没有鸟儿前来认领

你若看见群鸟飞过天空

替我问问它们，冷不冷

不，你该去问那只独自飞翔的鸟

孤独者才拥有这样消瘦灰白的羽毛

才会在失去羽毛后

痛而不宣

### 月牙女儿

在电梯口等电梯

电梯从很高的楼层降至一楼

梯门开后，走出一个月牙般的女童

她仰头看见我

张口便喊：妈妈

在我愣神儿的瞬间

她摇摇晃晃向我扑过来

把她的小手伸向我

许多错认令人遗憾

但她的错认是个惊喜

我没有告诉她我不是妈妈

轻轻握住她绵软的小手

那一刻，我是一个月牙女童的妈妈

她是一个妈妈的月牙女儿

### 扫院子的老人

扫干净院子里的落叶

又有一些落叶落了下来

扫院老人转身放下扫帚

坐在窗台下晒着太阳喝起茶来  
任凭落叶一片片落在院里

扫院子的老人不像扫马路的老人  
扫院子的老人不去摇晃树  
也不用扫帚敲打树  
他允许今天的落叶落在今天  
明天的落叶落在明天

扫院子的老人知道  
有落叶可扫的日子并不漫长  
有时候扫猛了  
一扫帚就把太阳扫下了天空  
多数时候扫得轻柔  
还是会一下一下，扫薄了  
一生的光阴

## 对一根木棍的叙述（外二首）

◇ 余 庆

冬日的一天  
阳光照耀着拉萨城里的大街小巷  
大伙儿离开各自藏于那个蓝底白字  
门牌号码，灶台、火炉、床铺的褶皱  
离开几句语言的木炭  
和酥油茶旁一幅等待完成的唐卡  
攀爬北部城郊地带的色拉乌孜山  
啸飞走在最前面，  
这小子才从羌塘无人区骑着自行车  
穿过，六十天，差点死了，带回来  
神秘的脚印和藏羚羊的一把匕首

年轻的时候，有人从理塘出发  
磕着长头来到大昭寺，都是往事了  
赤黄的山坡曾经脆弱过，如今那些巨大  
的坠石  
安坐的佛身，匍匐于舒适的角度  
已被风和时间打磨、抛光、上釉  
如一颗庞然之蛋，迟早要孵出什么  
两位本地藏人架着梯子（不锈钢材质）  
古铜色鼻尖紧贴岩石表面，在发着光亮  
的地方  
描出绿度母的形象，从石块幽暗的心事

出发

度母也在描绘他们的形象  
大片的绿，树叶的弦般在二者身上同时  
紧绷  
一台旧收音机正在哑哑的念经，旁边是  
空了的  
两只塑料矿泉水瓶子的小眼睛  
鹰背着天空  
翅膀，用古老的方式展现对称的秘方  
下山的时候，在一个转角处  
（差点把我绊倒）我捡到一根木棍  
它干燥，大概六十公分，有一个弧度以  
及褐色粗糙的皮  
我将它向着山下的某个方向用力扔出  
划破空气，飞了大概三十米  
在坠入一片枯黄的灌木丛后  
隐匿。如同有人在描出绿度母  
如同度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如同那只鹰，或者  
想象中另外某种事物的痕迹，如同一面  
镜子  
这一天，  
我看见自己的生命当中就这样又多出了  
一件不可挽回的事情  
和与以后我的命运相对称的  
一根木头棍子的命运

雪豹

一次，在拉萨的酒桌上  
有人告诉我  
他在双湖县多玛乡  
看到过一只雪豹。继续饮酒  
当天晚上，有只雪豹潜入了我的梦境  
在灰色陡峭的山坡  
它像白厉的闪电忽然现身  
诸多事物因此多了一道伤痕  
我从未去过多玛乡  
也没在野外看见过雪豹  
梦如同铁栅般将我和这雪豹围困  
它始终走不出我的睡梦  
我也无法在睡梦中离它而去  
我们都为此深感疲倦  
仿佛一位老道而狡猾的猎人  
我经验丰富的手里，始终握着两样东西  
尘土，和诗句  
那天清早醒来，我有一些  
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悲伤

冬至

——在禾木写给 H

老屋窗前那株山茶花又该打开嘴巴  
打开玫红的身体了吧？

南方的风里，它们喜欢像鱼那样游泳  
 看到你带着爸爸出去旅行的照片  
 他身体似乎恢复了许多  
 妈妈今年熏了多少腊肉？还是很咸？  
 去年冬至的时候，我在家里修养身体  
 和我的父亲一起给爷爷上坟  
 北方的大风让爷爷的坟头矮了一截  
 我抓了把新土添上去，离天空  
 略近了一点。距鸟的翅膀依旧很远  
 有很多事情我们一直在担心  
 今年  
 在这个遥远寒冷的图瓦村庄  
 我独自抱着一场庞大的白，桌布空空  
 羞涩的行囊，是需要认真想想  
 这一年中最漫长的黑暗了  
 大雪已经遮蔽了村边白桦树的窗棂  
 鸟和树叶均已离开  
 是该在一封信里重新拆开冬天  
 睁开那些小小的眼睛了  
 以为久远的像是历史  
 或者我们并不确定的来生，其实  
 也不过是七八年前的炊烟而已  
 曾经，我们贴着身体取暖  
 那是徽州的十二月

所有温暖皆消匿于火，我们比此刻  
 年轻，胆敢让后来的烈日  
 身背冰凉。我们说了一些勇敢的话  
 又渐渐忘记讲过怎样的冲动  
 来来往往的人间，晃动的月亮  
 现在想来已很不当紧  
 变轻，只怪象形文字几行长长  
 短短的木头，盗取河流的银子  
 已经这么些年啦，头发长了又短  
 黑塑料框眼镜照旧遮挡窗户，而我  
 还在等待那位翻身入户的小偷  
 我始终相信她的脚印，能留下一  
 一座秘密的花园。只是  
 忽然回忆起梅花落下的模样  
 很多事情依然不是那么个滋味  
 今天，走在雪地上  
 我时常听见人世间的一页信纸  
 撕碎后的疼痛  
 掉落的珍珠，仍在地上闪着微光  
 哦，听说姐姐明年要结婚了  
 你的工作又怎么样了呢？  
 八十七斤的体重里，是否还藏着  
 那些古老的忧愁？祝好！  
 愿顺遂，如意……

## 年将尽（外二首）

◇ 曹宏飞

大寒已过，草木春秋又一生  
仅隔一夜春风，人间至此凛冬将尽

时间平静而强大，光阴凛冽逼仄  
它替天行道，公正地筛选、揭穿、审判、  
重生

我们站在庚子年的尽头，人间刀霜剑雨，  
风雨几时曾闲  
砥砺岂必多，一璧胜万珉，莫失心所念，  
万物尽可期

一定有一个平行的时空，有另外一个  
自己  
过着我们憧憬的一生，持盈保泰，荣辱  
不惊

花朵永恒，天空完整，晨昏存在于同一

天际  
夕阳和朝霞竞相争辉，声名和落花比肩  
而退

一年将尽时，才觉岁月深，世间有真味，  
都在一笑中……

那些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怀揣着关于春  
天的信仰

“如果我消失，你将寂静无声音可听……”  
所有春天的奔赴、相见和拥抱，不是浮  
云为寄，见字如晤……

### 惊蛰断想

“你将锁链套在奴隶的脖颈上，  
锁链的另一端就自动锁在你自己的脖子  
上了！”

——箴言

我仿佛穷尽一生都在等待，或者求证  
像一只迷惘的笨鸟，永远飘在风中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总有一天我们会

心平气和的

接受现实的掠夺和馈赠，两手空空，心  
事重重

“我坐在城楼观风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人间浩荡，风雪有声，惟在林间雅意

横生

春色正忙，独坐堂前，天高月满，倏忽  
间古至今来

兴尽悲来，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  
盈虚有数，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这江湖纵有生生不息的萧索

却抵挡不住亭亭玉立的人心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一个人安静而

丰盛

永远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对你  
穷极所思，可赴千里……

春深

梨花璀璨、芬芳，春已迟暮，  
清风盈袖，鸟鸣啾啾，世无长景，只争  
朝夕

流水和落花缱绻的瞬息

此间遗憾不言自明

仿佛他们穷尽半生

能抓住的不过只有眼前和此刻

怀想一次旅行，随心所欲，或者庄重的  
隐遁

不必刻意，把忧伤渲染的辽阔高远，麻  
木点缀的惊天动地

春天，固守春天的样子，看万物欣荣  
光阴渐退，繁花空茫落尽

我曾在二十年前遇见你，那时你秉烛  
暮色

就像今日我惦记山中杂事，桃花酿酒，  
春水煎茶

上天给了人归宿，又给人迷途，我该  
如何

不动声色，笑傲那茫茫无尽的消耗与  
悲苦

## 壳（外二首）

◇ 王 贵

推开白昼，夜晚还在熟睡。

清澈的影子粘在

窗户上

窗户也是你自己

陌生而又靠近

梦住在梦的

眼神里

当目光渗透我

一座没有思想的躯壳

### 天气

雨后竹笋被风吹来吹去

开满鲜花的未来

无限憧憬，那些在阳光下晾晒

一代人的雨水中的疮疤

### 无题

爱情，在皎洁

的夜里，曾令我感到忧伤

秘密，依旧清醒

当我们吃完酸果

想到了青春，自然而恰当

语言，保持着最好

看的样子

依着头

胜过了所有的

表达。

以什么方式消失

就以什么方式

点燃

## 玫瑰色的小说写作者（外二首）

◇ 周文婷

夜深了，眼睛要点燃的时候  
想起三年前你喝酒请命  
提前对人物的性格产生厌倦  
乌鸦和星星开始倒计时  
眉毛和沉默比赛湿透  
经过田野时，将毕生的爱恨情仇  
挖出一个洞口——  
顺便挖出沙哑的嗓音  
以及长满霉菌的欲望  
你不愿轻易说出结局  
又忍不住对叙述能力泪流满面  
直到聚集成一个小小的湖泊  
才选择将天赋悬挂在梦魇  
当做工艺品，余下的虚构  
止不住地发出带刺的甜味

### 坐火车，治疗无症状过敏情绪

坐火车，治疗无症状过敏情绪

给日后认识的人送去原谅  
居住在森林数年，掌握了心脏跳动的  
    喜好  
注意力不集中的无意识  
被沉默涂抹成浅绿色、深绿色后  
拍一拍手掌里雕刻的黄土高坡  
多出来的那条神经，孤身前往

多余的峡谷，遗失眼泪并不伤感  
遇见的橘子树上挂着的橘子  
针尖，麦芒和我面对面  
没有任何声响地扎进脚心  
伸出目光，呼唤一面墙陪我哭泣  
以一个亲人的身份

被遐想咬得鲜血淋漓的情绪  
在窄窄的时间走廊之中  
舍不得走得太快，撞疼真情  
不想继续想下去，雾蒙蒙的判断力

生活，工作变成了破布和麻絮  
我需要好好睡一觉  
梦见陕北的大海里长出长长的叶子

### 寂静工作者的社会实践

假如那天，我先挑选  
和寂静搏斗，结局会不会不同

剥开沉默，我们的孤独长得雷同  
今天和昨天一样，呼呼生风  
作为寂静工作者的社会实践

让词语噼里啪啦地燃烧着  
默不作声是残忍的

我去往即将诞生的节日里  
和喧闹组建了团队，带着硕大的疑问句  
在黄土高坡寻找永不相见的海域  
直到责任已尽，偏执成了眼里的鱼虾  
总有人期待你我再次相遇  
让爱情紧挨着爱情

假如那天，你没有挑选  
和寂静搏斗，结局会不会不同

## 九杆旗（外二首）

——写在被誉为“油松之王”的九杆旗下

◇ 张柳青

风中的九杆旗  
高过我的目光  
绿色的枝叶干净如水  
千百年来，像瀑布铿锵有力  
从岩崖流下

我知道多灾多难的土地

我知道烽火、惊雷、风暴以及贪婪  
在它高耸的旗帜面前  
在它凛然不倒的正气面前  
在它阵阵倔强的轰鸣声中  
一定会悄无声息地退缩而去  
站在它绿色云朵下  
我们都是孩子

拔地倚天、蔽日干云  
此刻，多少关于高大挺立的词语  
在我的记忆里横冲直撞  
如一座不可动摇的绿色山峰  
势不可挡直插苍穹  
让我拥抱的手臂显得  
绵软如丝，我只能用敬畏的心  
触摸它苍翠的绿意

圣寿寺的香烟  
随风瘦弱地飘向山顶  
几声晚钟惊起的满山的归鸟  
九杆旗上的星辰  
一颗颗亮了起来

## 绿海

在沁源  
我一直在分辨这些绿的颜色  
橄榄绿、孔雀绿、草绿、祖母绿、豆绿  
葱绿、翡翠绿、碧绿、深绿、浅绿  
宝石绿、墨绿、翠绿还有苹果绿  
这些属于沁源的颜色

绿海中  
车像荡漾在绿色浪花的一叶渔舟  
才过还挂着昨夜露珠的绿波  
又迎弥漫着今朝雾气的绿涛  
白云的帆影

让我不能停下前行的喜悦  
  
绿海连着蓝天  
蓝天连着绿海  
绿的风、绿的云、绿的阳光  
绿的鸟鸣，绿的缕缕的炊烟  
绿的一阵阵的歌声  
绿的还有我诗意的青春

## 在五台山

一切都有灵性  
一棵古树在山前打坐  
一只麻雀诵读着佛经  
香烟从一朵花中升起  
在风中又似晨雾  
向远处飘去

来来往往的游人  
从香烟里走出  
又走向云雾的山顶  
虔诚的树  
虔诚的鸟  
虔诚的心  
都是过去 也是今生  
  
山在眼前  
山也在身后  
在我看不到的任何地方

## 郑光前诗歌三首

◇ 郑光前

### 拉脊山

拉脊山是一座神山  
山顶、崖畔、沙棘林  
到处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经幡  
金顶阁金光闪闪  
山风徐徐  
吹动经幡如彩旗飘展  
吹动转经筒缓缓旋转  
虔诚信徒  
跪地拜天  
祈祷神灵护佑  
吉祥平安  
  
美丽的高原牧场

三千九百米高山草甸  
千里绵延  
满坡绿草茵茵  
山间流泉潺潺  
湿漉漉的草坡  
似抖动的绿色锦缎  
黑精灵牦牛群  
白云朵羊群  
缓缓漫过山坡  
牛犊子蹦跳  
羊羔子撒欢  
一顶顶白色帐篷  
蓝色帐篷  
升起袅袅炊烟  
牧羊人甩响牧鞭

拉长声调

唱了一曲——

呀拉索，美丽的家园

注：拉脊山属青海日月山系支脉，  
横跨青海贵德、湟中二县，是青藏线咽喉，  
丝绸之路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  
是大美青海一旅游景点。

### 老牧民和草原

黑油油的头发花白了

草原上的水草更茂盛了

红扑扑的脸膛瘪皱了

马兰花开得更鲜艳了

彪悍的身体瘦小了

草原上的牛羊更肥壮了

粗犷的歌音低哑了

百灵鸟的叫声更脆亮了

晶亮亮的汗珠浑浊了

奶油茶的味道更香甜了

明亮亮的眼睛昏花了

姑娘们的衣裙更花丽了

生命的泉水全流给草原了

草原更富饶更美丽了

### 牧羊少女

牧羊少女的神鞭

甩出缕缕晨曦片片虹霓

抽碎古老苍凉的洪荒世纪

牧羊少女的清悦歌声

唤醒漫漫秋夜，阵阵鸟啼

掩埋了沉闷而悲伤的叹息

牧羊少女甜甜的笑颜

醉了一片又一片草原

碧草翩翩，羊儿咩咩，马儿扬蹄

牧羊少女的美丽青春

把草原打扮得年轻俏丽

草原，也是十八岁的牧女



## 壶里有酒（外二首）

◇ 贺志军

壶里有酒，有梦，也有日月  
喝与不喝，没有太大关系  
酒还是酒，壶还是壶  
酒，梦，日月  
依旧在壶里热气腾腾

为了壶里日月更长  
还是把家中最珍贵的家具——  
破旧自行车卖掉吧。换回一壶酒  
好让壶做一回真正的酒壶  
酒，梦，日月  
都带上酒的味道

### 画鸟

把自由，快乐，幸福  
统统画在天空，并作为一生的追寻  
固定下来

把理想也画入鸟的骨头  
鸟不在窗外自由自在飞行  
但鸟的形状，会在视线内外  
若隐若现

鸟，在生活中穿行  
将我们的举动看得清清楚楚  
鸟叫醒黎明，也让黑夜醒着  
同时把欢快与孤寂  
呈现在太阳底下

鸟，经常穿云钻雾  
我们很难将鸟的姿态与踪影  
捕捉到，并深深地刻在画板上  
更无法把鸟的想法  
据为己有。鸟让我们羡慕如云

## 在玻璃上种树

把一棵并不高大的树浇上水  
种起来，种在一种叫玻璃的土地上

在玻璃上种树，种上树流走的青春  
让树在一种透明里反观自己的  
亮光。看看亮光里有没有夜晚  
有没有乌云隐藏在霞光中

在玻璃上种树，还要种上树现在的表情

看绿色的表情里有没有风在奔跑  
奔流的时光会不会长出花香与鸟鸣  
树的枝叶能不能引来鸟儿的筑梦

在玻璃上种树，更要种上树未来的翅膀  
这种坚硬的羽翼，铺成通往外界唯一的  
道路

树的轻重缓急，只有玻璃心里明白  
玻璃在照亮白云之时  
也让树的一生，亮如白昼

栏目责编 霍竹山



#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人生

◇ 韩青林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这段文字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语，这段文字简单、朴实。事实上，在小说《平凡的世界》落笔之前，路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然而等到落笔时他发现自己无从下手。他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再撕，一连几天总不满意。终于，路遥意识到，古今中外的名著没有哪一部是因为词藻华丽而被传承的，比华丽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想通了这一点，路遥平静

地写下了刚才这段简单朴实的开头语。

## 一、路遥的人生历程

### （一）苦难的童年

1949年的冬天，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7岁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困无法上学，被过继给自己在延川县的大伯。然而大伯家也只是勉强能让他上学，依旧很贫困。路遥一路发奋苦读，小学升初中，考出了全县第二的成绩。在清涧县的路遥纪念馆里有一张路遥在延川中学读初中时与同学们的合影，照片中他明显比其他同学要瘦小很多。因为当时的路遥经常吃不饱饭，能读初中，也是全村的父老乡亲凑钱凑粮食凑够的学费。

路遥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希望，他爱读书看报，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一篇题目《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让他

成为学校的明星。1966年夏天，路遥在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这意味三年毕业后，他将成为腰杆挺直的城里人。不光自己的农家小院处处欢声笑语，整个郭家沟村，整个刘家圪崂大队都充满了喜悦。

而此时的路遥还想不到，他接下来的命运将像乘坐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阴晴不定。

## （二）曲折的青年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毕业班留在原地闹革命。路遥端起铁饭碗的梦想破碎了，他将所有理想都寄托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在造反运动中他表现的极为活跃。整整两年的革命狂欢，路遥用自己的激情与热血收获了一顶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乌纱帽，这个职位放在今天相当于副县长。此间，县革委会还给路遥了一个招工名额，不过路遥将这个名额让给了他当时的恋人。

但是，命运再一次和路遥开起了玩笑。就在路遥被任命为副主任后三个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路遥的革委会副主任确实是省革委会红头文件任命的，但是

性质是群众代表，他没有政籍，也没有单位。所以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路遥又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为此他的恋人也离开了他，此时的路遥成了全县人的笑柄。

和路遥同村从小一起长大的另一位作家刘玉梅回忆：“童年路遥已经显示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永不服输，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极度自强。此时的路遥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他去拜访他的中学校友，诗人曹谷溪。刚才我们讲路遥上学时就写的一手好文章，路遥去拜访曹谷溪，向曹谷溪学习写作。此时的曹谷溪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任组长，在曹谷溪的帮助下，路遥成为通讯组的一名通讯员。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一个词来形容路遥当时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临时工”。但是“临时工”本人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临时工。

1971年9月，由曹谷溪组织，路遥、白军民、陶正、闻频等人，共同编写了一本油印诗集，被陕西人民出版社相中定名为《延安山花》，一经出版，即成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引来各方关注。使延川县一跃成为以群众性“诗歌创作”

闻名的陕西省级文化先进县。《陕西日报》在显著版面对路遥进行点名表扬。

所以等到1973年夏天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我们说那时候实行推荐选拔制，延川县文教局就鼎力推荐为延川文化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路遥。起初，因为文革中的事情，招生的老师并不敢录取路遥。是当时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易同志亲自出马，先后三次赴延安大学说明情况：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路遥才最终被延安大学录取。

自此，路遥在有名的无名的贵人帮助下，结束了他的命运过山车，彻底告别农民身份，走向了他文学的康庄大道。

### （三）小说《人生》——一举成名

大学毕业后的路遥成为一家省级刊物的编辑，也搞文学创作，起初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直到1980年，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这篇小说以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它的获奖使路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信心大增。

这期间，路遥还有很多与写作无关的事要应付。就在清涧县的老家，生父生母还有几个弟弟妹妹都需要他的帮助，他是整个家族站在公家门上的唯一一人。除了要努力工作之外，他身上还背负着家族的使命。他的三弟王天乐

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如果是城市户口可以通过招工等得到一份工作，但是农村户口就只能在家务农。路遥的弟弟王天乐高中毕业，他已经有了知识，他不想再当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就到延安去揽工，揽什么工？背石头。如果我们读过《平凡的世界》就会对这一情节有印象，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就是路遥根据自己的弟弟王天乐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路遥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弟弟找工作。这件事，路遥可谓煞费苦心。在路遥的鼎力相助下王天乐成为了铜川矿务局下属煤矿的一名煤炭工人。

但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路遥在自己煞费苦心、竭尽所能帮助弟弟改变命运的过程中，开始思考，深入思考，当时中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给广大农民带来的伤害，开始思考当时中国城乡二元制结构下中国广大青年农民的出路问题。路遥把自己早年命运如过山车般的感受和弟弟王天乐的现实遭际投射到小说《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路遥说：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

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日没夜，浑身如同燃烧起大火，口舌生疮，大小便不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的院子里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想要自杀。县委指示，那人是个作家，他在写书，你们不要惊动他……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只有超越了胜利，才能专注于事情本身。

小说《人生》不仅感动了路遥自己，也感动了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读者。全中国的年轻人仿佛都从高加林身上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

自此，路遥登上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作家。1984年《人生》被改编成的电影，又一次引起轰动，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成为我国第一个入围世界奥斯卡最佳外语奖的作品。

#### （四）宏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此时的路遥，我们用今天的话讲路遥已经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但是他不想躺在功劳簿上。路遥为自己制定了下

一个人生目标——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篇百万字的巨著，这就是后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时间跨度为1975年至1985年，全景式的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近百人，作品三卷六部一百万字。

这部著作他整整写了6年，其艰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为了准备背景材料他装订了大量报纸，磨得手指头露出毛细血管，放在纸上就像是放在刀刃上一样疼。他深入矿区，沿着弟弟王天乐走过的足迹又走了一遍，与矿工们同吃同住。他从深夜写作至凌晨，所以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第二部结束时身体已经不能支撑，西安的几个大医院都治不好，幸亏当时咱们榆林的地委书记给他推荐了一名老中医调理才得以好转。但他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上一两年，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待全书写完时，智力已经下降到像个几岁的孩子，生活上甚至不能照顾自己，连过马路这样的事情也要想半天才知道怎么过，而人的面貌形象却苍老异常。此时距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剩下四年！

1991年3月，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揭晓，《平凡的世界》在七百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以榜首位置直抵中国文学最高峰。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茅盾文

学奖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从1988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现在30年了，小说被不断的翻拍成影视作品、音像制品、话剧，经久不衰，热度不减。曾有研究人员对我国几大知名高校的图书馆的借阅数据进行统计，路遥的作品，在他去世的二十几年借阅率始终排在前几位，就是说不间断的排在前几位。2008年某大型互联网站对读者进行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5%的比例高居“读者最喜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榜首。这是2008年的事，也就是说新的“路遥热”在新世纪开始出现。

### 二、践行路遥精神

那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路遥被人们追捧至今？就是路遥的作品传递出来的精神与价值，也是我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该学习的东西。

#### 第一、自立自强

路遥的家庭出身，贫苦农民，但他自立自强。自立自强让他赢得了同学的尊重。自立自强让他得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贵人的帮助。今天，我们有一些青年干部，尤其是基层青年干部，会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如果自己有个好亲戚，有关系的话，早调到城里了，早调到市里了。有些没有被提拔的干部，也会抱怨，抱怨自己没遇上赏识自己的领导，

没遇上贵人。

曹谷溪不是路遥的亲戚，申易书记也不是路遥的直属领导！他们为什么会帮路遥？那是因为路遥自己努力，因为路遥自己自立自强。贵人也只会帮助那些自己努力的人，这个道理叫：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 第二、永不放弃

路遥好容易借钱借粮读上了初中，也考上了中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年的激情与热血换来了一顶革委会副主任的乌纱帽，上山下乡开始了。全身心付出的恋人，给了招工名额的恋人说走就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与失败，有几人能够承受。但是，路遥从没有放弃。

路遥说：“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一种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在土地上汗流浹背的劳动，即使最后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他向谷溪学写作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具有轰动效应的《延安山花》；他在全力为《延安山花》写诗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这将叩启他的大学之门，在那个时候他想到的耕耘，永不放弃。

#### 第三、家国情怀

2015年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与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交流。曹可凡告诉总书记东方卫视正在热播由路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总书记脱口而出：《平凡的世界》。曹可凡很惊诧总书记还追剧呢！总书记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曹可凡描述：“一说到路遥，总书记的兴奋之情显现了出来，脸上乐开了。那神态有点‘我跟你说不个秘密的感觉’，真情流露。”

总书记所说的我和路遥住过一个窑洞，就是指的当年他在延川县梁家河插队时的事情。据谷溪回忆，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来延川县办事，晚上就和路遥住在一个窑洞里。谷溪说：总书记与路遥曾经彻夜长谈，他们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话题广泛，充满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路遥的作品中，他的措辞是这样的：我们的巧珍、我们的润叶、我们的土地。在他的内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体，他代表着一个集体，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告诉大家，苦难与痛苦不是一个个体要面对的，是人类都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可以舒缓一些，我们一起思考，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他写苦

难却从不颓唐，他写痛苦却从不沮丧，他从不渲染黑暗。即使在极端困难与痛苦中，仍然书写人内心的高贵与人格的光芒。

我很小就知道路遥，自强不息、永不放弃，这些道理我从不怀疑。对父老乡亲的感恩、对家人的责任、对他人的包容，我也不怀疑。可是，很多人不理解路遥，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一天福都没有享过，有人说：“路遥是被累死的。”我不想用这个词，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路遥有乙型肝炎，这个病忌劳累、忌烟酒、忌熬夜，可是这些路遥全占了。我也曾想过，如果在《人生》之后他不要再写《平凡的世界》，他就不会在书桌前把气力耗尽。为什么要使这么大的力气呢？

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在追忆路遥时，我有了答案。

著名地产商、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说：《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我读了七遍，每次读的时候就是我在社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读完之后我就会获得力量，特别大的力量。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精神宝库。潘石屹还说：“我读路遥作品的时候，感觉他还活着，活的很健康，活的很有力量，我觉得他就

是我的知己”

马云（阿里巴巴的马云）说：“路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18岁时我再度高考失利，应聘了五六个工作都没人要，我只能去给杂志社蹬三轮，是小说《人生》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之后马云再次参加高考，多年后他创办淘宝网，改变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购物方式，促使中国的快递业领先于世界。

大家发现了吗？路遥的作品整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一代人。而正是这一代人，把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这一代人让中华民族走向了伟大复兴。

我不禁想起，在刚开始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就对自己的弟弟王天乐所说的话：“我要从双水村带一批人，至少一百个，我要率领他们走向大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大多数都牺牲了，但至少要有两三个，我至少要带出去一两个。孙兰香！那个陕北腹地农民的女儿，我要把她带到太空，我要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我预感到中国正在变化，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见了一个发达富强的中国。但是，朋友请你记住，一定要朝气蓬勃地努力，哪怕付出生命的

代价。”

生命的代价！是什么力量让人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是使命感、是情怀、家国情怀！路遥曾说：“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的政治家，我是在这条路上走不通了才选择了文学。”路遥没能成为政治家，但他的家国情怀却通过文字的方式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梦想是实现了的。而人的一生不应该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在意义层面，他完成了他的整个人生。

今天，为什么有的人能实现梦想、成就事业？有的人却一事无成。大家见过哪个只想一己私利的人成过事业？路遥说：“要想成就某种事业，就要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这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来自哪？来自于梦想，来自初心，来自情怀，来自使命感！所以，同志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逆境中奋起勃发，自立自强。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即使拼尽全力也要寻找最后一丝希望。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还要超越胜利。只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家国情怀才能成就事业。这就是路遥用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告诉我们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就具有的精神。

## 火红的枣林则沟

◇ 李若冰

枣林则沟儿女手拉手，  
一片真心跟着咱毛主席走。  
太阳出来哟满山山红，  
毛主席还住在咱枣林则沟。  
……

一个明丽的清晨，我从延安经清涧县石咀驿，来到了久已向往的枣林则沟村。

当我下了沟走进一条深谷的时候，蓦然刮过来一股醉心的糜谷香味，它扑面而来，直冲鼻腔，沁入心腑，使我不由得一下子振奋起来。这糜谷，这香味，再没有比它更甜美的了。这喷香的小米，是陕北高原的特产作物，它曾经哺育过多少无产阶级英雄儿女，它会唤起我们老一辈革命者和新一代战士们多么珍贵

的怀念之情！

我迎着晨风，昂首翘望，几座像笔架似的高山矗立眼前，重重叠叠的梯田盘旋而上，峻峭的山峰插上了天空，雪白的云朵在山巅飘绕。在温暖的阳光下，透过白色的云雾，看那金色的糜子、闪光的谷，看那红透了的蜜枣、郁郁葱葱的果园，这头是绿，那头是红，果实累累，实实令人喜爱。再看那山上山下，沟沟坡坡，一队队跃动的人马，一帮帮剽悍的后生和闺女们，飞抡着铁锤，猛砸着钢钎，搅和得满山遍野山摇地动；听那“太阳出来满山山红”的信天游从山巅飞了下来，欢乐的号子声震撼着深幽幽的峡谷。好一条热烘烘的山沟，好一幅战天斗地的画卷！

在枣林则沟风口上，在通往后沟的石砭路旁，一伙伙后生和闺女们，在抡锤砸砭，撬石垒墙。几个老汉在挥锨移土，平整地面。噢，原来他们正在砭儿上大动干戈，修水浇园子哩。

这时候，只见一个壮壮实实的年轻妇女，手执一杆黑铮铮的钢钎，站在新造的石砭田畔，显得淳朴健美、英姿勃勃。这不是大队革委会委员小杨吗！她从头上扯下羊肚子毛巾，昂起红扑扑的脸面，带着谦和的笑容，说话声音铿锵有力，那股劲头就象她握在手中的钢钎似的。

“学大寨就要学根本，学出个模样出来嘛！咱从年时起，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干劲可足啦！在砭儿上造出了一块水浇园子，虽然只有二十亩零半。”

二十亩零半！年轻的女委员说着把视线瞥向一边，显出一种极不满足的神气。单从亩数上看，二十亩零半的确是一块不大的水浇园子。可是，就是这一小块水浇园子，凝聚着枣林则沟儿女多少汗珠、多少心血！那是一九六九年初春，高原还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枣林则沟村党支部决心迈大步、学大寨，和贫

下中农拧成一团团，果断地作出了“劈山填沟，炸砭造田”的决定，积极开展起学大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难道这千年的早原干沟就不可改造，这老几辈人望眼欲穿的水浇园子的理想就不可实现吗？枣林则沟儿女胸怀革命的豪情壮志，站在冰天雪原上，向乱砭山崖吹起了冲锋号。他们笑迎狂风，头顶雪雾，抡锤放炮打钢钎，遇山劈山，遇崖炸崖，手上不知磨掉了几层血茧、震裂了多少口子，也不知插断了多少杆钢钎、挖秃了多少把撅锨，就在乱沟石砭上硬是造出了这二十亩零半的水浇园子。

我顺着沟道朝前望去，还能清晰地分辨出来，这一块水浇园子底下是青灰色的石砭层，中间是人力酿造的肥厚的土壤层，而顶上一层今天已长着高大茂密的青纱帐，株秆壮实，齐格嶙嶙，绿格英英，看来令人惊叹不已。这二十亩零半，是枣林则沟儿女一滴汗一滴血浇灌出来的，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铸造的。这一块水浇园子，出现在枣林则沟是罕见的奇迹！是枣林则沟儿女学大寨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此刻，我又和小杨爬着山坳，跨过腰岷，不管山川崮坡，七沟八岔，甚至

连旌旆沟里，无处不是金谷、银糜、红高粱，无处不是桑林、梨园、红枣山。从前，这儿流传着一首民谣：“山高坡陡河沟深，下雨洪水倾槽涌；西风吹得肥土滚，山上光秃沟无林。”而眼前呢？枣林则沟的五山十沟，其中九条沟已变成了各种体形的堤沟坝，只留一条作为后代的教育沟；五架秃山嘛，近看是绿林米粮花果山，远看梯田平格展展，连山过堰层层绕上了云天。真是绮丽多彩，光色喜人，旧貌变新颜啊！

在走向后沟的半路上，我们站在一眼石箍的清泉旁边。几个闺女正在泉边汲水。泉水碧绿碧绿的，清澈见底。在泉台上竖立着一块长方形的纪念石碑，刻有几行醒目的文字：

枣林则沟生产大队建设

自力更生

公元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

这石碑上的文字全是用石凿雕刻出来的。那“自力更生”四个字凿得特别的深，刻得特别的大，笔锋强劲，极为生动。这四个闪光的大字，这碧绿绿的泉水，多么真切地反映出了枣林则沟儿女们生活的源泉，智慧、力量 and 精神的源泉呵！

“毛主席转战陕北那年月在咱山沟里住过，咱咋也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自力更生把枣林则沟建设得红红火火的！”

年轻的女委员一句掏自心坎里的话，使我们和在泉边汲水的闺女们心花怒放。此时，艳丽的阳光把山川河沟照耀得通体红亮，每个人的心是红亮的，泉水也是红亮的。

我们快步从阳岔沟对面坡爬上去，在半山腰望见了一座引人注目的窑院。这里并排有五眼土窑窑，毛主席曾住在左起第四眼窑洞里。窑里不很宽展，窗下有方形大炕，挨炕盘着锅台火灶，是这儿农家一眼普通的住窑。在毛主席住窑跟前的一条沟坡上，有两眼土窑窑，右边一眼是周恩来副主席住过的窑洞。当年，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分别住在这周围山上和沟道的十几个村庄里。

时隔二十多年，我来到枣林则沟，站在这高原普通农家的窑院面前，瞬间心潮如涌，思绪万千，不由得回想起了那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年代。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日暮途穷，使用突袭方法，纠集了二十多万匪军，向

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这历史发生骤变的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向全党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毛主席英明地预见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并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主动撤离延安的第十一天，进驻了清涧县枣林则沟村。枣林则沟儿女心上永远铭刻着这个日子。今天，聚集在毛主席住过的窑院里的老房东、老村长、老游击队员以及年轻的女委员和闺女们，脸上流露着自豪的笑容，心里装载着欢乐，洋溢着多么幸福的感情啊！

房东吴老汉今年六十七岁，当年是支前担架队员，现在是猪场的先进饲养员。他一家人仍然住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旁边。他最喜欢向人们叙说毛主席当年来到这儿的情景，一谈起来心里就特别快活。他激动地说：“毛主席一来

到咱枣林则沟，天就亮了。那时节，咱可咋能晓得是毛主席领着中央机关上来呢，这是军事秘密嘛。不过搭眼一看，这支队伍有些特别：驮骡多，箱箱多，电线多，背盒子炮的多。我和乡亲们心里揣想，这一定是指挥咱们打蒋胡匪的大机关吧？你看，山上山下站着哨兵，几架电台吱吱地响，电线在沟里拉得满个溜溜的，一直扯到这座窑院里头来了！”

“毛主席住的这眼窑里，搭天黑到天明，窗户老是红亮亮的。周副主席也在这窑里开会，来来往往的人没有断线，准是商议保卫边区、解放中国的大事业哩！……”

这儿最年长的一位老大妈，今年八十八岁，眼不花耳不聋，还正在碾盘上碾杏仁呢。她听人一提起毛主席，就激动得热泪盈眶：“谁也没有我心上清楚明白，中央同志临走时给我宽心说：老大妈，毛主席还在陕北，党中央还在陕北。我们要和陕北人民同甘共患难，坚持战斗在一起，彻底消灭敌人！”

老婆婆深情地呐呐着。她说得一点也不错。毛主席在离开延安时已做出了决定：“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也就在

毛主席来到枣林则沟的当天，新华社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宣告：蒋介石五路进攻延安之目的是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他们的宣传机构不断猜测中共中央机关到哪里去了，其实这些猜测都是枉费心机。我们老早公布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然留在陕北直接指挥西北和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在硝烟弥漫着陕北高原的年代里，毛主席还留在陕北，党中央还留在陕北，这一伟大决策像冬日的骄阳温暖着陕北人民的心，像炽烈的火炬点燃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火焰，激励着我党和全军指战员为解放全中国去冲锋、去战斗。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枣林则沟，住了两天两夜，又继续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火红的沟，洒满阳光的沟！沿着毛主席走过的脚印，踏着党中央爬过的山坳，枣林则沟儿女紧步后尘，随即组织起一支人马参加了石咀驿区游击队，还派出一支人马参加了清涧县担架队，随军转战，在黄河岸上来往运送解放军伤员。留在村里的老汉、婆姨和娃娃们，也紧急动员，争先恐后，日夜为解放军碾米备粮，赶制军鞋。枣林则沟儿女把

一车一车的小米运上了前线，把一驮一驮的老布鞋递在了子弟兵手上，为保卫边区和解放全中国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火红的沟，洒满阳光的沟！枣林则沟在解放战争年代活跃着两支战斗队——游击队和担架队，今天又活跃着两支社会主义革命的突击队：一支是反修农田基建突击队；一支是女子闯新突击队。这两支队伍在农业学大寨的革命运动中，坚决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斗，和大自然斗，是两支敢拼敢杀的硬骨头队伍，是两支保持着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般战斗精神的队伍。

眼前，站在毛主席住窑门口的女委员小杨，也是枣林则沟出名的女子闯新突击队队长。在毛主席住进枣林则沟的那年月，她还是个小闺女呢。这个从小吃糠咽菜的穷姑娘一嫁到枣林则沟，感到格外光彩。她耳闻目染，倾听老一辈的讲述，眼前时常闪烁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儿战斗的情景，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伟大革命精神，深深地融入了她的我心里，激励着她前进的步伐。她每逢上夜校时，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前排，把毛主席的教导字字句句刻在心坎上。

就是这个年轻的女委员，在枣林则

沟发生连年大旱的困难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组织起了十八女闯新突击队。她对女伴们说：“我们现时的困难，还有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困难大吗！我们能站起走，就不能让人扶。咱要学大寨的铁姑娘，闯新路呢！”她们眼望着大旱的年景，干脆来了个三不要，不要队上的籽种、肥料和工分，利用中午憩晌和夜晚，深翻整地作起高产田来了。缺籽种，女伴们自己凑。缺肥，闯新队长和女伴们挑起六副茅筐，连着几天黑天半夜，翻山过沟，往返七八里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到公社茅坑里掏粪，把高产田追得肥囊囊的。这年玉米成熟时，正遇苏修公然挑起珍宝岛事件。突击队长和女伴们愤恨地说：“咱种的高产田，就是战备田。咱多打一颗粮食，叫子弟兵吃上，多消灭一个敌人！”由于她们的辛勤管理，使这块战备田亩产竟达一千多斤，闯出了枣林则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产记录。

枣林则沟女子突击队的这个喜讯，象战鼓声激荡着陕北高原，马上在榆林和延安地区推广开来。“备战”突击队，“备荒”战斗队，象雨后的山丹丹花，开遍了周围的山村里。枣林则沟女子闯

新队，也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突击队。哪里有困难，她们上；哪里有硬仗，她们打。她们勇于闯新种棉花；她们敢挑重担背石箍窑；她们背着锅碗“转战”在高高的山崖上，从早晨到天黑，大修战备田，不愧是陕北高原一支英勇的女子闯新队。小杨，也不愧是女子突击队的铁队长。就是她，在一次暴风雨突然袭来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女突击队员，顶着狂风恶浪，把队里刚刚刨出的鲜豌豆抢收了回来。就是她，在一次山洪把排水道冲坏的时刻，头一个冒着瓢泼大雨，挥锨冲过去猛截决口，和社员们一起奋战，使将要成熟的庄稼免受淹没之灾。就是她，在春灌时发现新修的水浇园子突然穿洞的严重时刻，抢先和大伙填土堵洞，但因土受冻成渣，洞口越来越大，她未及脱掉鞋袜，便毅然跳入冰水中，用整个身子堵在了洞口上，女突击队长浑身被冰渣泥水糊成了泥人人。……

枣林则沟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呵！她们和老一代携手并进，继续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走过的脚印向前走，继续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

席革命路线在战斗呵！

这一阵，我在毛主席住过的窑院前面，又闻到一股更甜更浓的糜谷的香味。一掉头，才发现小杨正在烧锅做小米捞饭哩。喷香的小米气味，随着蒸气从窑洞里扑出来，向窑脑畔飞飘，在枣林则沟上空扩散而去。此刻，我的脑际回响起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前一年，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证明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证明是这样，“小米加步枪”的精神是我党我军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家宝！枣林则沟儿女曾用小米支援了解放战争，今天他们种的小米更闻名，是榆林地区小米优种繁殖点。枣林则沟儿女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革命热情，以“小米加步枪”的战斗精神，在连续大早的年头里，终于赢得了糜谷连年丰收，大踏步地跨入了

陕北高原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行列里。

我要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道路向前走去，不能在这儿久留了。然而，枣林则沟儿女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情厚意，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年轻的女委员那热切的话语，仍在我的耳边鸣响：“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在毛主席身边生活、战斗。如今，我们心上仍然觉得毛主席还在我们身边，党中央还在我们身边。我们一想起那无比幸福的日子，浑身就感到火热热的，这是督促我们继续革命的源泉，是我们登攀革命高峰的动力！”

枣林则沟呵火红的沟，洒满阳光的沟！枣林则沟的儿女们，今天发奋要坚持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那股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们还要在青石砭上继续兴造十亩、百亩、千亩的水浇园子，种出更多更香的糜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向你们致敬，枣林则沟的英雄儿女们！

## 时空三里记

◇ 朱合作

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奇特而又充满趣味的器官，它总是一会儿想这事，一会儿想那事，还不断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人们童年的时候，问题就更多，比如：人们会一边望着天边的蓝天和白云，一边问自己，这天空究竟有没有边缘呢？天的尽头又会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很抽象，难度大，可也有些切近身边的问题，可以让人们触摸到，比如，在我们村人们的理念中，有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这三个地方是：

村里，城里，和州里。

城里就是我们的县城。这个好理解，一个县只有一个城，那自然就是城里了。城里离我们三十里，每个月三六九逢集，

我们村都会有人去。一早上出门，太阳落山能回来，要翻一座山，来回六十里。城里有城墙，城墙下有条河，水量有两三个立方米，儿童在河里洗澡水，可以让身体浮起来，河名就叫县河。河水有时清，有时浑，就看天上下雨不下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河滩上就会一群群举着棒槌洗衣服的女人们。河槽是瓦亮瓦亮的青石头，极漂亮。树枝上，草丛间，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裳，就像开了的花一样。这个是城里。

按说，除了城墙里边的城里人，其余城墙外边的人，应属于同一个级别和层次，区别只在于村名的不同。可好像又不是，在我们县境内，问你是哪里人？你若不冠以具体的村庄名，只回答：“村里的”，那么，人们也能够明白，知道

你就是“高杰村”的人，而不是别的村。因为，在我们县域的语言习惯中，只有高杰村一个村，才能被人们称之为：“村里”，而别的所有的村庄，都没有这样的资格，都要说出具体的村名来，否则就等于没有说。就好像无形中，高杰村这个村，比县域别的所有的村，都高出了一个格。

那这个被称为“村里”的村，有什么与众不同？

第一，这个村人口多。全县一千人口以上的村庄，有两个，它是头一个。第二，它的风水好。传说那村子的形状就像一个大鸟窝，窝底平，窝边高，绕着窝沿走一圈，要走上二十大几里。而村庄就在无定河岸边，人们从河对岸的川口村望过去，只望见它两块由大石头组成的入村口，连一户人家也看不见。而外界又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村里”的传说，说村里的女女都很娇气，有一个女子结婚时，洞房花烛夜晚上，才握了一下她男人，手上就起了个水泡，看看有多娇气！

“村里”的女子缘何会这么娇气呢？还不是因为明清几百年，“村里”在朝廷上考取的功名多，在各州府县做官的“老爷”多？而“老爷”家的小姐都住在锈楼上，不是扎花就是绣叶（刺

绣）哩，又不到地里劳动一指头，自然就娇嫩了。可娇嫩到如此娇情的程度，却令人想不通，不知究竟是事实还是演绎的？

这才是“城里”与“村里”。至于那个更大的世面：“州里”，就已经超出我们县域的范畴了。

“州里”指绥德，曾经叫绥德直隶州，如今也是一个“县”，就叫绥德县，可它曾设过“州”，是一个更大衙门的驻地，当然也有一个更大的城，但“州里”我们村就很少有人去过了。在我们小时候的脑海里，更是连它的影子也想象不出来。那里是不是应该到处布满了灰蓬蓬的砖瓦房？不应该像我们的城里，基本上还都是石头窑洞吧？我们村倒是有一个女子寻了个女婿，在“州里”的师范学校里念书，也常到我们村里来，穿衣服一派干部样——其实在师范学校毕业了，立马就可以转身为干部——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在我们“城里”，也有一所中等规模的中学，在那里念书也可以转身为文化人，但是还变不成公家人，而只有干部才真的是公家人。那些在“城里”的中学里毕业后，在乡下教书的老教师们，都不是公家人。至于被称为“村里”的高杰村，虽然也有所中学，但那只能是“二中”，并且还没有设高中，是一

所不完全的中学。

我小的时候，生长在苜蓿岭山下的我们村，除了自家窑洞周围的脑畔后，窑洞面对的对面山，以及和村庄相互连接的前沟里，后沟里这么几个方向上的十来个村子，从大人嘴里听到的外面最为重要的世面，也就是“村里”，“城里”和“州里”这几个地方。

“城里”我倒是探过一回险。

我大姑二姑在乡下，但是我三姑家就住在城里头。那一年三月三，城里的耙子山娘娘庙上有庙会，我偶然去了三姑家，正好遇上了。三姑家住在北关的马家巷，坐在炕上就可以望见对面那座黑苍苍的耙子山。“耙子”二字是形容山的形状就像小孩们打柴所用的耙子——因为在那山陡直的悬崖上，有七八条被雨水冲刷出来的立渠，就像耙子那威武挺直的铁齿，这就是山名的来历。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山上竟植满了四季长青的松柏树，这在我们的黄土群山之中，就是一处难得的风景了。

天下名山僧占尽。这山上同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庙宇，而尤其著名的就是这处娘娘庙，每年三月的初三，是娘娘庙上连着三天的庙会，同时也是县内一次名声远播的物资交流会。我那次碰巧在三姑家住了好几天，竟一直住到了庙

会结束的那天。山上的庙会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庙会的娱神活动虽然在山上，但会期的物资交流活动却在城里头。那几天，我像尾巴一样尾随着一群亲戚娃娃们，从北关的稍门坡，水门洞，到东街的法院，公安局，以及南坪一带的体育场、农具厂、骡马客栈等等一应城里的景观，挨个儿过了好几遍，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把由北关去东街和从南坪进城的城里头最为红样的红巷口、大十字、小十字，反反复复地踏了好几遍。

三月三正日子那一天，街道上满是密密麻麻的人挤人，差点就把我挤丢了。而这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河滩的牲口市场上，看见了一只个头超长超高的大种牛，身量竟然是需要和它交配的母牛们的两个大。

当然，城里还有许多著名的好吃食，比如煎饼，果馅，油茶，麻花，烧鸡，油旋等，可我身上没有钱，也就无缘品尝了。但无论如何说，“城里”两个字包含的世面，我也算是经过了。

而接下来经见“村里”和“州里”的事，则到了十年后。

那一年，我要去市里开个会；客车从“城里”出发，翻过了九里山，就算从清涧河流域，跨入无定河流域了。而

“天下名州”绥德城，正是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汇处一个最为显赫的交通与经济文化的中心。可由于我此行的目的是市里，汽车只是在“州里”的边上“绕城而过”了一下，就并没有能够领略到“州里”的真面目。不过，就这么一绕，却也看见了无定河那座远近闻名的“辛店石拱桥”。哪座桥从河流的中心向两岸延伸，一口气筑造了十九个石质的桥洞，显现出一种“大道至简”且又“功在河山”的鬼斧神工般境界，令人十分的惊叹。但客车终究没有进城去，“州里”诸多的景致，竟是连走马观花也未能观察到。不过，我仍然十分的兴奋，因为，“市里”可就是“府里”的级别了，而“走州过府”这个话，就更加充满着“闯荡天下”的味道了，自然也使我觉得，是经见了更大的世面了！

汽车绕过“州里”后，沿着舒展的无定河川道溯源而上，在行至一个叫作鱼河堡的巨型村镇时，公路两旁的黄土丘陵区地貌，已经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视野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心中不由自主地就冒出了“异域”，这么一个难得使用的词语。

变化就发生在无定河从南往西拐弯的河段上。宽阔无比的无定河川道，在逆流而上从南到北塑造了差不多二百里

左右的河谷平原后，突然竟转换了角度，变成了东西式走向，伸向了沙漠的深处，将原先的宽谷平原式川道，幻化成了一片水草茂盛的沼泽式滩地。而这一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式河滩，竟然把河流南北的空间，幻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南边是一派刚刚收获过了的稻田和渐次沿坡展开的丘陵沟壑区，北边却变成了一群群牛羊出没的茂密草滩和无边无际的沙漠状草原。而无定河水系的一条重要支流帝原水，却是在鱼河堡与无定河成直角汇合后，仍然以其原先的南北式流向，将我们的长途大轿车，导引进了沙漠与黄土分界线上的“府城”。

市里确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在十三里城墙围绕起来的一座半山半川的城市中，有着七十九道山一半，川一半，长短宽窄各不相同的巷道。而七十九道犹如纬线一般的巷子，又由两条经线大街和二街穿引着，将整个街区织成了一副四通八达的网状式格局。城市中居住着七八万士农工商各色不同的人群，也不像和乡村密不可分的小县城那样，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才逢集，而早已升华成那种每日每时都可以自由贸易的长街市，人们的生活真是十分的方便。并且，也不像县城里那样，集日的街道上到处是进城赶集的乡下人，而显然是那种一

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是城市人占着压倒性的多数的真正的城市，明显地使人感觉到，和所有小小的县城们有一种大大的不同。而这城市又同时是一座屹立在沙漠草原与黄土丘陵区域分界线上的城市，有一种农耕与游牧兼而有之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怎么能使人不兴奋呢？

到市里闯荡了一回的第二年，我竟然又去了趟省里。去省城之前我更是兴奋的连着高兴了好几天。

省城更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小地方，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听省里回来的人说过，那城市大的简直不好用我们周围的什么景像作比较，单是那里的一所大学的校园，就可能比我们整个一座县城的地盘还要大！

我从县里的一个相关机关暂借了一百元人民币，用三元伍角买了张到延安的汽车票，在延河饭店住了一晚上，又用六元钱买了南下铜川的车票。在铜川火车站对面的一个酒店休息了少半夜，重新用两元八角买了从铜川到西安的火车票，第三天早上，火车才开进了脑海中必须无限繁华的西安城。

可出了吵吵闹闹的火车站，双眼望见的西安，高楼却并不像森林那样的茂密，汽车也不是像草原上的绵羊山羊那样多，心中就难免有一些大大的失望。

从火车站拐到北大街，从北大街一路行走走到开会报到的西大街，竟没有出现什么令人心情激动的情况，失望就更大了。可回头再一想，也就明白了“看景不如听景”这个人们常说的道理，心中也就释然了。

大概又过了一年多，我终于也成了市里的一名公家人，有了在全市到处走走看看的条件。于是，在后来的一些时间里，便多次地进入过在外面久负盛名而我又很是渴望一探究竟的“村里”。

“村里”确实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村落。

中国黄土高原上的晋陕大峡谷，其本身就是一个地形地貌的奇迹。当随着地球演变史上青藏高原这个巨大的板块，终于抬升到了世界屋脊的高度后，其屋脊上巨量的雪水，经过了太阳的融化后，便以一种绝对居高临下与雷霆万钧之势力，将地球古地貌中一块起伏连绵的黄土高原，鬼斧神功般切割开来一道近千余公里的险峻大峡谷。这样，秦晋两省土地上几乎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便都携泥裹沙争先恐后般投入了这条峡谷中奔腾咆哮的洪流中。于是，围绕着这条巨型大峡谷不断下切的河床，河流两岸千条万条河水的河底，也就越切越深了，以至于就在我们一个县的范

围内，县城周围山头上一千二百米左右的海拔，在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公里范围内，竟然比无定河融入黄河时的河口村，高出了整整七百米。如此，你如果开着汽车去河口，则一路上便只会有一个不断加深的感觉，就是公路总是在不断地急速地转弯，道路也在总是在不断地急速地下滑，一直下滑到河口村附近时，海拔已只有了五百米，相当于终南山下西安市的高度了！

而被冠为“村里”之名的高杰村，就在河口偏上不到五公里处。

其实，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也曾望见过一回“村里”那个著名的村口。

沿着苜蓿岭下那条从我们村发源的小溪流，顺着水流的方向一直往前走，就可以来到一个叫做“川口”的地方——川口村就是我们家这条被叫作东拉河的河水汇入从草原上发源的无定河的入水口——我一个嫂子的娘家就在这个川口村。那一回，我随嫂子背着小侄女走亲戚，在川口村里住过几晚上。亲戚曾指着无定河斜对面一个远远的豁口，说从那个地方走进去，就是叫“村里”的高杰村。可那时无定河上还没有桥，过河需要坐船过，而我那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过河的问题，就只好远远地望着那豁口，抱着遗憾离开了。

这一次，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半，我赶罢川口地方以农具和农副产品为主要交易商品的集会，踏着无定河上新建的才高出水面一米多点的石拱桥，就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高杰村。

听说，拢共只有五百米海拔的川口这一带的季节，要比县城附近差不多早上半个月。所以，这时候的岁月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无定河两岸的气温，尚且如炎热如火的盛夏，而庄禾的长势也显然要比县城周围的超出了老大一截子。

跨上了一道长长的斜坡，跨过了那个由两块巨石把守的著名的村口，走过一段拐向了群山方向的小峡谷，就来到了这个规格明显高出周围所有村庄的“村里”。虽然说从外面的世界要进入这个著名的“村里”，就像要进入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可一旦进入到这个村庄的内部，你就会发现，你实际已进入了一番别样风味的天地——它其实是一个由周围的丘陵沟壑作构件，由上帝之手造化出来的黄土高原上少见而又美丽的盆地。而特别是在晋陕大峡谷这样一种水土流失异常严重，河床下切已切入基岩的地区，这盆地则更是造物主一个难得的鬼斧神工的创造。

站在高杰村随便哪一个差不多等高

的山头上，察看脚下这一片高音喇叭正唱着一首人欢马叫歌曲的土地，这一方风水宝地就更像是远古时某一颗流星撞击地球表面的造物——因为，这个有两里地半径的像一个大锅底一样的盆地，就像是人们用圆规画了一圈那样的规则——规则到你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去度量，其直径差不多都是五六里的距离。而犹如群星拱月那样，由诸多山丘和九条沟渠围绕起来的这个只有一处出水口又兼作进村口的村庄，实在是一个人间难得的奇迹。平展展的一片两三平方公里的盆地的底面，是村子里一千多人安居乐业的生活区；而生活区四周的缓坡以及向相邻村庄辐射过去的山坡与塬地，则构成了村民的粮食种植区。而这样一种地形地貌的结构，简直就像是一处绝版的风水学模型——天下还有哪一处风水，比无定河岸边的这一处风水之样板，更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学原理呢？

“村里”是天下绝佳的好风水——那么，余下的“城里”和“州里”，是不是也同样属于风水学绝佳的少有“案例”呢？

实际上，“城里”与“州里”的出现，其首要的意义，在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

“城里”之所以当年被筑为一座易

守难攻的城堡，是因为在北宋某年间，西北边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老是越过无定河源头的白于山，沿着无定河川道来掠夺北宋的物资。那时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正经略着北边延安这一线的防务，他属下一个在《水浒传》中名声被传得很大的将军种世衡，建议在一个唐时被称为“宽州”的清涧河流域的山坡上，筑一座石头的城堡，以遏制从无定河川道拍马而来的西夏之兵勇。这报告获得了范仲淹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城堡便应用而生了——这城堡就是我们现在的“城里”。

至于另一座历史更加悠久的“州里”城，其首要的意义，显然更在于战略位置的重要。其一，秦时大将蒙恬和扶苏太子的墓葬，至今都被人们指认为在这里的两个相互对望的山包上。且大明王朝时的延绥镇总兵官将军的总兵府，原先也一直就设置在“州里”。只是到了明朝中叶的某一天，才经由巡抚余子俊动议，迁到了如今“市里”这地方，才有了后来被设置称“府里”的现在为“市里”的这座城。

其实不光“城里”，“州里”和“府里”，在整体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为中心之区

域，而辐射整个陕北二十五州县的城堡中，其最初筑城的目的，几乎全都是为了军事与边防的目的。

情况缘何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源头，可是要寻找到人类社会的新石器时期了。在新石器之前的那个旧石器时期，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不同种属的人类，在生产 and 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且那个时期的社会，通常被称作为采集狩猎型社会，言下之意是那时的人们是靠着采集野果与捕获野兽来补充食物的。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开始定居与种植粮食了。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不同。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创造了定居与农耕种植的同时，也驯化了一些性情温和的动物。据专家们考证，华夏民族北中国地区最初最为密集的居民点，就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像“村里”“城里”和“州里”这样一些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土高原上。因为对于实行“刀耕火种”方式的新石器人类，松软而营养丰富的黄土地，正是便于旱作农业萌发的少有的圣地。

而随着文明的积累人口的增加和时间的衍化，又导致了农业与游牧二者向着不同方向的分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水利的保障，而游牧的发展却需要无

边而又广阔的牧场。这样，在进入了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农牧二者分界的轮廓就逐渐地清晰起来了：土地肥沃又便于灌溉的中原，最终演变成了以农为本的汉民族安居乐业的家园。而水草丰美，又天然缺少食肉猛兽的蒙古大草原，也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游牧民族漫游的草场。

然而，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分化所导致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又最终衍化变成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争战的根源。其冲突的原因就在于，在以往的旧石器时代里，人类都生活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群落里，这种以采集狩猎为谋生手段的群体，当然个人既没有私有的财产，群体也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可在进入了夏商周以后，战争就同时在华夏民族居住的东亚大地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而其后两三千年间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争战，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就是所谓的“逐鹿中原”型争战——这一类战争的目的，是农业民族内部争夺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权。而另一类就属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民族争战了——这一类战争的目的，通常都在于争夺一些生产生活方面必不可少的物资。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这样来解释后一种情况的：中原地区的农耕型社会，最终发展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所持有的，却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游牧型经济，而游牧经济是一种并不完善的单一型经济，它天然缺乏游牧民生活中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的用品。比如茶叶、粮食、布匹之类的物资。这问题如果是处在和平的岁月里，通常是通过相互贸易的形式来解决。可在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草原地区遇到灾荒了，或者草原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战争方面的狂人，或者草原上拥有了自己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的领袖，将各个部落的力量一下子统一起来了，或者干脆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衰弱了，那么，草原方面很可能就会采用发动战争的方式，和中原地区见一见高低，这样，战争就自然出现了——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那就是中原王朝突然强大起来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边防的安全，也常常会主动发动一场进攻性战争，将游牧部落追逐到沙漠草原的深处，使他们短期内，形不成进攻中原地区的能力。

总之，问题从始至终都存在着，也总归是要解决的，至于究竟采用哪一种形式，就要看当时的情况了。道理很

简单，因为人的一生不能顿顿都吃牛奶羊肉，最起码奶茶中的熟米总是必须的——游牧民吃罢了牛羊肉，总是要不断地饮食大量的茶水。人类在本质上和食肉动物有区别。人类历来是杂食的，他可以以肉食为主食，但绝不能天天起来只吃肉，连一点粮食都没有，因为杂食才是人类的本质。于是，战争与和平，争战与贸易，就这样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交融的历史上，相互交替着展开了。

这样，以“村里”“城里”和“州里”为腹部区域的整个黄土高原沟壑丘陵区，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民族交融与民族争战的一块“绳结”性地区。

而它想不“绳结”也不行。

因为农耕民族的中心和重心在中原，草原民族的帐篷则在漠北漠南间飘忽，而不管哪一方要去找寻另一方，都得从这一块双方之间的丘陵沟壑区踏过，且这一块土地本身也不可能幻化为空白——历史学家们都知道，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块“宜农宜牧”，“半农半牧”的区域。因此，对于这一块土地的治理，两种采用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自然也就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史书上的记录是，在商与西周的时期，这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其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被叫做“鬼方”的民族盘

踞着。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一度把当时已称作为“匈奴”的鬼方之后裔，一直追赶到了阴山山脉的北边，即所谓那个被叫做“漠北”的地方，也就是所谓“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阴山”北。

可为什么偏偏就是“阴山”之北呢？

这难免就又要从终年奔腾不息的黄河说起了。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发源，在河套地区转了个“几”字形大湾，就是因为它遇到草原地区的“阴山”山脉了。

阴山挡住了黄河北行的去路，它就在阴山南麓冲出了一片富饶的“河套平原”后，就抽转了巨形的身形，冲向了晋陕之间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冲出了那道惊天动地的晋陕大峡谷。而如果农耕民族占领了黄河“几”字形大湾地区的“河套平原”，则要想挡住游牧民族的攻略，就必定会在“阴山”山脉之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这当是“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最早源头了吧？

并且，农耕民族一直是一种安土重迁的防御性民族，而它的筑长城，建城池也是两千年一贯制，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了大明王朝间。在黄河大几字湾这边的长城，可以修建在“阴山”上，也可以修建在中原民族的第二道防线“白于山”之上——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漠南（河套地区）在游牧民族占领的

前提下——而接连下来的一系列城池，就必须建筑在一系列行军打仗的路线上——哪里是这条通道上易守难攻的关隘，哪里就是驻守军队的要塞，而“州里”“城里”和“府里”的情况，也一律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为什么？

就因为它们就扼守在无定河与清涧河这样一些行军打仗必须经过的川道里。道理很明显，游牧民族要想从草原攻入农耕民族的腹地，除了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外，一踏入黄土丘陵沟壑地区后，就只能跨越一道又一道河流河谷之川道——从无定河川道跨越到清涧河川道，从清涧河川道再跨入延河洛河之川道，一直须翻越了黄龙宜君一带这些最后的屏障，才可以进入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长安或洛阳。

如此，我们对于“城里”“州里”与“村里”之间的区别，就显然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村里”确实是一处“好风水”，可“城里”之所以是“城里”，“州里”之所以是“州里”，却并不仅仅在于“风水”两个字，首要的原因却在于它们就处在部队行军打仗无法绕行的交通要道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就是人类社会对于“村落”和“城堡”“风水”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村庄的选

址当然应“藏风聚气”了，但一座军事城堡却必须建筑在“易守难攻”的“要塞”位置上——在通常情况下，让城堡“藏风聚气”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做到“背风向阳”就可以了。而我们的“城里”和“州里”，当然也符合“背风向阳”的要求。“城里”城墙下边蓝石头河床上的“县河——清涧河”，全长接近三百里，其实也不是我们一个县里的“县河”，在三百里河谷的清涧河沿线，一串儿串连着三座这样的“城里”。上游为“瓦窑堡”（子长县城），下游为“延川县城”，中间才是我们的“城里”。“州里”就更不用说了，是“无定河”与“大理河”的交汇处，乃高原上一处最为著名的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其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位，也是两千年一贯制并没有改变。

那么，这“城里”“村里”和“州里”的运气，其主要就在于各自并不相同的“地利”二字了？其实，在这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比较“村里”“城里”和“州里”，它们除了占据各不相同的“风水”——扩大了“天时地利”这一条之外，还有一个“风水”背后的共同点，那就是

都曾经经营过自己培养人才的基地——书院或学校，这个才是问题的要害。

先说“村里”吧。明清两朝“村里”之所以能涌现出那么多“进士”与“举人”，不正是重视读书的结果吗？就是在“五四”之后的风云变幻中，在共产党为人民闹革命的过程中，“村里”及其周边村庄能涌现出来那么多“大干部”，也还是因为这里的文化人比别处更集中，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首先发生了变化。

“村里”为什么会显示出一种比别处更加深远的影响能力呢？就在于“村里”首先是一个“文明村”。

就以“五四”前后论，县内共设有两处培养人才的学校，“城里”设有一所“高小”，“村里”就有一所“二高”（第二高等小学），这自然就是硬件了。人才首先就是从学校里起根发苗的，可“城里”被政府控制着，有各种统治力量的把持；而处于“东河畔”上的“村里”，就正好变成了“革命”的好地方。革命后来成功了，其间的“大干部”自然就多了。

其实，“城里”和“州里”也是一样的，“州里”历史上的“雕阴书院”是著名的，而民国年间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更著名。西北马克思主义的引

火之人李子洲，就曾是这个学校正大光明的校长，绥师也因此变成了马列主义在陕北地区的摇篮。“城里”的情况也明摆着，不少“一高”的教师，原本就是从“绥师”那边过来的。

不过，这也才仅仅触及到了天下道理的“普遍性”，而陕甘宁地区这地方，自然也有它的一些“特殊性”。

那么，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又是在哪里呢？当然还是在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中。

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李闯王。李闯王其实就出现在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来概括的这块以“州里”为中心区域的土地上。在我们小时候的耳朵里，他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初中时期的校址，老百姓叫它“卧龙寺”，就是传说中李闯王举事起义的地方。

传说有九十九个和尚在寺院里聚义，要等到凑够一百的数，才举事。可却是无论如何也凑不够——一旦新添了一个数，原来的九十九个就会有一个要死去。可后来来了李自成，起义就顺利地一举告成了——而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后，李闯王坐上了龙廷。

李自成坐在龙廷上，兴致勃勃地问

大家：“天下最数什么好？”大家就说了：“就数过年好，天天起来吃好的。”李闯王就让大伙儿天天起来都“过年”，连着就过了四十一个年。这么着，就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四十年的江山，一口气喝酒吃肉全都过完了。

从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中，我们又可以捉摸出什么样的意思来？第一，“州里”地方的人们确实能造反，甚至可以是天下最为忠勇的好汉，以至于可以把天下夺下来。第二，是不是眼光浅了点？怎么可以满足于眼前的吃喝玩乐呢？好像治理天下的精神储备很不够，把到手的江山给轻易地丢失了。

一个是大大的优点，一个是大大的缺点，两点都很明显，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两个特点已经把后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出现和存在，基本上喻示出来了。

这回的情况是这样的。1935年前后，中央红军在南方丢失了根据地，进行了一次两万五千里路程的战略大转移；一直从江西转移到已经过了六盘山，脑子里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后的落足点。究竟去哪里立足才好呢？心中都没有数，还是从无意中捡到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才明白了在离他们并不很远的陕西北边这一块，有一片刘志丹建立起来的根据

地。于是就急忙找到了随队伍行军的陕西省委的贾拓夫，了解真实的情况，才有了后来的陕甘宁边区。

那么，这件事情结合到一块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呢？当然是偶然里面有必然，必然才是偶然能够出现的原因。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但不管“石板”还是“碳”，和中原地方比起来，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最爱的还是闹革命（造反），就在公元1927年，南方的武装斗争才打了第一枪，这里就有了“清涧起义”的第二枪。

后来的事情就众人皆知了，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革命就成功了，这里自然就有了许多“大干部”——比如那个贾拓夫，他的“婆姨”就是延安时期“闹”的“村里”的，小名叫“白爱女”，就在“村里”的“二高”念过书。而这次的革命成功和李闯王那次不一样，这次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和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的拥护结合起来了，因为，当时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也是事关全局与无可替代的。而此处我们是要问：为

什么这里的人们偏有如此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呢？因为这里是一块所谓的“绳结”地区！

如果不是这里有着几千年“兵家必争”之地所酝酿出来的强悍气，如果是在中原深处那样讲究“君君臣臣”儒家传统的核心区，还能够造就得了陕甘宁边区这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万千吗？因为，不管“一高”“二高”还是“省立绥德师范”甚至李大钊先生所在的北大，知识分子的觉醒只能是火种，老百姓的力量才是真正的柴火。陕甘宁边区万众一心的热烈局面之所以能出现，就在于这一块地方的云端之上，从原始社会以来就一直游荡着一股原始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当然，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球村”时代，地球在宇宙的背景中也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里”，而那个所谓“天尽头”的事，也已经不可能在地球大气圈的范畴之内找到答案了，须一直追寻到宇宙大爆炸以来150亿光年以外的空间……

栏目责编 朱合作